

當代文學

第一卷 第四期

天津書局發行

西服巨擘

協康呢絨西服莊

是摩登男女的服裝專家

是呢絨商店的唯一權威

男裝 特選 備有倫敦紐約流行樣本無一不瀟灑風流神彩奕奕
女裝 特選 巴黎好萊塢最新圖式確乎曼妙婀娜儀態萬方

優等技師 按樣剪裁 手法高妙 全市無匹
選料從優 花色繁多 直接訂貨 定價尤廉

地址：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館下 電話：三四二五〇

請君惠顧

紅鐘牌醬油

完全國貨——天津名產

豆麥原料——科學釀造——清潔味美——
滋養豐富——經濟實用——長期訂用——按時送到，

總工廠西車站東電話六〇三一三

天津宏中醬公司出品

營業部南市燕樂昇平旁二二二八五

定價表

超等	特等	最優	優等	
三	二	一	一	每瓶
角五	角三	角四	角二	每斤
二	一	一	六	
角	角	角	分	

當代文學

第一卷 第四期

當 代 文 學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目 錄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認識的觀察(評論)	劉任萍 (二)
關於「大眾語」(評論)	王悔深 (二一)
七月流火(小說)	徐盈 (二三)
奈何橋(小說)	蘆焚 (四三)
三種人(小說)	王余杞 (五二)
大舟塢一宿(隨筆)	聞國新 (六八)
爲市民(小說)	小 林 多 喜 二 紺 弩 譯 (七三)
頌歌(小說)	M. Linbin 黎晞紫譯 (七七)
紅色的衣裳(詩)	魏照風 (八二)
村雪(詩)	林 麥 (八四)
石工(詩)	一 回 (八六)
巨富之家與我們(小品文)	王十六 (八八)
鑼聲(劇本)	今 及 (九四)
國慶之夜(劇本)	文 殊 (一〇七)
楊騷詩的(創作評介)	蒲 風 (一二四)
來自廣州的(通訊)	歐露羅 (一二四)
鎮江的文學(通訊)	古 明 (一二六)
文壇消息	曼 因
編後	

第五期目錄預告

郭哥里的藝術與環境(評論) 倍列維爾則夫

郭戈爾諷刺了他自己階級的罪惡(評論) 亞里克士特

爸爸(小說)

搶(小說)

紀家冲(小說)

我的鴿籠的故事(小說) 巴別爾

家信(小說) 巴倍爾

我們倨傲的詩人(評論) Newton Arrin

海(詩)

賣瓜的孩子(詩)

他再不會回來(詩)

清晨在香港(詩)

譯詩三章

結婚(翻本) Douglas Hyde

孟式鈞譯

葉琪譯

艾蕪

澎湖島

蔣弼

陳君涵譯

阜東譯

張眠月譯

李象賢

甘運衡

新野

金曼輝

林林譯

嚴大椿譯

曾爲本刊撰稿者

董秋芳	艾青	王余杞	蘆焚	羅慕華	葉紫	竹舟
紺弩	徐盈	凝秋	東平	孟式鈞	郁達夫	貝木
豈明	宋之的	墨沙	吳迪	淨子	鄒基濂	張鳴琦
金丁	子岡	余異	陳君涵	曼因	楊哲	澎島
周楞伽	曼谷	陳彊	熊佛西	霍克桑	李輝英	嚴鴻
番草	許幸之	征農	韻心	韓起	白薇	爽仁

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認識的觀察

劉任萍

問題的認識態度，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上的歷程，今年研究上路的問題，三個問題——科學的態度，神秘的傳統態度，名教的傳統態度——三個問題的觀察，胡適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材料」——一九三四年文學研究上的問題，錢先生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李長之先生的「研究中國文學者」——楊丙辰先生的「文藝，文學，文藝科學——天才與創作」——文末。

一

材料，方法，和路的問題，差不多成爲幾年來討論「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中幾種重要的對象。但是，怎樣認識材料，怎樣認識方法，和怎樣認識路，這等等研究者的態度，又是研究者處理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先，最重要的一點。因爲認識上的差別，是使同樣的問題，變成各種不同的內容。有時研究者的論點是重要的，或自己所討論點在「此」，反因爲認識上的含混與差異，致使論點變成似是

而非的「彼」，將所論述的問題內容成爲混亂的空話。所以，想要知道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處理的確當與否，或是研究者想知道自己處理諸問題是怎樣，都要先從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認識這一點上作個觀察，纔能免除許多弊端。翻過來說，研究者在處理諸問題上，總是先對於諸問題有了認識的決定，方能盡了研究態度的忠實。這樣，再進一步考究所處理的問題是否確當，是容易的。

研究，原是知識上探討的一種工力，一切科學所給與的系統的知識，都是經過研究者從事實和事實的要求上而

研究的結果。從知識上說，研究的勞力是重要的。然而不可忽略，爲要瞭解知識的確實性，一個研究者對於諸問題怎樣認識這一層，尤其重要。爲知識的要求，文學的研究，這無論是對於創作上，批評上，或是學習上，都是極切要的一種勞力。因爲任何學問，雖然從來沒有一經過研究者的結論，便成定論，但究竟是越研究越明白，越發知道某種事物現象的類型。這是無可疑的。爲了文學研究，進而建設文學研究的理論，如是，材料，方法，路的問題，都被提出來。但是每個研究者怎樣認識這些問題，是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研究態度：傳統的研究者有傳統的研究態度；科學的研究者有科學的研究態度。都是具有熱誠忠實的心願，因態度不同，意味就不同了。

近數年來，我國文學研究上，先是喊着以植物學者物理學者等等的科學者態度和方法，來研究「文學」。在這時，某某評傳，生平，某代的詩和詞的研究，以及原理，概論的論述，短篇長篇及成部的書都呈現出來，可謂盡一時之盛。後來胡適先生做了一篇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說清代的「樸學」者，也是用了與西歐科學者同樣的科學方法，而不同的是材料，故結果三百年來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只不過是兩部皇清經解而已！因之，「方法最重要，材

料却不甚重要」的一句話，經胡先生說「這只有片面的真理」之後，如是文學研究上，又無形中開始向着材料上去努力了。經過這麼樣努力的幾年，目前，爲使人不再迷戀骸骨，在研究上，我們勢必遇到無可措手或難以下手的困難；但至少是如現代七月號李長之先生所說「在這種龐雜，混亂，腐朽，偏狹，謬妄的空氣之中」了。爲研究，這當然需要清醒，如是，中國文學研究上，向那裏去，應走那一條路，以至爲文學研究許多筆戰的最後解決，而提出來的許多問題，都應着這更熱誠更莊嚴的研究心願而來。這樣看來，是一向在傳統的因襲習慣態度中的我國學者，一個最大的解放與進步。

但從事實上看來，這對於文學研究上諸問題認識的態度，着實有許多應當考慮的地方。以上所說的三點中國文學研究上的歷程，雖然議論曾有所偏重，確沒曾有所偏廢過。努力於文學研究的人，對於方法，材料及路的問題，似時時在提起而並圖解決。今年，在文學二卷六號裏，遠先生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一篇論文，是說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路的。同時，在現代七月號李長之先生的論研究中國文學者之路，也是說明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的路的。接着在第一卷第一期的文學評論上，楊丙辰先生的文藝

文學，與文藝科學——天才與創作論文，又舉出這五個對象的題目，來討論「文學底研究」和「創作上根本問題」，也是說明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路的。所以，材料，方法，路的問題，是討論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中不能避免的重要問題了。我們除了以熱誠的心願，要求研究者對於這些問題，有更清晰的論述外，爲了研究上的真實，應從事實上將文學研究者態度作爲「研究之路」的先決問題來觀察一下，依照文學研究上材料，方法和路的問題來說：

1. 以科學者的研究態度從事於文學的研究，事實上，果真是盡着所稱的科學者的態度嗎？
2. 對於方法，材料等的性質，究竟怎樣認識的？一經錯失，影響到研究上又怎樣？
3. 文學研究之路的問題，是怎樣開展的？是不是離開傳統的因襲態度？

研究的態度，是見於研究者對於所研究的對象上述說的各別概念。我們可以從論者對於某對象所用的名稱和分類上，看出研究的態度來。命名的概念和分類的混亂，會使論述的全體系混亂。所以學問對象的性質和範圍的認識，是形成研究的態度。「名教」和「神秘」的傳統態度，是學者的「八陣圖」。「八陣圖」裏沒好路，攢來攢去，還在

名教的和神秘的混亂中，費了許多力氣，結果是白費，這豈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一一

文學研究上，材料，方法，和路的諸問題認識的觀察，也就是研究者處理這些問題之研究態度的觀察。我想先說明研究上的兩種態度，然後觀察上面提出來的三種問題，並從近來雜誌上關於文學研究上諸問題的議論，觀察出研究者處理這些問題的態度。

研究的態度上，依大家所熟習的說來，一是科學的態度，一是傳統的態度。傳統的態度，是舊的，不適用的，是阻礙學問的研究的進步的，這已被學者所說明，所以，一個研究者，都是標明自己所抱的是科學的態度。所謂科學的態度，簡單說來，也不過是研究者對於所研究的對象，立在一个客觀的地位，如實的觀察，分析，探尋其因果關係，並抽出因果關係的法則，從事於原有之本象的系統說明而已。科學的態度，本之於科學的方法和科學方法所給與的實驗的知識，宇宙間的一切現象，無論是自然的和社會的，都是演變不停，這是一切現象的本然的性質，科學者所盡的責任，是對於這些現象的本然的性質和其發展

，而從智力上要求所以然的知曉。一切的現象，以科學者的態度看來，都可以作科學的研究對象，盡可能的來說明牠，所以，科學的本身，並不是所謂萬能的，也無所謂一無所能。不過在牠努力之下，能抽出某事物現象的類型法則，作一步步地知識上更精密的探求，比起僅憑着茫然的私見和偶然的經驗去說明某種事物較好而已。但是，不要誤解植物學上能產生出一棵花草，地圖上能冒出一塊土地。抽象的知識，於實際有影響有益處是定然的，但不能代替實際。所以，凡是崇拜科學萬能，或是說它一無所能，都是非科學的態度，而反是傳統的態度。

所謂傳統的態度，括要的說來，可分爲神秘的與名教的這兩種，說到神秘，原來宇宙間的一切現象，總是帶着神秘性的。人類的知識越發進步，越發向着這神秘性盡着求知的研討。研討的結果，總未能達於絕對的清明，因之求知的勞力也未已有已時。但是當人類的知識進步到某種階段，則過去的對於某種事物現象的解釋與說明，依着新的知識看來，都是舊的不正確的而比較粗淺的。所以，知識的研求者，是不可以神秘的態度對付知識上的一切問題的。我們從事實上，可以將神秘的含義概括分成三種：一是籠統的；二是覺喻的；三是無系統的。我們中國文藝批

評史上的神秘性是這三種，假若一個研究文藝批評史的人，以神秘而入於神秘的神秘態度，也是這三種。

籠統的意思，就是籠統而含混的。想起小時聽故事，說是有三個赴考的生員，去問有名的相卦先生，相卦先生只無言的舉出一個指頭相示，他們都如有所悟的得到啓示而去了。結果有中考的，也有落第的，但是誰都感謝先生的神靈。這就是籠統的好比例。要是三個人都中了或是都沒有中，這個手指頭有效驗；要是三人間只有一個人中了而有兩個人不中，或是兩個人中了有一個人不中，這個指頭也有有效驗。中國歷來的文藝理論，大多都是籠統的說明，不過是漸漸的由最籠統而進爲較精細一點的籠統。例如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的文藝理論，志是什麼？言志是什麼？永言又是什麼？到蔡沈注解說：「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這雖然清楚的多，但仍仍是籠統的。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到朱熹詩序又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

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由作也。」這樣籠統的文藝理論，是多得很。心咧，志咧，性咧，靜與動咧，……充現於歷來文藝理論上。

這所以然如此籠統，而籠統的程度之歷代不同者，那自有歷史上的根源。文化的演進，由簡而繁，由含混而漸進於較為明白，這是發展的必然歷程。研究文藝批評史的人，當然要以這些現象，而從事於科學的分析。

我們不稀奇中國文藝批評論的歷史上，有層層疊疊的籠統的議論；因為牠自有其籠統的所以然。我們也不稀奇許多文藝的修養者，也如有所悟的把這些議論在那裏培養着自己的才力；因為吸收的原動力，終竟是現實的自己的，我們稀奇的是文藝批評史的研究者，偏也不費一點力氣觀察其所以然的籠統，去估價文藝批評史上的歷程，而也只是以籠統的態度，說這一片話有怎樣深刻的意義；說那一點議論可以發揮成一部重要的文藝原論；說某種某種的議論，我國古代就有，這樣的拋棄歷史的歷程，而片段生割的瞎說着。借古來的籠統而發揮，又以籠統的主觀見解而混淆文藝批評史上的知識，這就是問卦似的以籠統而入籠統的研究態度。從這一段比例，也可以明白籠統的意

思。

至於覺喻和無系統的，更是文藝批評史上神秘態度的常態。我們一想到什麼風咧，雅咧，神咧，氣咧，勢咧……無在不是覺喻的而又無系統的。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以每個作者之下用四個而評了一百八十七人。如「朝陽鳴鳳」咧，「瑤天笙鶴」咧，「鵬飛九霄」咧，「洞天春曉」咧，「神驚鼓浪」咧，……都是覺喻的而又無系統的，其他歷代的詩話，文論，叢談，筆錄，以及詩文序等等，也都是如此。但是這終竟是過去的事。若是今日一個文藝批評史的研究者，標明以科學者的態度來研究，也犯了覺喻而又無系統的神秘態度，那結果，不是攢到裏面去就出不來，去發揮古已有之的國粹國故；就是一無所知的退出來；再不然就是滿載而歸，又似是而非的把這些神秘的東西覺喻的雜亂堆聚起來，這三種的態度，都是受神秘炫惑的神秘態度。結果，什麼也沒得到說明。

以上是說明傳統的神秘態度。其次，所謂傳統的名教態度，凡是離開概念內容的真實性而作空虛的形式之崇拜者都是。命名原以切實，一切知識的概念，均以是而有意義。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的，所以，任何一種事物現象，凡是加以稱謂，而又讓其混亂和空虛的崇拜者，都

是帶着名教意味態度，爲什麼傳統的名教態度，是離開概念內容的真實性，而去作空虛的形式的崇拜呢？本來傳統的態度，是一向對於歷史所遺棄的尊榮聲勢的概念，或是在某種新聲勢所寄托的概念上，不問內容如何，而只附托於傳統的認識，去作空虛的形式上之崇拜的原因。我們可以以把名教的態度，分爲附托尊榮，舖張空虛，含混概念這幾種意味的態度。附托尊榮，是傳統態度的核心。時代是演進不停，在過去文化上許多光榮的概念，到後來不免變成了累贅，只要一個人把他的信仰附托在這些空虛的尊榮上，就容易帶着儼然君子的狀態，去對付一切事實，那些牢不可破的「崇古非今」「向聲背時」，自然是這種態度，由這種因襲的習慣，而對於任何事物現象，都帶着這種空虛崇拜的意味，也是這種態度。一個研究學問的人，要受了這種傳統的流毒，對於學問，不免變成了標識的咒符，混亂，空虛，是不會覺得的；而舖張空虛，含混概念，倒成了習慣的常態，所以非本質的認識，不切事實的空虛，似是而非的混亂，都是傳統的名教意味的態度。

神秘的和名教的是互爲因果的傳統的態度，在知識的探求上，一染上了這種意味，其弊病不僅是阻礙了學術的研究，而且與舊的傳統的文化以留存的因緣。

處在學術落後的中國今日，雖然除了「古已有之」，「人已有之」的茫然承襲以外，也有許多人想以科學的方法，對於文化的遺產，和目前事實上的需要，加以提煉和研討；但是研究者若不對於研究的態度給以深刻的反省，往往費的力氣太大，而得的效果有限。所以，研究的態度，是值得提起來說一說的。

二

中國文學研究，從「五四」以來，自然是經過了相當的努力，從已有的成績上看來，這努力還是在傳統的與科學的這兩種態度上互相作用和奮鬥的途中。而且是離開事實的要求上很遠很遠的後邊爬梳。若一考察文事上許多難題的結核所在，也就看出這病理的根源來。——傳統的因襲態度；拉着學者不往前進步。

在第一節裏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的觀察，第一是以科學者的研究態度從事於文學的研究，事實上，果真是盡着所稱的科學者的態度嗎？從文事上幾年來研究成績去看，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績比例上，顯然可以看出並沒有什麼科學的研究上的進步。至多不過是盡了一點整理的功力。而且一向仰着外人研究的結果，片斷的介紹與承襲，並沒

有人家研究的精神；往往是以習慣的傳統態度，混亂的堆聚和茫然的承襲而已，只要一看這些成績上學問的概念混亂；分類的不清；許多概論和史的論述，大多不免是一些雷同的文章而換了一些語氣的記述；在在都呈現出病理所顯露的現象。不從事實的要求上盡一份研究的忠實工作，只是茫然的喊一陣，鬧一陣，「爭空廬」似的結果，問題還是問題！文言白話大衆語的論者和論文，儘管有這麼多，但是有多少是在語言文字的學問上，從事實上費一點研究的心血，根據科學的知識有所說明與發見？我們讀過了許多原理概論類的書籍和論文，就不容易看清楚到底「文學」指的是什麼？「文藝」指的又是什麼？儘管你來解說，文是指着文章方面，學是指着學術的研究方面，儘管他又解說廣義的雜的是什麼？狹義的和純粹的又是什麼，不從本象的性質和範圍上去認識，到處會看出稱謂的謬妄和矛盾，混亂的名詞，致使研究上學習上橫着最大的困難和障礙。不是幾個名詞有這麼大的作用，而是名詞所代表的概念和體系，若是混亂的，謬妄的，研究和學習都隨着傳統的態度去進了「八陣圖」，傳統的態度對於名詞概念，本來是帶着「神秘」的「名教」的意味，籠統，混亂，空虛是定然的，一個忠實的科學者的態度，豈容如此？只一句

「以有文字著於行帛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的話，從幾年來文學界說的引論上，看到層出不絕的誤解，你說這太廣泛，連一切學問知識都包了進去，他說這太淺薄，不適合於目前「文學」的界說。然而從事實上說，章氏是一點也沒有說錯；而錯誤的倒是淺薄的學者自己。假若一個生物學者說「生長於地球上的都是生物，論其法則式樣的謂之生物學」，果然有這樣的生物學者，把生長生物的地球上的山川陸地都算到生物學裏面去嗎？研究磁器，連磁器所裝的東西都要混進去，（不要誤解是磁器的內容）有這樣淺妄的人？然而比這更淺妄的事，確常見於文學界！這豈是科學者的研究態度？從來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植物學的研究者，寫作「花是和科學不同的」這樣費話似的論文；但是在文學研究上，大部分的議論及成部的書籍，（像詩與科學咧，文藝與科學咧：：）等類都是這樣的一些費話！這又豈是科學者研究的態度？從來我們也沒有看一植物學者把一棵實際生長着的樹丟開，而只拾起幾束這樹的殘枝落葉，就算是開了研究的路徑；但是在文學研究上，確常常看見這種鋪張的現象！這又豈是科學者的研究態度呢！所以，事實上這年來所謂科學的態度，並沒做到。

其次我們應觀察的問題，是對於方法材料等性質，究

竟是怎樣認識的？一經錯失，影響到研究上又怎樣？關於這個問題，最先是由胡適先生治學的方法與材料提出，直到現在文學研究上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仍是有關於治學方法與材料的說明。我想把這篇文章論証的要點揀出來，作個觀察：

1. 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

2. 歷史上西洋自然科學所用的方法和清代樸學所用的方法，都是科學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顧炎武等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字的材料是有限的，研究總不出故紙堆的範圍，因之成績也就有限；實物的材料是無窮的，研究的範圍至為廣大，因之成績也就廣大。

3.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本身，紙上的材料只產生考據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材料，却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

4. 三百年的紙上工夫，成績是有限得很。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夠用的。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位瑞典學者列羅儒倫(Bernhard Karlgren)幾年工夫研究的成績，甲骨文的發現，使殷商歷史有了基礎。新舊石器和原始人齒的發見，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幾萬年。

5. 所以我們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得一個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一班少年人跟着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的，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銷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

以上幾條是治學方法與材料這篇論文要點。這對於攢故紙堆的學者，實是一篇重要的論文。不過因為立論在重視材料，結果把學問成績的好壞，都歸根在材料方面，致使問題的重要點，反被含混，還有，論到數百年來中西學術成績的差異，沒把他放在時代的背景和實際的要求上去解釋，反使所論的不具體，未易使攢故紙堆的學者青年肯服。現在把這篇文章的幾條要點，分別作個觀察：

1. 研究學問，有一定的學問對象，估價學問的成績，也有一定學問對象。所謂「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者，這也就是說同是用科學的方法，因為一個是在自然科學的實物的材料上，而一個是用在歷史考證的故紙的材料上，其成績就有絕大的不同。但是這不同：一是研究學問對象的性質不同；二是學問對象成績性質不同；三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成績在學術上

比較的成績的差異。研究的對象不同，當然成績性質也就不同，我研究的是植物，你研究的是文學，這不同是不能用材料來說明的。至於比較不同性質的學問成績，其關係在學問的實際環境，絕不能拿材料來說明的。因為所研究的學問性質根本是不同的，材料同不同是沒有關係。所以從一種學問性質來說，用什麼材料都可以的。只看研究者怎樣認識材料。因為材料本身的價值的認識，是屬於知識的判斷，知識是隨時代進步的。對於同樣的材料，看你拿怎樣的知識去看他，換句話說，即是看你拿怎樣的態度去對待假設的材料，才是決定研究的結果的。用反面的材料或是用正面的材料，都可以去研究去說明某一種學問對象的。

2 清代的樸學和西洋的自然科學。都是用的科學的方法，為什麼結果成績就絕大的不同呢？一句話，由於他們所利用的知識不同。如果樸學者應用的是科學的知識，同樣材料，也會產生好的成績。科學的知識的不發達，是由於時代和研究者的傳統態度所限制，材料並沒有關係。因為每一種科學的進步，必得其他許多各別的科學進步才會進步的，沒有其他科學的知識，是不會有好的成績。同樣的研究音韻學，顧炎武與珂羅備倫的不同，是由於二者的態度不同。所以故紙堆中的材料和故紙堆以外的材料，都

無所謂死的活的，只看研究者認識的態度，認識的態度是傳統的，龜甲獸骨以及原始人齒，都會變成死的材料，認識的態度是科學的，一件古石器會變成活的材料。

3 所以胡先生的論結說，研究學問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這句話是不完全的。若是胡先生拿那文中的「攢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却只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為鄰」，却不知不覺地成了與鬼為隣，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這段話來處理材料方法和路的問題，是明白了當的多。

總觀治學方法與材料的論說體系是：材料重要；要求新的材料；方法是不够的，看你用什麼材料。這種說法，簡是給一些沒有學問眼力的人去攢故紙堆的護導。學問只要是帶着傳統的神秘態度和名教態度，就變了意味。儘管搜出怎樣新的材料，非科學的認識材料，至多不過是把材料神秘的名教的堆聚而已。

再次關於數年來文學研究之路的問題，是怎樣開展的？是不是離開傳統的因襲態度？這問題的觀察，是要依着前面所述的兩種情形為規定。不從時代的新知識和實際要求上去開展的路，仍是傳統的因襲態度的路，傳統的道路，使「研究」變成了「推空磨」，問題一再的提起，只是喊喊

而已，實際上誰是以科學者的態度先從文藝的實際性質上，有一點較有系統的「文藝學」的研究，再應用文藝學的知識，去作文藝批評的和文藝史的研究呢？大家都攢進故紙堆中弄花樣，成績不免變成了神秘的和名教的把戲。鬧紛迷了，又喊一喊口號。一年貼一次新門聯，問題是原封的沒動！即是有些作忠實的研究的人，到反被這些傳統的雲霧所籠罩。方法儘管是科學的，研究的態度鎖在傳統的因襲裏，成績至多抵得上兩部皇清經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個路那能走得通？

四

文學研究的勞作，走到一九三四的今年，大家對於從來「迷戀骸骨」式的研究，起了不滿。如是材料，方法，和研究者的路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以建設新的要求，開導新的研究上進行的工作。這着實是一個嚴重而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一看過去的許多文學研究和國文教育上以及其他等等文學上的爭論，都蒙着極混亂幼稚和謬妄的現象，這些離開實際，寫些平凡庸腐的陳套的文章，有的是舊的，有的是新的，而事實是同一走進傳統的八陣圖裏的研究。這些現象，爲了知識的要求，當然不容易忽略。這首

先在文學二卷六號文學論壇上，遠先生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一篇論文，就是對於這些現象不滿而提出一條新的道路的。現在且把這篇論文對於材料，方法，路的問題，作個觀察。

我讀這篇論文以後，就覺要第一是過去的研究上的缺點，是未被論者說出來，第二對於材料，方法和向那裏去的說明，仍不免是含糊的通常的，未見得求得一條新路出來，這是由於所論的還不完全的原故。

第一，論者謂「許多中國文學研究者，往往會被所研究的對象迷醉住了：陷溺於中，不知所返」，其實「陷溺於中，不知所返」，未是嗜好遺產者鑑賞的態度。因爲搖頭擺腦的讀古文，把北南曲拿來作樂歌，搜得明末才士們的小品尺牘集子，以爲是天下的好文章；這等本來就不是研究，我們無須說這是中國文學研究。這種現象的好壞，只在所鑑賞的對象去評定，或者應用文學研究上的成績，作讀物指導的工作去論牠，於中國文學研究本身無關，所以也無從說他是文學研究上的謬誤。至於論者說「單是平淡無奇，無所發明的寫着什麼杜甫評傳，白居易的生平，王漁洋的詩之流的著作，這時代似已遠遠的過去了」，這本是文學研究上輔助的部分勞作，從研究的本身說，這

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不能算是中國文學研究。論者對於過去的中國文學研究上的缺點，並沒有指出來。過去的中國文學研究上的缺點沒看出來，若論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而只在上述的兩種現象上作新的「自省」新的「要求」，從這裏進而指出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發端不免含混而偶然。

第二，論者謂「我們必須自省：必須以更廣大，更近代，更合理的眼光與心胸來研究這瘡痍滿體的中國文學」。「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在那些平凡庸腐，無所發明的工作之外，給我們些新鮮而有用的什麼。」這新的自省和要來上的研究與發明的工作是怎樣呢？論者的意思是中國文學著作，詩文集，總集，別集，是多到不容易搜羅和統計；這些生材料，是向來不會有人着意的大荒原。在這未墾發未耕耘的大荒原上，我們要去研究與發明，把牠們從傳統的灰堆裏扒掘出來，描寫得使人感動，進了這個大荒原，如入寶山，滿目皆是珠光寶氣，實在沒有工夫再去顧視向來天天陳列在外面的東西。總括一句話是向「生材料」裏去研究中國文學。但是開導中國文學研究者向生材料裏研究是怎樣的方法呢？這是要向新的方法裏去。論者說「至於那新的方法究竟是甚等樣子的方法呢？這當然各人的「

師授」不同，不能執一而論。惟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品產生，不單只該讚頌那產生這作品的作家天才；還該注意到這作品的產生的時代與環境，換言之，必須更注意到其所以產生的社會的因素。」這注意作家的天才與環境的新方法，是開導中國文學研究者向新材料去研究的方法。因此，「向新的題材和向新的方法裏去求得一條新路出來，這便是我們所要走去的。」

上述的研究的一條新路已明，但是怎樣算是一條新的路呢？

「研究」，本來不管是常見的材料和生材料，一律是要盡了研究的本職。如果研究不是變成了生材料的「發見」和生材料的「表彰」，則常見的材料與生材料之上，不能決定研究上的價值和研究的路；而判斷研究上的價值和路的，當求於方法和態度等等問題。如果以發見和表彰生材料為一條新路，則這一條新路又不是研究上的新路。則結果不過是同論者所說的：「我們並不否認唐詩宋詞的重要與偉大。但表彰了「變文」「諸宮調」，並不就是低了詩詞的身份，這並不是「有你沒我」的敵國相爭的事；而只是發現了，添加了若干偉大的著作，使唐宋的文壇更為光彩燦爛些耳」。

材料的新舊上，不能決定「研究」上的路，就得提到方法。但是論者提出來的注意作家及作品的天才與環境的新方法，這是幾十年來聽慣了的研究上的新方法。如果這個新方法是應用了而沒得着好成績，這個新方法用在生材料上也未見得有好的成績。如果這個新方法以為是過去的研究者並未做到，而未做到這個新方法的所以然並沒指明，也就難保這條新路不和從前一樣！

所以歸根說來，從傳統所推崇的常見材料上去發見新材料，只還不過都是材料；推崇常見材料是傳統的，發見新材料，只不過是在常見的材料上添加了些材料而已。材料，在研究者的眼裏，是沒有什麼常見與不常見的問題的。所提出來的「生材料」不能當作新的路，所提出來的舊的「新方法」，也不能當作新路的方法，則所指出的新的路，總不免是含混的。如果心嚮往之的走去，至少是「一方面是感到無可措手或不易下手的困難。」所以要從文學研究上諸問題之認識這一點上說來；似乎是還要問着：「然而我們的工作，是否有陷於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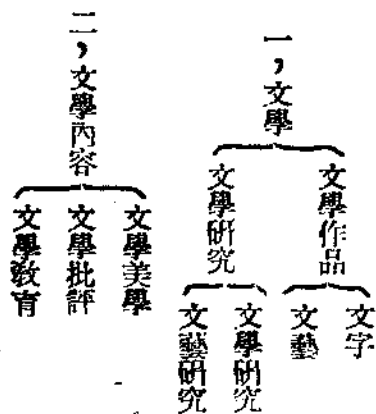
五

其次要說到李長之先生論研究中國文學者之路所提出

來的材料方法，和路的問題。這篇論文首先說明那些不懂文學的錯妄觀念，並且說「現在的研究中國文學者，有些是走了錯路了，原故即在對於內容的認識沒有正確。」但是怎樣認識文學呢？李長之先生說「文學是什麼？這需要兩方面去說。一是指文學作品，一是指文學研究。」在文學作品的方面，可分兩種，一是廣泛的表現時代的文學（Literatur），一是優美的追求永久的文藝（Dichtung），前者是可以拿唯物史觀來詮釋的，為時代的徑經的社會反映，後者確是超乎這一切，為人類的根性之核心的探求。」

「兩者同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在歐洲，文學研究已經成立為科學，所謂文學科學（Literarwissenschaft）的是。文學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有三個：一是文學美學（Literarästhetik），定文學創作上的一切原則，二是文學的美學的應用，便是文學批評（Literarkritik），三是文學批評的應用，乃是文學教育（Literarpädagogik）。」這一段是「論研究中國文學者之路」的文學認識論，也是文學分類之綱要的說明。可是這樣的認識與分類，儘管舉出許多西歐學者「文藝學」上的許多名詞概念，正因為「在西洋文學史上許多公認的範疇，是要確切地在中國文學的領域內適用一下的」原故，而倒把幾種名詞調和或排佈出來，弄

成非常混亂的認識和分類了。若把上述的一段，用圖表列出來，是如下的分類：



從這兩個表上就看出這種分類是如何的混亂。名詞概念的混亂，是整個論點的體系的混亂。文學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實在難以看出來。在第一表上文學既分作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而文學作品裏不該又有「文學」的名稱，如果上概念的「文學」不同於下概念「文學作品」中的「文學」，為什麼是用同一的名詞。任何學問的分類，沒有這樣分法的。果然依這個分類來說，則所謂「研究中國文學」是研究上概念的「文學」中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呢？還是研究「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呢？則所謂「中國文學裏有三種各具面目的方式」，是「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的方式呢？還是文學作品中「文學」的方式呢？以此看去，則李長之先

生無論是稱一句「中國文學」，「文學家」，「文學內容」……將都不知作若何解！這樣，路是難得走的，一個名詞豈有如此的力量？原來被認識所混亂的概念的原故。我們可以說目前的研究上，學習上許多難題，都是離開學問事實上本質的稱謂，而自入非實際的混亂的名詞所引致的難題之中。到城市裏去看朋友，既不知街巷門牌，又不知其真姓名，只是張三李四的去找，結果，費盡了力氣，還是在紛迷的路中，誰能說分類和定名的知識不重要呢？某種學問的性質和範圍的類型不清楚，似是而非的認識，是不行的。

作品方面，分爲文學和文藝二種，文學是廣泛的表現時代的，文藝是優美的追求永久的，實際上果然有這兩種的作品分類嗎？優美的追求永久的文藝，這作品，究竟是在那裏有這樣超乎一切，爲人類的根性之核心的探求的作品出現呢？創作者的想像，思想，感情是怎樣超乎一切而反映出來的呢？如果未將作品本身有實際的認識：而只從德國關於「文藝學」上應用的兩種不同的名詞——文學科學 (Literaturwissenschaft) 和文藝學 (Literarwissenschaft) 上，把作品也分做文學和文藝，這是混亂的排佈名詞。名詞混亂，使整個論述混亂，旁人也無從看出是怎樣的一個

路。

說到方法，於文中只看出「內容決定方法」的方法認識。這內容，是文藝本質上的內容？還是整個中國文藝發展的內容呢？文藝本質上內容的認識，是先得從實際上生長着的文藝，藉許多科學的知識，研究原則上的文藝學。再應用文藝學的知識，去作文藝批評和文藝史的研討，由文藝到文藝史的研究，這是時代知識的文藝知識，處理過往的文藝成績及文藝發展的內容；而材料的取捨，顯然要依據文藝知識；而研究的工程，顯然是要從文藝的本質上實際上先作文藝學的研究的路走。至於文藝發展上的內容的認識，是要先從過往以至如今，去搜求，考證，批評，去成立屈原學會，「出現一部好好的有批評眼光的中國文學史」，然後從史來到建設。這是由研究者歷史摺研的成績，來決定目前文藝的建設。而材料的取捨，顯然是依據研究者的態度；而研究的工程，顯然是要從文藝歷史的成績上先作文藝史的研究的路走。這兩條路先走那一條呢？說同時並進也好，說先任走怎樣的一條路也好，然而問題確在「知識」與「實際」的關係的認識這一點上。

知識是實際要求的。人類知識，總是盡着說明人類活動並告訴以人類活動的知識的任務。無奈學者太看重了這

一點，把知識看作是萬能的，往往把知識代替作爲。建設是偉大的，只要不太空虛。不過李長之先生從「出現一部好好的有批評眼光的中國『文學史』」，「從批評到史」，「從史到建設」這樣迂遠返老還童的路，是哲人靈手的態度，而「實際」是不會在那裏等候着的。丟開一棵實際生長的樹，而去爬梳那樹下落存的枝葉，爲知識，這勞作並不是無用的；然而爲建設什麼，而欲建設補益的實際，又不等候我們而又生長了並脫落下來無數枝葉。所以從實際去研究也罷，從歷史研究也罷，研究都是重要的，然而一帶着神秘的名教的傳統態度，則研究的對象會變了意味。

所以，在「文學」史上，從材料說，「在我們文學史上幾個煊赫的人物，像孔子孟軻荀况莊周韓非屈原司馬遷董仲舒阮籍陶潛李白杜甫韓愈李商隱李煜朱熹蘇軾辛棄疾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王陽明曹雪芹吳敬梓金聖嘆魯迅等，是必需扶發出他們的真面目和真價值的。」，可以盡着研究者自己揀選的題材上的研究的勞力，對這些喧嘩的人給以說明。可是這幾個喧嘩的人物，如果是有歷史的文化價值的，而其精神，當歷經演變洗鍊而猶生長於現實的精神裏。對於這，盡着歷史的說明是可以的，有用的。否則，研究態度一錯，那些題材變成了無意義的，反是隔離現實

的。於此，對於李長之先生把「文學史」的研討，是「爲中國」，「爲人類」，爲「將來文化的建造」，以至於「以備人類重建新鮮的健康的文化之採擇」等等的表彰，除了對於題材的認識是相同於筆者前幾節所述的態度以外，還覺得這是越出文學史的研究者的希求的。

這篇論研究中國文學者之路，名詞概念和分類等的認識是含混的，因之影響到「內容」，「工具」和「形式」的說明。又因過於偏重，表彰文學史的研究上的認識，而影響到研究之路是偏狹的。簡略的觀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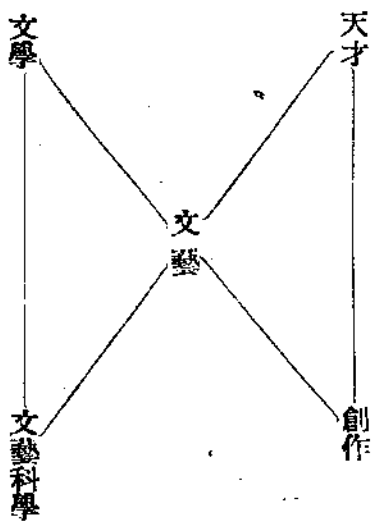
六

得讀文學評論楊丙辰先生的文藝，文學，與文藝科學「天才與創作」一篇論文，就感覺到特別興趣，因爲「文學」一詞的概念的說明，是比較近數十年來學者把「文學」含混稱謂上好的多。我自己八九年來在這一問題上也費了不少的工夫，一遇見有提起這個問題，不知有多麼快慰，謹就我對這篇文章的觀察寫出來。

這五個對象的題目，是要討論「文學底研究」和「創作上根本問題」的。論者說「這其中每個對象都有着數量宏闊，而學理深邃，很難研究，很難識透的內容，並且都是

爲牠們那深入人生，遠涉其它各種科學的一切方面的最大基礎，最大結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的。我國舊文學價值底確定，新文學根本問題底解決，根本趨向底鞏固，種種筆戰底最後解答，俱是要向這五個對象中去尋求，方能得到最正確的裁決。」我們一看目前我國在文藝創作上，文藝研究上，以至於文藝的教育上，都在感受着實際所給與的許多重大困難問題，這些困難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對於文事上許多概念與分類弄清楚，進而去研究這上各種屬性的內容，給與知識要求上以原則的類型的說明。這實是一種文學研究上最重要的實際勞作，在學術混亂的目前。論者想從五個對象的研究與解答，「喚起國內學者和創作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向着同一的一條正當科學大道奔趨」，並希望「這篇論文能剷除還在籠罩着我國文藝界的種種根本黑暗，使一切的皆能放射光芒。」但是論者這些願望，是付與了怎樣認識這些問題的對象而去達到呢？我讀了這篇上部論文以後，除了感覺到第一目前創作，學習，研究等的實際困難來提醒了這些問題成爲今日文界研討的重要問題，第二，由這些問題的提起，而加以一步步的受到創作，學習，研究等知識要求的實際困難刺激，必定會引起更深刻更精細的探討這幾點，另外，我覺得論者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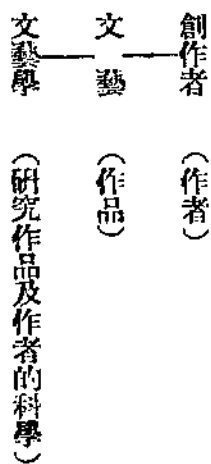
於些對象，雖然是與一班混亂的認識不同，但因爲忽略了名詞之歷史概念，及性質與範圍的認識，而致在分類上這五個對象又不免是繁複的混亂的堆聚。論者以爲「天才與創作」是產生文藝的一方面，文學與文藝科學是研究文藝的，彷彿一方面就是礦，一方面就是採礦」，劃出了一個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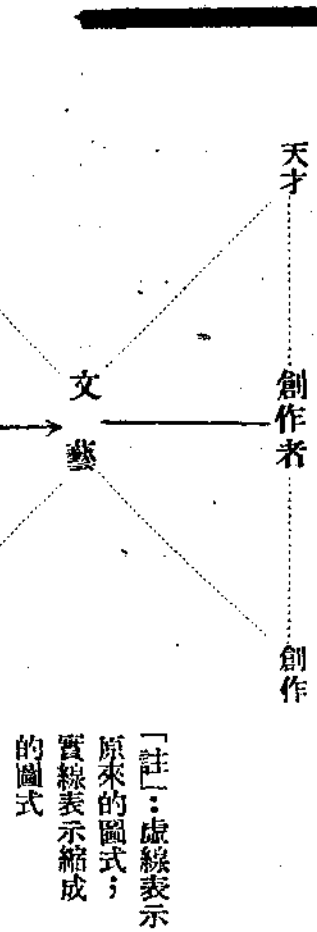
這個圖表示出文藝是居中心的礦。天才，創作是產生礦的；文學，文藝科學是採礦的，換言之，是天才，創作產生文藝作品，文學，文藝科學是去研究文藝作品的。這個表是論者本文的中心與體系。我們從這個表上就看到一班把詩，劇，小說等既名文藝而又名文學，而文學又是指着研究的混亂稱謂的概念認識不同。這是一點我們從德國研究結果上得到的進步。可是又把牠混亂了。

文學研究諸問題之認識的觀察

從圖式中那研究文藝的一面上文學，文藝科學二點看來，首先我們要知道論者所稱的「文學」到底是什麼呢？是指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嗎？果是如此，用不着列在這裏，列到這裏反成爲一個累贅無意義的名目。因爲以文藝全現象爲研究對象的「文藝科學」，就是要以一切科學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文藝的一種科學，則文藝科學以外，又何來「文學」一名目？或是說是以「文學」爲精神科學裏一種科學嗎？然而這一種科學究竟是指的精神科學裏那一種呢？是人類學呢？是美學呢？是哲學呢？是……等等呢？其實研究文藝的「文藝科學」，是應以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的知識去研究的一種科學。「文藝科學」是精神科學裏一種科學，這是不用說的了，而「文學」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這樣籠統不清的一種「文學」名目，把它加列在圖表裏是無意義的。所以這個圖式是個繁複的混亂的。我覺得從這些對象的性質上看應縮成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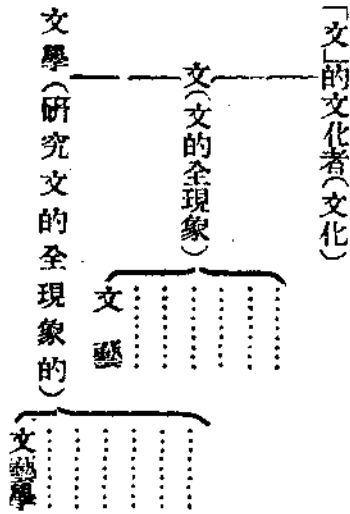


與原來圖式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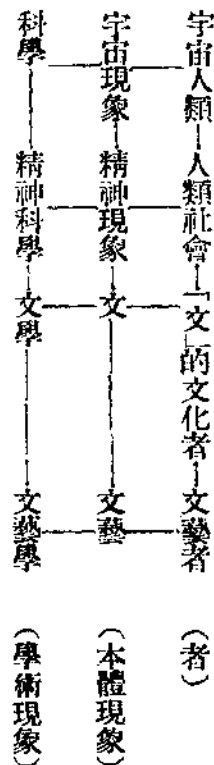
依上圖式，天才——創作，就是創作者上的問題；文學，在這上是一個無意義的一個名目，而應只有一個文藝科學亦可簡稱的文藝學。這是比較簡當些的。

可是，問題跟着就來了，照這樣的說法，「文學」這個概念，不就作廢了嗎？其實「文學」一詞，自有其性質和領域的概念，不過在這個問題的性質和領域上是不不能存在的。若依照改成的圖式的上概念來說，應該是：



「註」：虛線表示原來的圖式；實線表示縮成的圖式

在這個圖表我們知道：「文」的文化者，包括許多種，創作者，不過是文化者的一種；文，又包括許多種，文藝不過是文的一種；文學，又包括許多種，文藝學不過是文學裏的一種。再推而上的概念，人類社會，精神現象，精神科學。更上則為宇宙，宇宙現象，科學。所以由上至下的概念：



總上看來，楊丙辰先生提出來的問題，因為認識上的不全，致使許多論述成為混亂的空虛的。茲舉其論點要者，略一觀察：

一、是由於論者把不同性質和範圍的對象，而混淆在一起來作上下概念的說明，致使問題紊亂而不得解決，論者說「那五個對象底中心點在那兒呢？為說明這一點，我們暫且只用一句話，或者也可以說用兩句話，就足數了。頭一句就是：「文學底範圍很廣，包含了文藝科學，文藝科學是研究文藝的，文藝是有天才的人們底創作」。第二句就是：「先有天才，而後有創作，有了創作，而後有

研究文藝的文藝科學，有了文藝科學，而後有囊括整個範圍的文學，「論者是把「本體現象」和「學術現象」二者混在一個範疇裏，作為分類上種類屬性的上下大小去認識，結果不免把不同性質的現象以及無關的東西都混在一起，而致論點不清。其實，那幾種對象是不同屬性相連成的平面對立關係，並不是種屬的分類上之大小上下的關係。由於這個認識而致處理問題也受影響。

二、是出於論者把「文學」與「文藝科學」同是研究文藝的，這樣，細考起來，「文學」實為一個名目的虛設，結果不免把文藝學上起兩個名字也不合適，代表精神科學也不合適。一種對象上的同一研究的總概念，起兩名字沒有道理，而代表「精神科」呢，在這裏又用不上。所以論者的「文學與文藝科學在達到研究文藝的同一目標上彼此的關係怎樣，各含有甚麼哲理和方法？」這個問題，就拿艾彌爾·艾瑪亭格(Ernst Ematinger)的文學科學(Literaturwissenschaft)和瑪和爾茲(Mahrholz)的文藝科學(Literarwissenschaft)兩種同一的含義而不同的稱謂的文藝學，來解說「文學」和「文藝科學」，結果名詞概念仍是混亂的。這是由於忽略了名詞之歷史概念的原故。若不將中國的「文」及「文學」之歷史概念弄明白，以及從這些對象性質和範圍上

去作科學的認識，結果，幾個名詞的混亂，是影響到研究上整個入手的困難的。

我只從對於這些對象的認識上作個極簡括的觀察，因之，幾多地方，例如文與文學的說明，創作者，文藝，及文藝學的關係的說明，等等只不過是個概要的舉例，但是也可以盡了態度觀察這一點，較詳細的解釋，當另文論及。(另見筆者文與文學的分界論，歷來文與文學及其範圍之含義考析，科學上兩種現象的新說明與文學研究。)

七

本篇文字，限於自己閱讀所見，自然不免將此外許多關於文學研究上對於材料，方法，路的問題之重要文章都遺漏了，所以，所觀察的也不免限於自己閱讀所見的。而且本文也只限於對於材料，方法，路的問題上的論者之的認識問題的態度。至於怎樣的去認識的這一點上，又是另外的一件事。不過不管是怎樣的對於研究之路的建議，認識的態度一錯，則新的建議，也會變成了傳統的儀型。我們老在幾個混亂的名詞上所致的混亂裏，攢來攢去，問題還是問題，爲了求知，這總是一個應注意的一點，而這一點又是研究上的先決問題。

看一看年來知識上研究，往往是隔離了學問的實際。問題一再提起，又往往陷入傳統的態度，而離開問題實際很遠的爭執着，這是一個多麼空虛的現象。今後我們應該從實際上盡一點忠實的求知的勞力。

篇中所論列的問題是這樣的繁複，這篇文字，當然是粗略得很，更不免錯誤，所以無論是對於全篇或部分的錯處，筆者都熱誠的希望嚴厲的批評。

一九三四，八，二四，北平

華孚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華北唯一國產食品企業

批發部

一律歡迎

精製

糖果餅乾
菓子糖醬
罐頭雞鴨
菓子露醋
辣子醬油

門市部

簡稱華孚食品公司

專售

乾鮮菓
各節禮
中西煙
罐頭糖
南北食品

質料純高 裝璜摩登
配製得法 招待週到

外埠函購即寄本埠電話購貨隨要隨送

地址

批發部 天津法租界老開樂郊村
電話 三五〇〇
門市部 天津法租界國界對面
電話 四四〇三

謂採取工廠碼頭的流行語，有主張以青藍官話爲標準，或採用文言……總是之在中國流行地帶較廣的言語。雖然最通行的也不過全國人口十分之三四使用牠，但是在這種就現成話來改進這一途，也只有如此了。同時亦不妨將各地方言之已經流行的——像奉軍入關後北方諸省的「臊他×」；或者通俗的外來語——像「不景氣」這個名詞。這些語句可以斟酌採用，藉以增加語彙。

遇不得已時，亦可將全國暫時化分區域；在廣大之區域內求統一。

所以「大衆語」必須是第一要有「普遍性」——要採用「大衆」的語言做基礎。其次亦應注意牠的「正確性」：使其不至疏濫，保持文字的最大效用。像時下一般文人之專用「奶奶×」的口頭禪是算不得「大衆語」的。

其次打算使「大衆語」成爲「大衆」的——或者使「大衆」產生了他們的「語」：這是要提高大衆的文化程度，在普通教育制度之外，作各種文化運動；在此過程中訓練了大衆

，使大衆有相當知識，自然發生需要而接受並應用轉而創造；真正的「大衆語」只有這樣才會產生。

最後我們看一看事實的根底：在現社會裏單單去作文化運動，訓練大衆是否作得通？各地生活情況之不同，社會制度之桎梏……有些人正去提倡着，「例禁」和「褒獎」……呢！這都不是沒有緣故的，像這樣，提倡「大衆語」的人們若不能在實際問題之核心去用力，他們只落得可恥的狂喊，陷于「架空」的論調罷了。

不過，固然某種社會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了某種文化與語言；同樣語言文字之革新也會助長文化之發展。轉而刺激社會生活之改進的。

要認定「大衆語」與「大衆語文學」運動是文化鬪爭前線的一方面；我們是不能「等待」的。

二十三，八，二十七，開封

七月流火

徐盈

1

在一陣陣地小騷動發響時，村長狄保田睡在門板上，下意識地揮一揮手，有隻蒼蠅嗡的一聲從他眼皮上飛起來，打了幾個迴旋，又落在他那有個月牙形傷疤的前額上，他兀的用手一打，蒼蠅又飛起了，落得滿手汗水。他打了一個深長的哈欠，人醒了。

「屌……依……呀……水……呀……咳……呀……」

一聲屌水歌調飛到耳朵裏，他用朦朧的眼光便看看天。又是亮晴的天，碧空裏仍然餘留着長長短短地朱紅雲彩，好像四方在燒着雄火，熱氣包圍着宇宙，僅只着了一條短褲的他，感到四肢又在流汗水了。

帶着一點失望地俯下頭來，人還是趺板板地睡意未了。看地皮上幾隻雌雞帶着無數的小鷄咕咕地叫着，有許多

麻雀也間雜在裏面頓起頓落和家禽們爭食。雌鷄有時類似發怒的衝過去，麻雀於是哄的一聲羣落在院角小榆樹上。沒有一點風，但榆樹葉子毫不戀惜地向地面片片飄落。

輕輕地摘着眼屎，徐徐，打着哈欠，隨着頭腦的清醒，一件件早晨應辦的瑣事便在腦際活動：昨天乞的雨，今晨自己必須去上香；種瓜的陳老頭還欠香錢一吊六，收來應當吃點酒，吳大戶昨天來人叫，今天中午得走一趟……

「噫呵……噫呵……」突然聽到腳頭上，有黃口乳兒的尖銳哭聲。他坐起看，看見那個小肉體，滿身像一個半腐的紅柿似的，正在他腳頭掙扎，頭上，身上，四肢上的腫起瘰子都似開了花。他皺皺眉頭，兩手把他抱起來，孩子哀哀哭的醜樣子倒使他發了笑，他哼着小調安慰孩子，不料却哭得更利害了。於是便拔了鞋走下牀來「噫……噫」，

他叫着他的女人。

他走下牀來向室內走，走着彷彿清晨的地皮已經有點燙腳心，進了屋裏，熱氣是更濃了。烟霧中，女人正在那裏煮飯，他便把哭得喉嚨有點啞的孩子給女人，女人不睬他，也不接孩子，默默地，低着亂髮，將一束束地嫩柳枝條向鍋底送。

狄保田見燒柳枝條，吃一驚似的劈手奪過來，尖銳的叫道：

「怎麼燒，怎麼燒——乞雨斫的柳樹條？」

嫩綠的柳枝條在狄保田手裏仍然燒燃，綠皮層遇見火便變焦黃色，火舌微微，起了縷縷地輕煙；輕烟曳着上升圍燻孩子，於是孩子哭叫得更響了。

「鬼曉得乞罷雨，昨天又到那裏混半夜，有了幾個造孽錢，難道非填王家煙館不活你，混掉了舖子還不歇心，你這鬼，准有一天你會賣了我……」

女人翻了一翻眼皮說，滿臉的汗，滿頭的灰，白牙齒有點嚇人，她知道那男人的脾氣，雖然有時暴躁如雄獅，可是當他的真實短處被指出，則又會柔順如羔羊。

「別再說……」狄保田扭轉頭，有點自愧似的退出屋說，「別再提舖子，我我昨天……呵，我不過告你說，別

他燒佛前掛的柳，燒就燒吧……」

他走出屋，拭了拭滿頭的汗。有點氣憤地把孩子又安置在牀頭。踱到屋角，把水缸的蓋子掀開，看裏面只剩了一勺水，幾隻被囚的蚊子這時嗡嗡地逃生了，看見水心裏還有些小虫在游泳。

「喂，」他嚥下一口吐沫潤喉嚨「缸裏沒水了！沒水了！」

屋裏沒人應聲，孩子仍然哭，他憤然地把缸蓋砰的一放。走回牀前一聲不響地把長褲子穿上，喉嚨乾渴，只好再聚一口吐沫嚥下。理着坐皺了的夏布短褂，頭上是不停的冒汗。

「噫呵……噫呵……」

孩子的微弱哭聲中，女人便把燒好的一盆稀飯捧出來，色澤是灰黯的，反而顯得米如珍珠白，稀飯上騰着熱的蒸氣，微微地飄散着一點香氣。

「有銅角子留下幾個，」女人看着他的臉說，「水是不能不買的，大樹狄的塘乾了一半，別家塘裏掏水要出錢的……你看今天稀飯，出錢的水也是灰色……」

狄保田搖搖頭，振了振夏布衫子，表示空空無所有，然後便把衫子披在肩頭上。又從牆頭掛鹹肉的一個釘子上

摘下草帽子，草帽子曬成土褐色，他頂在頭上，正掩着頭上那塊疤。

「有人來找——說到茶館去了！」

一個細瘦的身體，搖着一把黑摺扇，打着哈欠走了。

2

狄保田三腳兩步的便踱出村。村頭上的大榆樹的葉子落得滿地都是，幾個小孩子正在搶着掃回當柴燒。

太陽像一團火似的徐徐上升，現在整個天空呈現着碧青顏色，沒有一點雜雲，四面的起伏綿互的山頭看得非常清楚。地面雖然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濃綠，但這幾天的綠色彷彿更蒼老了，而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稻田裏一滴水也沒有，地面上顯着密密地龜裂。

踏着田埂上的土，土不是昔日那種柔潤的醬油色，上面也沒有那一層軟輕的小草。土變得硬僵僵地，而且成了薑白色，上面的草已枯黃，有幾種頂耐旱的，也都變了顏色。蛤蟆在埂子上紆緩地爬，爬到東爬到西，東西都沒有水。只得鼓着肚子向太陽喘氣，人來也不再跳了。

四野有人聲都是厚水的，只要看見埂頭上有個布棚，一定有人在厚水，一家老幼都加入，有時還要臨時僱人幫忙。太小的孩子沒用處，便跑來跑去送送茶水。

「……厚：衣：呀：唉：水……呀……：唉……」

歌聲是在各處流行着，有人來便停一下打招呼，或道一聲辛苦。狄保田走着是不停地打招呼，他是有氣無力地答應着。

「城裏斷了屠——還是沒雨呀……」

「五里墩已經曬龍王了，大樹狄也得來一下……」

「厚淨了這點水再厚什麼……」

「怎麼，米又漲了嗎……」

走到吳家大塘便已經看出旱象的深刻來。吳家大塘有二畝地廣闊，有四丈深度，差不多的年頭，吳家大塘是不會露出底來，但現在大龜裂是呈現在路人眼前，塘底子曬出鹼來，白白地。塘裏面，是四架水車連下去厚水。

「老狄呀，雨求了還是沒盼……」塘心裏有人打招呼。

「誠則靈，」狄保田點頭說，「早也不是一處呢……」

早晚要下的。」

塘邊上的水草枯黃了，淒淒地平鋪在地面。許多蚱蜢在上面跳出來跳進去，地面上也沒有草，蚱蜢只好跳在死黏着在塘邊的荷花葉，或萍叶上。驚動了蜻蜓，蜻蜓飛起來，圍着塘心那一汪水繞圈子，水綠油油地顯得特別可愛。

，蜻蜓常喜用尾巴點着水。

人們用力氣抹着水洗般的汗將水辱起來向稻田裏流，稻田是張着貪婪的渴口，水來了便立地吃進去。一分鐘一分鐘地飛過，水進展得很遲緩，不時地從龜裂的破口裏連貫地吐出幾串氣泡來，有時候有小魚流到畦底，便在炙熱的地上砰砰地跳。

走着，狄保田便想到自己的那二畝地，這樣天氣，恐怕到處是一樣的。祝四老爺雖然不是狠心人，可是他要一定扣掉這幾石米，自己也是不敢有話說的。如果沒了這幾石米，一月過後糧食是問題。怨來怨去還得怨自己，他便嘆了一口氣。

埂子走完了，他踱上大路，穿過路，不幾十步，都是種瓜的，欠香錢的陳老頭便也在那裏。心一動，想起陳老頭那一把瘦骨頭，香錢不用問，催也是沒有，想到這層，却有點憫憐起那人來，覺得不應當太造孽，豆餅裏榨油是不應該的。

「狄保田是窮命，一顆好心是不會發財的……」他自己想。

在滿是浮土的公路上，他望着一行行隆起的瓜田，瓜秧瘦小得像蔓草，瓜掛在蔓間像鈴鐺。雖然已是西瓜將透

熟的時期，可是瓜身僅有葫蘆大小。

到處都是挑水的人，是「屢——啣！屢——啣！」地叫着，滿頭的汗，滿身跳動着青筋，前胸上，肋骨一條條地鼓動着，皮肉是黑紫黑紫地，汗珠在縱橫交流。

有個人見到狄保田，便怯生生地走上前來問：

「狄先生，修這路有我五分地，地價不知道發——」

「那個，」一個不耐煩地回答，「你問縣裏去！」

其實狄保田却明知道這筆錢是存在區長手裏，為什麼放不出他也不清楚。當村長的自然不能說區長的壞話，只好有時候對老百姓不起一些。這時他便不安地拭了拭汗。

「屨：衣：呀：唉：水：呀……」

他向趙家坪走去，去到那裏拈香。太陽是一步步地隨着他升高起來。

3

趙家坪的合盛茶棚從天明起便上座，上到狄保田來為止，十二張桌子滿了人，老板鞠着弓字腰，笑嘻嘻地來回跑。

沒有風，蓆棚底下也是熱的，太陽走到棚裏來，把蓆棚的影子斑斑點點地印在地皮上，桌上，衣上，人的臉上

，黑一塊白一塊地很是有趣。嘈雜響成一團，人都是赤膊着。大概是正在討論一件事，有人在激奮地罵道：

「只有祝四老爺那隻老狗！……」

「那麼王寶和殺人不是死罪……」又有人問。

「死罪，哼，槍斃的罪過成了保釋……」

狄保田熱的有點迷惘，走進來昏頭昏腦地只聽到這麼幾句之後便沒有人再嚮。他舉首看四座，都是本村隣村的一些熟人，他使用着笑臉打了幾聲招呼。

滿壺黃醇醇地茶，兩根油條擺在桌子上，狄保田坐下之後，便脫鞋子，低着頭在把弄一個腳指頭，有個叫買煮蠶豆的孩子走過來，他便抬起頭斜一眼道：「來兩個的！」

「我，我賣現錢……」

「明天有現錢……」他低着頭說，却在注意腳板上的
一個鷄眼。

那孩子不應聲便離開，狄保田雖然低着頭，可是已察出來，心頭有點憤憤然：「到處都和我作對，鬼鬼祟祟地談着避我的話，一切人都看不起我，甚至於賣煮蠶豆的孩子都這麼混賬！」

他恨他四周這些人，他嘗想，凡是常常到茶館的，不是游手好閒，便是家裏有幾個錢，這種人，本來到處都要

和村長打成一片狼狽為奸，而自己，却無論如何有點合不來，若不是因為自己是祝四老爺薦給村長的，那麼，這羣人和他是一天也不能混下去。

狄保田正在遐想，忽然感到一點重量壓在肩頭上，頭一回，向一個枯瘦身材猴子臉打個照面，他隨口喊出聲來，「劉老板！」這是他自己做生意的時候的朋友劉金福。

「坐呀，坐呀，吃杯茶……」他很熱情地招待。

劉金福的猴子臉，一笑便長了，人看起來很蒼老，可是並沒留鬍子。他穿了一件洗褪色的月藍大褲，汗溼了半截。

「我到你家去，」劉金福說話有點喘噓噓地，「嫂子說你到集，她正在家裏哭，不是我說句那個的話，你有點對不着我這位賢嫂子，男人當村長，家裏連水都沒得吃……」

狄保田臉皮紅一紅，可是沒有血色的臉並沒有變色。

「我是求你點事，」劉金福的小眼睛四周刷射一下，聲音放低了。「三句話不離本行，還是買賣事，你說你不是和祝四老爺很熟？……」

「是，是，有一點！」這時，狄保田心裏起了唯一的驕傲。

「是這樣，」對方聲音更放低，「要四爺羅出點米來

我要收買，肯出價錢，要快，米到不論，……事成了，對你，自然也有不成敬意……」

「呵，呵，——我，不必，不必！」

「這價錢大概是這樣——」猴子臉的瘦手作手式。

「比市價高一塊——」

「不，是十塊上下。我可以偷偷地告訴你，省裏來電報叫各縣裏收米囤米，米看樣子這兩天還得漲……」

狄保田這時突然發呆了，眼直視，手裏拿着一杯茶也像不知道喝，過了一會，便嘆了一口氣。他心痛，他記起他的舖子關門以後，八十多石白米清出去，每石只賣五元五角。

「……你不必候我買……你能早去就早去……」劉

金福還在說。

狄保田這時候又嘆了一口氣。

「不瞞你老哥，」他又說，「我那賣買收了盤，滿心以為糧價沒法再漲起來，眼看今年又是大豐收，誰曉得天會旱……好，我就走！」

他說着又搖頭咨嗟。立起身，把鞋子的後跟拔上，抹一抹身體上的汗，汗的支流縱橫，好像人體內血管分佈一般。披上他那件斑落了夏布褂子，把草帽又頂在頭上掩

着那塊疤。

這時候茶館的桌子走人又來人，夥計來往灌水，穿梭一般地。狄保田又吃了一碗茶，拿起油條一根敬對方，一根自己，吃完了，便喊茶房。並說，「劉老板！茶錢我候了！」

「不，不，我的！」劉金福忙阻止，「大熱天，太辛苦！」

於是，狄保田道聲謝，拿着小扇子走了，走了不幾步便聽劉金福告茶房，「把這壺茶留起來，我回頭來喝！」他心想：這樣會打算盤，才是買賣人。

4

太陽升到中天與地面密接，好像是一具蒸饅首的籠蓋子。人在其中走，好比是被蒸的饅首。狄保田加緊了腳力，打算趕忙達到目的地。路是大路，行人並不少，挑貨的，賣菜的，男的女的，來來往往不斷人。

他不停的拭着汗，汗水浸透了夏布衫子，於是向下運行，白褲子上浸得一片一片的緊貼着肉，太陽炙着很是難過。路面的浮土很多，腳起步，塵土便跟着飛揚，小石粒也便跳起來，一齊都黏在小腿和脚面上。汗水流過皮上塵

土層，於是留着許多很美麗的線條。

前面是一個小石橋，走上橋，看橋下水只餘剩了一線，河身的沙礫中，有許多銀白色小體在日光下閃爍，狄保田知道那是撈取不盡的小魚。下了橋有一株大柳樹，他便站在樹下歇一會涼，心想「還有五里路啊！」

從趙家坪到張家集有七里路。在冬天跑了這七里路可以微微出點汗，當時却恨路太短；而今雖然只走兩里，便感到路是遙遠得比到西天還要長。他口乾渴欲裂，但他知道再走一里半路才有茶棚子。

無奈何的又站起來走，預想到了正午是要更熱的。他盼望這一次能把事情辦好，不然這又是冤枉腿。冤枉腿一年不知跑多少啊！

路兩旁都是稻田，偶然地也可以看見一兩畦棉花或高粱。稻子這面更不佳。因是地勢高，稻叶枯萎的斜依在乾地上，似乎已經沒人理。棉花小得更可憐，有如野生薺菜似的，細小而纖弱。

塘在路邊，僅見有最中心的一點水。這點水是已經不能再辱了。有水牛，便在這一點水裏面掙扎，水僅僅地可以泡水牛的小腿，但是牠却把全身浸在水裏轉地打滾，於是水和着軟泥一層層地塗在牛身上，牛可憐地張着大嘴

喘氣。

有些地方連這一點水都乾了，水牛搖着大角似乎要發瘋。牛全身的泥漿黏得全身發癢，於是便倒在大路上滾來滾去，吼着一種可悲的聲音。牧童已經很難駕馭牛，將牛趕到東，趕到西，東西都沒有可吃的草，路邊上僅僅餘剩下奄奄一息的荊棘，或滿身是刺的野菜，牛是不能吃的。

「再不下雨，別說畜牲，人也沒得活了！」

「幾十年沒有的旱天啊，老天是要收人了！」

路人在經過的，看到這情景便交換着談話。人的臉都是熱得紫紅色，談話的聲音也有點兒啞，太陽把人的口涎也曬乾了。

狄保田走得有點喘氣，當他望到那茶棚時候。他走進前，却見草棚前圍着一羣人，擠個密不透風。

「完了——完了——不中用了！……」人羣中說

「諸位到上面去的，順便到善堂告一聲，請一口棺材來！」人羣中又有人說。

「昨天聽說——棺材已經停領……」

人聲噪雜中，狄保田也便跳過一幅幅的担子，向人羣中擠來，眼睛從幾顆人頭的縫裏看進去，看見茶棚中心在

臥着一個赤着上身的漢子。那漢子的胸膛上紅一塊紫一塊，而且有許多土；漢子的眼睛擠閉着，嘴角上掛着一團團地白沫；漢子的臉淡黃色似蠟紙一般，還有點浮腫。鼻孔裏有一根綠樹枝兒。

「看樣子是從集上回來的——」

「除了汗衫子外，沒什麼東西——腰裏有百十個銅板

！」

「也許家裏有大人孩子等吃飯呢！」

「天還了得，上午就熱死人啊……」

圍繞的人，七嘴八舌吵起來，大大激動了狄保田的感情，他想到自己一天在太陽底下跑到東跑到西，說不定有一天，便一頭跌倒在地，以後永遠不會起來，也有這麼一圈子人圍繞起來，七嘴八舌地來對着自己的身體咨嘆。

這樣，他便想起那蓬頭女人哀哀哭，滿身痲子的小娃會爛掉，說不定債主們要逼債拆了房，分了那二畝地，善堂起來一口棺材把自己埋在地邊，狄保田，奔忙半世就算完了。

他搖了搖頭，感到人活得真沒意思。看了看，這茶棚的茶水已經賣乾了，便又搖了搖頭，懶揚揚地，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燃燒着的太陽跟隨着他前進。

5

方才走進張家集不遠，便見每家門口插着乾柳枝，每家門口掛着黃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地寫着字，「天降大雨」，「雷聲轟轟」。

石板砌的路街彷彿燙得腳有點痛，狄保田已經沒有力氣再走了，他揮着扇子，臂上的汗珠和熱風一齊撲到臉上來。低頭看看鞋，上面已經蒙了一重黃布似的浮土。

雖然他仍然得徐徐地走。前面是店舖，門口懸着布棚來遮陰，稍微陰涼一些，人便有了精神，他又看到每隔一戶便有一張供桌，上面陳列着插着柳枝的瓶子，有的用面盆，盆裏面浸着一塊磚頭。店舖門口懸着更大張的黃紙寫着字，也是什麼「天降大雨」一類的，可注意的是禁屠，街面上連賣雞蛋的都沒有了。

豬肉舖雖然開着門，但裏面沒有一個人，用一條黃紙黏在高大的切肉墩子上，是「本舖求雨，斷屠七日。」豬肉舖的掌櫃在天棚底下吹風，不停地用蒲扇搧他那大肚子。

人，在舖店裏的都是赤着背。人，在街上走的僅把衫

子搭在肩頭上，女人們上身雖然穿褂子，可是把褲子捲到大腿根以上，每個人都是喘噓噓地。

「熱呀——熱呀——」

「再不下雨不得了呀！」

從布棚縫裏望望天，仍是一碧到地，萬里無雲，赤日當空，像火一般的燃燒着。

狄保田看到前面大院牆，兩端有兩個打更的高樓子，便不由要精神一振，七里多的路程是趕到了，祝四老爺的大門就在前面，他的脚不由得就有勁。

望望日影，還不太正，「四老爺大概沒去街吧！」

他走着，看今天街面上的慘淡比前兩天更深刻了，除了柳條子之外，全街很少看到綠顏色。賣蔬菜的人是少起來，幾家門口有茄子，有豆角，都是為價格太高沒賣掉；滿街是充斥着腐敗的鹹菜臭，醃紅蘿菔，白蘿菔乾是一盆一盆地，有些紅頭蒼蠅上面飛舞，賣的人低頭打磕睡也不理。

走到將近祝四老爺的大門前，看到一隻雄壯的狗正向着幾個鄉下人咬。那幾個鄉下人穿着乾淨的粗藍布衣裳，透過汗像洗了一水似的。他們解開懷，但沒有脫下。

看樣子！幾個鄉下人却並非怕狗，似乎在等候。有的

人却在牆陰涼裏掏出小旱煙來吸着煙，有的人在低着頭昏昏欲睡；有的人在昂頭看天空中從西北角上來的一片小白雲，像隻船在大海裏飄蕩似的。

「狄先生！有人喊一聲。」

「啊——啊——」

他迎頭走上去，狗又向着他咬起來，伸着長而尖的舌頭，一身鐵針似的硬毛，滿眼的兇惡，作出欲撲的神氣，他用小扇揮一揮，狗雖然倒退兩步，但叫得更凶了。

「狄先生，沒管牠，從我們來牠就咬——」

狄保田向着那個說話的赤紅臉問道：

「孫老五，你們來幹什麼！」

孫老五站起來，表示敬意的說：

「來看四老爺！」

「四老爺看見了嗎？」

「大門還沒開——」孫老五指一指那緊閉的黑漆大門。

「我們來到很早，」他又接着說下去！「看見門沒開也不敢叫，等到這時候了——我們帶着星星來的！」

狄保田看着他們一個個有點抱怨似的臉，心却放平了，知道祝四老爺今天沒出去，自己可以向他說上話。

「來有什麼事啊！」

「開園子」，「開園子」，「開園子」！幾個人一齊說。

「天不是旱嗎，」孫老五道，「我們沒水灌田啊，我們就得開河園子呀，開河園子得經官，我們求四老爺向區長說，我們說，四老爺能眼看着自己的地旱死嗎？……」

狄保田心中一動，想四老爺田裏也有自己名下的兩畝，爲自己的兩畝也應當幫忙啊，他便滿熱心地對這羣佃戶們說：

「是啊——啊——四老爺一定能辦到！」

「能辦到就好」，「能辦到就好」，「能辦到就好啊！」

幾個人又一齊說，紫紅臉膛上都欣欣有喜色。

「我進去看看」。狄保田便上前拍門。

狗已經不咬了，正在門前蹲着。見人來，便就一跳起來又咬。

拍一拍門，有個小姑娘開了門，小姑娘彷彿有點認得

狄保田似的說，「公公起來了，進去吧！」

狄保田回頭看一眼，進去了。

狗不咬了，垂下尾巴，也進去了。

6

「四老爺！」

狄保田進院子裏，恭恭敬敬地叫一聲。四老爺正在院

子裏的一片竹林的陰影下，坐着一張太師椅，面前一張八仙桌，桌上有兩個碟子，一碟鹹鴨蛋，一碟豆腐乾，四老爺手拿筷子正在攪一碗炒米，眼睛注視着桌角上的一些字塊，有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子，聲音裏有點哭韻地，正在念字。

「四老爺！」

四老爺沒應聲，只把灰白頭髮的光頭點一點。樹枝頭的蟬這時候却叫起來了。

「天，地，日，月，雞，虎……」小孩子念。

「不是虎！」四老爺的聲音很洪亮。

牆上跳過一隻貓，狗咬起來，小姑娘怕牠咬，輕輕地

喚「阿虎！」

「狗……」小孩子忙改口。

「刀，尺，手，牛，大……」

「不是大……想一想！」

「又？……」

「不是又……他是誰？」

狄保田，感到很銳利的眼睛射了他一下。

「他——是——人！」

「是人——念下去！」

狄保田自己滿意地笑了。忽的記起自己帽子仍在頭上，便忙取下來，覺得微風在院中徐吹，吹得頭皮有點輕鬆。向前看，一列寬大的北上房，陰影密遮，竹簾裏顯得無限深幽，他從心底，有點羨慕思想：「像四老爺這樣活一輩子也不白披一層人皮！」

正在遐想間，小孩子認字結束了，四老爺從桌底扯出個小凳來，說道「狄保田，這裏坐！」

「四老爺好福氣，」狄保田就坐後說，「孫少爺這麼聰明。」

「哈……哈……我閒着沒有事，教教他，」四老爺順着蒼白鬚子笑，手又攪了攪炒米碗，「你那邊乞雨了嗎？」

「啊——乞——乞了，前天乞的！」

四老爺伸着尖尖的白手將碟子送了鴨蛋碟子邊，忽的停頓了，立刻便敲了一下碟子，眼珠子轉一下。

「你看，」他對狄保田說，「這羣女人們多麼不懂事，禁屠的日子還拿鴨蛋來，有人說蛋不暈，這話也對，可是我不吃……」

「是——是——」他對於禁屠日子吃鴨蛋並沒有什麼感觸，只是看着四老爺吃炒米，心裏感到「福氣。」

「這雨——」四老爺吃了一半；又順着鬚子說，「不下

雨是不行了，你記得五月十九下過雨，這以後六月十九，七月十九，今天二十一了，兩個多月沒有落一點雨，唉，老天不知爲什麼和老百姓這麼過不去……」

說罷，便又吃半碗，四老爺的額上已經有了汗珠。「你現在過得還好？」

「託四老爺的福，」狄保田說來很誠懇，「自從四老爺收了我的小舖，替我還了債，又賞給我二畝地，我也就盼新糧食了，替地方做事是苦差事，四老爺是知道的——」

「我知道的，」四老爺拭了拭汗說，「你好好幹，我以後告訴區長提拔你，也許給你補一名區丁……」

「是——是——謝謝四老爺賞飯！」狄保田也用袖子拭了拭汗，便想到大門外的那一羣，於是說：

「回四老爺，現在門口有四老爺的佃戶久候着，說請四老爺告一聲區長，說開園子灌田……可要叫他們進來？」

「進來？——不必，這事一說就能辦，」四老爺想一想說，「他們進來這院子就不涼快了！」

「是——是——」

「我想，這樣——我正要去一趟，去觀音殿上上香

，有話在門口說罷——小菊，把我衫子，襪子拿來！」

小姑娘一會兒送來綢衫子，布襪子，並一雙皂鞋。「媽叫你穿這雙鞋！」小姑娘睜着大眼睛說。「媽叫你早回！」

「告你媽，我中飯不回來吃！」

狄保田肚子裏發響，是有點餓了，但到了這裏連一口茶都沒有喝，雖然，他仍然忍耐着，他要找一個機會替劉金福說了話，甚至於喉嚨裏要生烟來，但是他只得忍耐着。

他看着四老爺已穿上長衫子便陪着出去。開開了大門，佃戶便一擁上前把四老爺包圍了。……

7

一路上，許多人見了綢長衫子，都立定脚，必恭必敬地叫一聲「四老爺」，這榮耀使跟在背後的狄保田也有點傲慢。

脚踏着石板路彷彿更熱了，太陽升到正中，將人影已經照不見。街上人也比較少起來，熱鬧好像已經結束，鋪子裏的夥計們都赤膊着預備睡午覺，太陽中好似加了煤，更熱了。

見到祝四老爺踱過去，多多少少地震起一點波浪。

「四老爺又去進香了！」

「大熱天的真盡心——四老爺真爲老百姓……」

「乞雨以後，四老爺爲誠心，都是日中去禱告……」

路方走不到三十步，狄保田便看見綢衫子的背上已經有了陰，顯然是汗水已經透出來。當走到第四十步的時候，觀音殿已經看見，屋脊高高地，像個皇宮似的，太陽照着放光。

「這個廟」，四老爺回頭說「三年前拆過一次，是年青小孩子學外國，我說外國該學東西太多了，他們可就學會這一項——拆廟。前年這般孩子們走了，我又重修的。」

廟門前有一架很大的「節孝坊」，上面已經蓋滿了塵土。看斑剝的油漆，想見當年曾經金碧輝煌過，而且也會受到若干人的誕美和仰慕。坊柱上也貼着黃紙條：「一片至誠。」

轉一個灣，便到山門正面，廟牆是杏黃色，上面有黑色方塊大字是「福國佑民。」字似乎不很新，並沒經過若干風雨。進了廟門，是一條長的甬路，這條路直達正殿。

正殿裏已經有人在叩頭，磬頻頻敲，檀香木氣味幽然地在空間瀰漫着。裏面是一律描金，輝煌而且偉大。正中是菩薩觀音像，的確是丈二金身，手執寶瓶，可驚異的是泥瓶中插着鮮柳枝，兩傍小神也很高大，每位神都帶着一個柳條編的帽籠。

觀音的供桌前有一具五彩大磁瓶，瓶中插滿無數嫩柳條，柳條上都掛着紅布，上面有人名字。四老爺走上前諦視一下，見柳條浸在水中，尙有欣欣向榮的生長活氣，便很高興地指給狄保田看——

「你看張家集信士不少，這都是爲乞雨許下願的人，留下一個名字在這裏——」

齊公不知何時已侍立在旁，這時恭恭敬敬地叫一聲：

「四老爺！」

四老爺點點頭說道：

「今天看樣子還是沒有雨。」

「真是。」齊公是個瘦小老頭，鞠躬回答，「就算說佛爺不保佑下界惡人，難到連自己的廟產都不顧嗎？今年地裏不收成，四老爺又得慈悲了！」

「唉，」四老爺嘆息，「盼望佛爺慈悲大家吧！」

四老爺順手掀下小神頭上一個柳帽來，按一按，却已

乾了，雖還是綠着，便回頭叫齊公來換。誰知齊公已經離開，過了一會，齊公捧着一盆水和一壺茶走進來。他進來是帶着一團熱氣。

面盆裏的水是黃的，手巾是黑的。

「是塘裏水嗎？」

「是——塘剩了底子。乾到九成了！」

雖然骯髒，四老爺還是淨了淨面，忽的問道——

「妙淨和尚是不在嗎？」

「唉，」齊公嘆息道，「不瞞四老爺，和尚包了兩個女人，昨天撞在一起，醋罈子翻了，兩個人在廟門口罵了半夜，和尚不敢出來，今天早上太陽沒出便走了，連佛爺前面都沒顧得及上香……」

狄保田看見四老爺僅僅把頭搖了搖，沒有說什麼，心中大爲奇怪。他覺得像四老爺這樣嚴正的人，居然能這麼寬容，真是個不解之謎，方才似乎還說這廟是他修的，他修的就趕不去一個和尚嗎？他一壁奇怪一壁看着四老爺上香，叩頭！

「狄保田，你也替大樹狄村進一炷香！」

於是狄保田上了一炷香，叩了頭，又向各位小神叩了頭。

「狄保田，你可以跟我到茶館吃杯茶再走。」

「是——四老爺！」

在齋公處借了一把大蒲扇，狄保田舉着走替四老爺遮蔽火一般的烈日。

進了××茶館的後門，四老爺便停着步，問一個小孩道：

「陳區長來了沒有？」

「陳區長清晨早到洪區看圍子，快來了！」老板趕快從裏邊走出來說，「四老爺您一憩！」

四老爺順順鬚子想了想，便走進去，轉了一個小院子，到了一所有大涼棚的瓦房裏，狄保田跟隨着進去，便感到一種稀有涼爽，涼棚簾子很厚，一星兒日光都透射不出來，他便深深地吐兩口長氣。

同時，他聞到微微有鴉片烟香，這烟香到鼻裏，引得鼻涕流出，同時又打起哈欠來，他的哈欠傳染了四老爺，四老爺也連接着打起哈欠來。

四老爺從口袋掏出一個包，裏面有些藥丸，不講話，抓了幾個放嘴裏，又抓了兩包給狄保田，他接過來，不問不問，立刻也放到嘴裏。這時老板把茶壺端進來，他們便都喝了口茶向下送一送。熱茶把喉嚨燙了一下。

「今天更熱——四老爺進香回來吧！」老板送過一個笑臉。

四老爺無精打彩地點點頭，脫了濕一大片的長衫子，室內有竹子編的長椅子，他靠着背腹目養神。狄保田認定機會，雖然也是全身力氣，可是強支持着用扇子向四老爺徐徐煽風。

過了一刻。

「歇歇吧——狄保田！」

「不累——四老爺」

「我——我——有點事求四老爺……」

「說罷！」四老爺仍然閉着眼睛。

「有個人要求四老爺糶點米給他，說肯出價錢……」

「這個人是誰？」

「叫——劉金福——」

「劉金福，我知道他是個米販子，好，他出多少錢？」

狄保田沉思了一刻才回答「十塊。」

「十塊？我買他的。你告他縣裏賣到十二塊！」

狄保田半天沒說話。

「我告你說，」四老爺把眼睛睜開，精神來了，「劉金福這鬼販子，運私錢運私鹽，包軍火什麼都幹，他在縣

裏有案，……這次米是漲得快，可是他還以為我不曉得行情？哈哈，你告訴他，我四爺的米非等到十五塊出頭才賣！……」

「是——是——」

狄保田覺得志願已經達不到，把一團希望都拋在冷水裏。於是便有心想回去，可是這樣的天，而且又沒有吃午飯，走到半路上，一定要像來時看見的那人似的，一頭跌倒便不復醒了。

「今年你們鄉下人又不好過，年成好，米就太便宜。年成不好。米又貴起來，沒有幾家有存米的，你們是年成壞難過，年成好也難過！呵盼望菩薩保佑你們沒病沒災的，好年頭一定在後頭。狄保田，你說是不是？」

「是——是——」

沉默了一會，忽然，老板掀開門簾說！

「四老爺——區長回來了。」

話未了，一個四四方方的胖子，捧着烟袋走進來。四老爺便對狄保田道，「你餓，出去吃點東西，寫我的賬。」

「是——是——」

他出去，聽到屋內哈哈笑。

狄保田微微懷着一點歡欣走出涼棚包蔽的大院子，太陽又好似火一般的炙着他的頭皮，他不由得便把眉頭皺起來。走到外院裏，雖然也有涼棚，但是鬧洋洋，熱氣蒸騰，人是滿滿地擁擠在所有的座位上，沒有一點冷風透進來。

茶館的座客都是很隨便，除了中間一塊布，多是赤着上身和下身，呼吸臭，烟臭，汗臭，混雜着腳板臭。人都高談闊論，甚而爭噪着，茶是大口地灌下去，但汗是汨汨地不停地流。

要了一大碗炒飯，他便坐在那裏等候着。

過一刻，他方吸盡一支煙，飯來了，伴着大汗，他便狼吞虎嚥地吃起來，恰巧吃到一半，店老板蹶出來，笑嘻嘻地講：

「區長請你進去有話說……」

狄保田無奈何地站起來，方才到口的飯，立刻便捨棄了，心裏有點不甘，但是直轄上司的命令却又不能不遵從，便急急忙忙地再吃兩口，吃了口茶沖沖喉嚨便走。老板以為他是四老爺的親信人便讓他自己進去。

他進去，穿過一個小院子，火一般燃燒着的太陽照得他有點眩昏，感到眼睛裏噴金星，頭腦發火。汗水都一齊從毛孔擁出來。走到有厚涼棚的大院子，便像到了清涼世界似的眼前一亮，他立定足，深深地喘一口氣。徐步向前，突聞到更濃厚的鴉片烟香，同時又聽聽竊竊私語。

理智使他停了脚步，他恐怕冒然的撞進去，要引起什麼不歡。便腳蹣了一下，結果倒退兩步，且到牆根侍立着預備他們私議告一段落，自己再進去。

屋裏面說話，而且間雜着笑。

「這甘塊，」是四老爺的聲音，「王寶和把你作謝儀……」

「哈哈，」是一個啞沙嗓子答，「彼此彼此！」

「不瞞你說，他也另送我一份……」

「啊——這姓王的還有良心……」

「可是，」啞沙嗓子繼續說，「你經手賬目要清一清，像什麼修路費，積穀捐，老百姓餓急了會要查舊賬，咱們不能一問三不知！」

「那沒錯，」對方一口決定，「明天我派人送清單給你……」

「你老哥可別多心，可不是要查你……。」

「哈哈，那裏，那裏……。」

「我有點事情要託你，」是四老爺聲音，「我看糧食一定會貴起來，作點糧食生意要有大利，你要高興，我們可以合辦，我想，我想借你區丁用一用，——催一催欠糧！……。」

「糧還有多少？」

「總有五百多石……。」

「那好……。」

這以後，便聽到嗞嗞地吸煙聲，不再說話了，狄保田這個時候心裏百感交集，他感到在這種人手下做事，一定會發大財，同時也要挨大罵。人們都說「人無橫財不富」，關人們恐怕都是這麼作惡來的。他自己，過去本來是一個生意人，只在小心裏面使一點小鬼詐，若說大害人是不能的；當了村長以後，雖然說慢慢地染上不少壞習慣，可是說起來自己總要慚愧。他是每天努力學壞，而總學不好。

聽到四老爺要收欠租；心想莫非他要派這差事給我幹。上午他還說要補一名區丁給自己，也許就是爲了這個原故；可是他又想到旱天火球似的光下，農民的紅頭枯臉，瞪着滿是血絲的眼睛，不禁又打一個寒噤。

雖然他是不能不到房裏去的，便加重了脚步，踱到門

外叫一聲，「區長——四老爺！」

「進來！」他進去，見竹床上躺着兩個人，兩桿大烟槍

。『有個差事請你走趟，祝四爺的親戚——五里墩的陳大爺，陳大爺有個七星湖，養魚的，現在天旱了，水少下去，附近的鄉下人在湖裏撒了毒，魚死了一乾二淨，你，你帶兩個區丁去拿我的片子，請陳大爺指名，你們就把人牽到區裏來……』

等區長說完了，四老爺才插嘴：

「這一半公事，一半是私事，——我要辛苦你！」

狄保田本來有心要回去，但是這差事又不敢不遵從，沒辦法，誰叫自己是窮人呢，便連聲答道：

「是——是——是。」

四四方方的胖區長於是給了一張片子。

10

又走到太陽下，狄保田頻頻地嘆氣，太陽彷彿更熱了

。他身旁是一位不繫皮帶，不打裹腿，歪歪地背着一隻七槍的老區丁，面黃肌瘦，眉毛蓋上眼皮，上眼皮又蓋着

下眼皮，總之看不見他的眼睛。他是拖着步走，一聲都不響。

「爲了說事情，這熱天，一走二十里，事情也沒成，他媽的……」

老區丁仍然不響，好像在夢遊。

「更天媽晦氣，飯吃了半碗……」

前面是一個三叉口，老區丁照直走去，狄保田從背後一把拖住他說，「閉着個眼睛走，走到地獄，瞎走！」

「公家差事就這樣，」老區丁翻了翻眼皮說，「丁家小舖吃杯茶！」

狄保田鬆了手，有點慚愧似的覺得自己到底資格淺，不論什麼事，做起來好像替自己作似的，俗語說「公家活慢慢磨」，就算替公家跑斷了腿，也沒有人賞你一碗飯的。

三脚兩步就到了丁家小舖，舖裏人不多，老板一見那區丁，便喊「乾蔣，又沒睡醒啊！這裏有烟捲，來一根！」誰知乾蔣精神却上來。

「真是想不到，」他說；「昨天撲着和尚的姘頭睡一夜！」

「是想不到，乾蔣也走桃花運，哈哈……」

乾蔣取過一枝烟捲，吸了兩口，吐出了幾個非常漂亮

的烟圈。喝了兩碗涼茶，將槍放在桌上，便更加精神起來。

「妍頭要找區長告和尚——」

「哪個和尚——」蹲在小舖門口的一個癩痢頭問。

「我在張家集，當然是觀音殿的和尚……」

狄保田方拭畢汗，聽到觀音殿的和尚不覺精神一振。

「那妍頭說，」乾蔣繼續說下去，「和尚是祝四老爺的

乾兒子，不好辦，我說又不是親兒子，趕出這個乾兒子，

換一個就是，如果他肯要我乾蔣，我就去當。……」

「不要媽，乾蔣比四老爺的年紀還大！」有人笑着罵。

「那妍頭說，和尚偷着四老爺的兒媳婦……」

「啊——啊——有這事！」狄保田大大驚異。

「那四老爺該更有氣了……」

「四老爺不但沒氣，洩了氣，」乾蔣有點賣關子似的

不說下去，把烟捲多吸兩口，又吃了一杯茶。他用小眼睛

把丁家小舖掃射一下，看人們已經圍攏到他坐傍來，沒有

一個作聲，太陽從破簾棚外射入許多細線，好像來偷聽，

這時，只有棚外大樹上的蟬鳴不已，人們心裏有點恨蟬。

蟬突然停的。

「我告訴你們，四老爺的兒媳婦告訴和尚，四老爺扒

灰，把自己的兒媳婦收了房，她把證據給了和尚……」

「噢——噢——」啊——啊——「噢——噢——聽的人

都不自覺地做出聲音來。

「四老爺不是那樣人啊——」

「信不信由你，」乾蔣搖着頭，「壞事都是女人家，

要不是爲了醋罈子，誰來找我乾蔣睡……」

「那——那——四老爺的兒子呢……」狄保田忽然想起

去到四老爺家去數十次，從來沒有聽說過四老爺的兒子。

「兒子是不要家了，聽說成了什麼黨，」丁家小舖的

老板這時插嘴來低低家，「說是專來殺閻人……」

「我也是聽這麼說，」乾蔣點點頭。

由於這些話引起了無限的探討和嘆喟。人們的心裏不

是懷恨，憤怒，這陰毒的老人。而是替老人想，他這麼大

的產業一旦四老爺閉了眼，孫子還小，不知道要起多少糾

紛。

「老狄，睡一忽，過了晌午再走。」

說完話，乾蔣屈着像隻蝦，躺在茶館的板橙上，一閉

目，睡着了，狄保田也依樣地睡去。

太陽將要落山了，滿天的紅雲彩擁擠着。

狄保田和那老區丁已經走到五里墩。這裏的地勢更高，是山地，稻子已經枯到半腰，陽光照得頓成一片金黃。農民們站立在地埂上嘆氣，「連一成指望也沒有了！」

有許多人掛着傷痕在路邊徘徊，是爲了爭水械鬥打傷的。這時候勝利的已經不喜歡，失敗的也不再悲哀。大家都是同樣的白費了力氣，眼看着碧綠豐滿的孕着穗的稻桿子，一天比一天的乾，一天比一天的黃，一天比一天地下垂了，人們都是刮心一般地痛。

每天，早上看看天，晚上看看天，有下雨的樣子嗎？有一點兒便充滿了希望，可是結果希望又變成失望。

「旱天的雨是不容易下喲！」

看到狄保田和老區丁踱過去都驚訝而含着怒氣的問：

「他們是又來幹什麼啦？」

「又有什麼差事嗎？……」

「這樣壞年頭，還在老百姓身上想錢嗎？……」

農民們一般的紫色瘦臉，頭髮留長了，眼睛大起來，全身的骨頭隆起，喉嚨因爲缺水一齊有點啞，他們昂頭望望滿天滾着熊熊的火，俯首看看燒焦了的血汗，憤怒沿着心瓣爬起來，一點一點地增長。

狄保田看了這情形，心中便有點怯，汗於是出得更多，但是他已經忘掉熱。

「再旱下去怕要出事情了，」他說。

「人不能和老天爭啊！」那老區丁乾蔣索與脫了上身，赤着脊背搨着槍，滿臉的灰色像小鬼。

「你想——七星湖這次會不會出事情？……」他摸了摸頭上的疤。

「出就出吧，」蔣蔣毫不在意地說，「他們不能吃了我們？……」

轉到一盤高地，在地頭的向陽地，他們無意中看見到處在傳說着的「隴龍王。」龍王高坐土堆頂，泥胎上的彩飾已經脫落了不少，但面部仍是十分猙獰，小孩子不再怕他，都在他身邊拉屎撒尿，有人把龍王的長白鬚子，截去一半。

赤紅雲彩下，小孩子們依然高興地唱：

「火燒雲，火燒雲，明天太陽熱死人！」

滿天的火，滿地的人心裏也充滿了火，從天上到地下，火勢熊熊已經燒成一片，狄保田的心裏微微感到這種預兆，這大火燃燒起來，輝煌地映着血光。走着前面路又斜下去。

「看——看——」乾蔣指着前面一個池塘，比吳家大塘略寬大一點，他說，「這是七星湖……」

狄保田心裏說：原來這是麼一個小事情，可是爲什麼要大作他不懂得。

「老狄，等我穿上褂子進村去……」

他們向前走，看湖心裏還剩有一碗水，水中映着天上影子，成了紫紅的凝血，狄保田滿身不自在地打了哈欠，手不自覺地又摸了頭上的疤。

生活書店發行之四大刊物

雜誌名稱	刊期	每冊售價	定費連郵費 (國外加倍)	特價預定
文學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三角	全年三元五角 半年一元八角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
世界知識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全年二十四冊	二角一分	全年二元六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太白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 全年二十四冊	一角	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譯文	每月十六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特價十月底截止

天津特約經售處

天津書局(兼帶定)

奈河橋

蘆焚

一

讀過顧炎武山東考古錄的人，該記得「……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南，流入於泮，曰涂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曰涂河橋……」。我知道這橋，遠在知道有鄭氏之先。還是兒年的事，從祖母嘴裏得知涂河，刀山，成人要修好事，否則，死鬼是不得過的。在城皇廟裏也還看見過。如果你捨得破費幾個銅板，將會得到一幅湧着惡浪的畫；不消說，善人信士有仙童提着檀香爐迎過去了，孽鬼被鋼叉送進黑浪，這都是可怕的，而且充滿着善惡報應的意味。不足徵信。所要說的，是確確實實的存在，另外給了你很多的教益。我之知道牠，又在翻閱考古錄之前。

橋並不可怕，只是用花崗岩條疊製起來，以備夏月泰

山的洪瀑下來，由此經過，不致斷絕交通。亦沒有夜叉手持鋼叉把孽鬼送進河裏，而且水也只賸下一線，在河心的蛋石叢中蛇行，旺月的威勢已消失無存，只落得湍激的洪溜，在橋下鑿的那個潭，泛黑色的水供魚族和水藻繁殖。灘上有撒網的遺迹，想當是不久之前還有人罟魚。近日是不成了，時令已屆十月，魚類躲進深處了，恬靜的水面，乃被三五片落葉逗弄着。由這邊漾到潭的那面。

橋，乃是便利往返的橋。

圍欄已不知何年何月塌燬了半壁，留下的一塊尙殘存在秋風裏，足供惡丐避風取暖，勉強的話，這許就可以職代拘命夜叉；可是並不兇莽可懼，只是一個斷了腿的殘疾者。惡花子得來這冷清地方行乞，證明城裏的人已經太多，滿街溢巷充斥着拆腿缺臂的生物，終於不得不移植出來的事實。最近的膠東戰役，這熔爐定能包製更鮮艷的貨色

。橋頭的惡丐縱不會陰吏似的拒絕通過，孤獨總不至於的。這只是後來的想法，當時是即另意識到也沒有的。甚而至於自己也想當一名大兵，徵倖能得不死，自屬上天賜福；即令死了，實也受惠不淺。怕的是也活生生的被鋸掉一隻腿，或胳膊。可惜那時只有置身橋頭的資格。

從這裏可以望見像一個石龜的蒿里山，山上的「烈士塚，紀念亭等馬鴻逵將軍留下的歷史盛迹。鐵路像條蛇，打南蜿蜒而來，一直匍伏着，在龜的後尾樹立了車站，就有亂糟糟的苦力在下邊蠕動，流汗，吭啣吭啣的吶喚。視線騎過泰安城，就是五岳之聖的泰山疊嵐。山是重禿的，沒有甚麼好賞玩，不過據說裏面別有洞天，有歷代的古迹，也有活的僧道和妮姑。

落在客棧的頭晚，小二就問：

「先生，明兒逛泰山哪！」

又進來了兩個人，是轎夫——

「坐轎嗎，先生？到地頭不可不遊山。別的不說，光獨木宮的小姑子，去他一趟，算不得白費。」

自然這我又開了眼界，平常只知女妮應列入不視塵教的一類，現在却進一層曉得還可以拉買賣。

小二的臉盤和普通茶房一樣，不會惹人快快的。但我把他拒絕了。

一個禮拜後；小二不再慫恿我逛泰山，反而將行裏拍去。無奈倒自己想入泰山了。

泰山有好多寺院，束髮或剃度都可以，要的只是有吃有喝，有憩足的地方，但不知為甚麼沒去成。這原因，大致總不外讀了幾句書的毒害。我會看過冰滸，記得魯智深出家五台，是要很硬的荐頭的，而我不止荐頭不硬，即一個相識者也沒有在這裏。自然我也不是魯達。

終於只有流落在橋上了。

二

惶惶的逃出一個城市，行裏簡單到只允許一褥一被。在車站上，數着徵倖得來的十五塊錢，問題就來了：

——那兒去呢！

這不能不費一點盤算。

路是有兩條好走——我有一個家和其他隨便的地方。為着只有一個人，不致引起無味的爭端，而且既屬

逃難，也不是可以隨意猶疑的時候。還是從學校出來以後，曾家居過半載，對於那個前代的熔爐，早感到可怕。一

個青年人，一再交給家庭爐造，要算再可悲可恥不過了，實在，除非走到一個絕境，怎樣也不願回去的。於是就簡單的決定，投一個在軍隊裏作事的朋友。在全部財產中，拿出十二元送到售票口去，找回七張中央銀行的角票，另二十個銅板，喘了一口氣，把票塞在內衣兜裏，一個人提起包裹。那時我彷彿還想到，單身人出門，少帶行裝要便宜多了。車子因為是普通快，人很擁擠。

「啊，真不得了！」

雖然疲倦的這樣嚷了，仍然會抱歉的加上一句：

「在家依親鄰，出外靠同行。」

這就不愁沒位置坐。特別快車照習慣法，是先入關者王，一個人可以佔兩條坐椅；這兒却是三個夥一個座位，而且用不到爭辯。

人坐上車之後，很易於困頓，易於打呵欠。總算徵天之福，爬上車子了，以下是千多里的「空曠」。想覓得一個讀書人閒談，藉以減旅途的寞寂，這是其一；其二可以探詢一下到泰安的徑由，然後再到山裏去，找那個軍隊裏的朋友，所餘的三元七毛錢不敢撞賭。可是很意外，一個學生也沒有；不過也好，倘使這車子裏坐滿了斯文人，我只好在外面一直躺到泰安了。

這時有幾個人爭吵着甚麼，也許是談着甚麼，粗人比不得紳士的，爲着三個銅板也會毫無顧忌的鬧事，說話尤如鬪嘴。我沒有注意，一個人坐着了。

「呢，抽烟嗎，大哥？」

一個莊稼老漢把菸管送過來。他正坐在對面，笑容可掬的說。我不會吸烟的意思告訴他，他却哈哈的笑了一陣子，點着灰白的頭道：

「很好，很好，噲，烟不是好東西，可是出門人吸兩口不爲多啊。」

他又看過鄰座的小商販，低下頭去，逕自呼哧呼哧的吃着了。

「到那兒去，客！」

那個商販子直起腰來，打了個呵欠，用手揉着紅紅的眼。

「泰安。你呢？」

「徐州府。貴幹哪？」

他看了老漢一眼，隨即又伸了個懶腰。

那個鄉巴佬抹了抹鬍子，說也是到山東去，尋足有五年沒見過面了吃根子的兒子。他很有一份精神，那是讀書的青年人難以想象的。他睜着眼睛，自然一顆心在兒子的

身上盤算着了。他希望着吃糧子的這次沒有上火線，而且絲毫沒有改變樣子，依然是屬於自己的，那茁壯的小夥子不會留下一個疤給他。

問題很容易岔開，一下子就落到打仗上了。談到打仗，中國人是比任何一個民族都知道的多。他們受盡了戰爭的糟踐，大砲飛機已炸平了茅舍，刮去了牲畜，也吃完了家禽，而且無故的死傷了家口，這在那些善行的心裏，如果不經過一個大的變動，是不輕易就忘掉。加之，每個會說故事的莊稼人的嘴，將把不堪言道的事全盤說出。

車雖然休息較行走的時候多，可也並不如往常的焦灼，走停都一任他，總算逃出虎口了。心底裏一感到輕鬆，困憊就異常興奮的仰起頭來。可是想睡着還人力以上的事。這裏不是莎龍，毫無忌諱的雜談，孩童的哭啼，便所像廣播無線電台似的放送着濃重的惡臭，人來往的出進，門就不息的叫嚷着——攪在一陶。這裏的客人彷彿習慣了的，並不以為。能睡得着的自然有，除非他是「老江湖」。

突然前節車吵嚷起來了。

「甚麼？」

「打架。玻璃都砸啦！」

一個漢子慌張的說。於是就有幾個人擁過去。

回來的人報告，說是有十個來往的瞎子，因為不買票

，和憲兵鬧起來了。

事實是這樣的——

「票！敢要嗎？爲着國家，沒瞧見嗎，眼都弄掉啦。爲着國家！」

一個瞎兵指手畫腳的說，憲兵要檢護照，可是——

「這就是護照！」另一個指着眼睛說，「大家都是吃這一份的，你有甚麼功勞，這就是護照，拿出罷！」

他們都一樣瞎了眼，這是一二八戰役，日本的毒瓦斯的饋贈。口音屬山左，現在要歸田了。憲兵無可如何，只得吩咐押車兵把他們看管起來。

「看起來嗎？臊他那鬼子，跑不了啊！」

其中的一個笑着，吸上一枝烟。

「會他八代，翻過來都是二尺半……」

那個押車的兵啐了一口，吱咕着。

客人已經坐下來，在忿懣的談着了。別車上的人都回去。

車票員又在更前一輛車上呼喚着：

「票！票！沒有……」

大兵將掛在肘彎的槍騎上肩，向車尾看了一眼，尋了火，燃上一枝香烟屁股，一壁咳嗽着說：

「別下，哥兒們，不要下，瞧他吸得了那個熊！不順

勁兒揀他舅子的！」

「看罷！」一個漢子嘆着，「這都只爲國家，瞎了眼，不如一顆黑豆哪！可是看起來了咧！哼哼！」

他啐了口吐沫，用脚踹了。

和我面對面坐的老頭子眯着眼睛，向着那張脹紅的臉

：「良心，良心三百年頭裏都餓狗啦！扔到茅子裏生蛆啦……」

我看見他眼裏耀耀着光，身體尤之寒冷的抖着，鬚鬚顫索的翹着。

然而已不如先前那樣激動，人聚在一處，突頭探腦的談論着，又扯到千里外別的事了。他們怎麼樣了呢，那羣瞎了眼的受難者？有次偷看了一眼，他們是沈默着，不，有的還在開玩笑。但從他們之間，看到了生命最顯著的活動。在這發酸的木匣子裏，一天兩夜之後，泰安的車站下看見他們排成一隊，數着人數哩。從此我更知道，真正的同情，是在破碎的地方以及三等慢車裏！

三

生在我們這一代的人，厄運不叫厄運，已形成了固體的實有的東西了。不論到哪裏，它一如空山的餓虎，老早就在狹路踞候。逃亦無可逃的。

到泰安第一個釘子，那個朋友開赴膠東打仗去了。留下的是無時日的等候，還有除了零用贖下的三元花邊。

「怎麼辦？怎麼辦！」

想了。而且不止一次。但說甚麼都是枉然，他往既誓所不許，住下是暫時的法子。於是專爲敲竹槓而設的小客棧多了一個客人，房金照例每位三毛！下去是應付保安隊和警察，無聊的逛街和花廟。廟早改充通俗雜貨場，只消一次就會廢足，即令有唐槐漢柏，街是狹得只能並勝通行四個人，石條鋪的；有鄉下人推着柴或紅袴子綠襖的娘兒們的車子吱吱着。所謂聖人之邦，到底也還是可能餓斃人的世界。人亦不如想象的那般文雅，腰常藏着匕首，同樣是些灰敗無變化的臉。泰岳貪婪的耽視着這石城，也注目着衆生。

過往的客商，總要逛泰山，看十幾家並不講究的客舍，時常有轎戶出入就可知道。客官能居留到五天以上的，似乎並不甚多。自己雖然是「客」，却只能量街路的花崗岩石板，間或彷彿渺不可及的仰望着童禿的山，早晚看着

舊的旅客去，新的再落腳進來，恐怕我要算破格住在五天以上的唯一的客人了，在這種情況中，是很難受用的。終於改變了出行的規矩，早到全客舍的人都未起床出店，下午回來。不願聽到無味的爭價，心厭的騷擾。

——怎麼辦？哎，怎麼辦！

問題是越來越累贅了。

保安隊的一個斜皮終於屈駕訪問我了：

「先生，現在這個局勢你自然也知道，可並不是咱和你過不去……」

態度還算得客氣。

「聽說某軍可不是就要下來？」

「哪裏！嘻，話靠不住。」

臉這東西很容易變，像把戲場裏的非洲雞的腦一樣。

轉眼態度就是變，如同仇家了。

人是多少難免有幾分蠢相的。譬如初來的時候，不論辦法之有無，濟南去總可以辦得到。偏想些不近情理的事。那時自然以為再近情理不過。殆一文不鳴了，又以為，若早趕到那裏，也許有了着落。作算碰不到那個人，濟南比不得泰安，是大地方，路遇相識者也是可能；而且，一個人躺在小客棧裏，看着江湖體的「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就會描畫出一打以上的奇遇。如——報館招收職員，衙門徵取錄事，大慈善家的收容所，碰見一個闊起來了的同學，甚至看相之類。

把這些可氣又可笑的想頭都放在濟南，此處終究還是一籌莫展，上班車過去，看看又一班要駛進來了，於是懶懶的掀起，因為已知道小二不可輕侮，只好賊偷偷的溜出去，懷着惴惴的心，實在自己已經肯定過「沒有！」依然一口奔到車站，看可否有意外的相認者過往。這樣做已不下十次了，而次次回來是照老規矩的一個人。

所以能在這石城裏跌得下，不外兩種理由，這裏有很多人生活着，更多的人是更沒有辦法。這世界就是這樣的。這是其一。二，一個人決不會跳下絕崖，一個人也不致輕易餓死。我這樣堅信看。自然理論不單可以應用在個人身上，而且足以及人。人是依靠人方能存在，也只有依靠人才有生活欲望，真正的魯賓孫究竟不會有過。可是事實證明，這堅信是失敗了的。雖然並不會把理論推翻。

第六天的尾上，客舍裏要我清理第二次賬了。

「明天換了再說。」

我慷慨的應承着。小二楞怔的說：

「明天？我們調換得來的，先生。」

先生，調換不來的！小二早明白了，扮了個嘴臉：

「沒有嗎？……東家……」吱咕着走了。

第七天，第一次看店東的胖紅而油膩的臉，我斷定他是一個不好惹的酒鬼。但總算混過了。第八天，又照例接那「心裏的客人」，自然又要保留到下班了。

——怎麼辦！回去嗎？

我痴呆的看着搬運貨包，開始感覺着生活太累人；叫化子是有福的，他們已把行乞當作職業，過慣了。自己雖也經歷過一些艱苦，畢竟還是一個書生。於是就恨關初不當讀那麼兩句書。我們這一代讀書是最危險的……這時我抄小徑，已不知走到甚麼地方了。

「哎！大爺，陸官發財，好心腸，慈悲慈悲……」

這是一座橋。不久之前，他也是一個陸官發財的夢幻者，現在他却是被鋸了腿的殘廢者，只好向過往的行人祈求。對着我，殘廢的漢子，是這橋的主人。他告訴我這就是奈何橋，生時不施捨幾個，死後是過不得的。

「你是剛到這兒罷，先生？」

他奇異的看着我。因為腦子裏正充斥着叢雜的問題，我沒回答他甚麼。望着淺灰色的天空，有綠色的雲無聲的滑過，山嵐漸漸轉了風色。當眼落在橋下的潭裏，我驚覺

的以為他是為人而形成，為人而存在。猶之乎倫敦的「嘆息之橋」，不可解決的問題，只是剎那間的事。

賣柴的漢子做完了交易，携着空扁担回去了。目送着他，惡巧看了看天，之後，我向着鐵路那方走去，再沿着軌道，數着枕木，還往高聳在蒿里山下的車站。

車站的拱橋下，正圍着一羣人，一個孩子的哭聲從圈子裏送出來。

「真是，一個孩子……」

一個漢子喃喃着，看了我一眼。離開那個圈子揚場去了。

「媽的，你吃了星星啦！」

警察打着孩子的耳光，一面用繩子紮他細小的左臂。孩子立着不動，號啕的哭着。

「小兔子，哭？哼，有你得！當心腦瓜罷！」

要腦袋？但是圈子沉默着。

孩子仍然號啕着，着血的涎涎流在胸前。

「要孫子嗎？是漢子有胆子偷！就有胆子別哭。走！」

又是一個耳光。孩子被牽着走了，一點反響也沒有。自然他還是哭着。

圈子相互看了一眼，懶懶的散開了。由那些不相干的

眼裏，射出憎惡和憤怒的光。這是一致的。但是終於悵悵的散開了。在路上走着，覺着孩子並非不是漢子，雖然他沒有依照警察的話——不哭。

我的床上已經沒有了行裏。有是有的，却不是我的，而有另一個新落腳進來的旅客躺着。

「茶房！」我氣忿了。

「啊！您呀，你來，有話說。」

有話說！店東並不露面，只小二很抱歉的說：

「保安隊裏吩咐下來了，先生，得打個舖保。常在外面跑的人，誰不知道江湖七十二行……秦二爺還有賣黃標馬的時節……出門不講客主，都一家人，不過保安隊裏吩咐下來了，真當不起先生，咱這小店！你打個保罷！」

打保！自然是惜端要挾；驅逐令下了，爭執是不會有好處的，當旅客。於是只有一聲不響的，衝着十月的夜風走着。這裏不是我的家，客舍也不是慈善收養所。我不會恨店小二，他的身分還只够一個僱傭；也不尤怨店東，因為他做的是生意。

四

現在，我已經站在橋的這邊了。

立在這橋頭，已經是第三天，懷着叫罵的肚子，望着雁羣的南徙。和我作伴的是鋸了腿的惡丐。他不再向我叫「陞官發財……大慈大悲……」至於他是否以爲我同樣可慈悲，我沒注及這層。

「幹甚的呢，這老客？」

那個賣柴的漢子上市，下市總這麼深湛的看我一眼。

他一定會這樣想的。我們已經很熟稔了。

幹什麼呢？我在這橋上已立三天了。沒有一個銅板，也不曾有一個大慈善家來周濟我。雖然在報紙上天天可以看得到行善的答謝。望着空蕩蕩的白氣由土地裏蒸起，天漸漸變了色，由黃而紅，塗抹了童禿的山，渲染了遠近的松林；然而橋上是空無所有。即由東站送來的槌擊聲，市塵的鬧囂也都空忽忽的，看着驛夫們裝卸貨物，那般踉蹌着，意識上可以看見他們喘氣，一天工作的昏眩。漸漸眼光定在某處，空隙就慢慢的擴大，擴大。

我想着由客舍逐出的那夜，轉過車站下的拱橋，有一呻吟的聲音，我知道委實該休息一下了。於是在猶疑了一刻之後，就摸索着湊近墻垛去，有五個人瑟縮的蜷伏着，這是普普里尤可以昏倒的。我也照樣肉淌下去，就有一個

人挪給我一個地方。這裏的睡法，爲着取暖，擠得意外的緊，幾乎人睡在人身上的。自然我們彼此之間並不會相識。

「又來了一個咧，夥計……光景，真要不得。」

一個居間的人呻嘆着。這是甚麼意思，「要不得」？我是懂的，儘管以前聽都沒聽說過。

憶及了那在拱橋下的圈子，火車上的莊稼佬，這時我省悟了「良心」是什麼。還有，在一趟平漢的貨車上，我曾遇見過一個赤身的孩子，他竟由石家莊一絲不掛的到鄭州。賽甫琳娜底「罪犯」也同樣描畫這類故事，以十二歲年紀漂流了全部西伯利亞……。

「走得啦罷！……咳咳……。」

那跛了腿的惡丐將麻袋片包住腿，喃喃的咒罵着。他今天只賺了八個銅板。

……天已經是深更了，我走了不知多遠的路，却又無意間立在橋上了——奈河橋！風在近邊的松林裏鬧擾着，

北向伏着隱在霧裏深濃的山色。我眺望着獨顯現在天邊的一顆星，張慌的閃爍，心也同樣閃灼着——家鄉，友善者的臉。我想，已屬瞬間的形象，而且永不再見的了。橋下，就是那泛黑色的潭。不消說，和現在一樣，你佇立在橋的這邊，只消一轉身，身內身外……：那正是福地！不過一些事象老不放鬆我。我必須有一個考慮，這是考慮的第三天了……。

「咳咳咳……走得啦罷……咳咳……。」

那個惡丐奇異的看着我，自然他不曉得我正想做什麼。只不過善意勸告着。

夕陽的光輝，把地面和童禿的山渲染作橙色，和諧而且充滿着無限生命。我想，自己也應當經過這最好的一段。我走了。

三種人

王余杞

「誰想到偏偏今年的天氣又格外的熱呢！」陳玉一手抓着袖口擦掉額上不斷湧出的汗珠，微微揚起十分瘦憊的兩眼，意思是想看看天，但天上太陽的威力正壓在他身上，便不禁依然垂下了頭，只心裏還在埋怨着。

天氣的確熱得利害：一切靜着的顯得呆板，一切動着的變成遲滯；樹枝上的綠葉一張張地捲了起來，柏油路溶化得跟橡皮一樣的軟。滿街上走着的人都自然而然的緩慢了步伐，便是汽車，咕咕地叫聲就像在歎氣，失掉了平日的威風。到處只看見扇子翻飛，大概街上的熱氣把所有的扇子都衝動了。

陳玉的眼光落到這裡那里，心裏反而得到種不小的安慰。厨子老楊天天叨着烟鍋說他的臉色不好看，郭媽也理

着圍裙附和着：「年青青的人幹嗎就這樣子，該不是病了，還不請大夫看看，陳爺？」

病，心裏從來沒想到過；能跑路能吃飯那里會有病？可是事情經不得說，一說就疑心。——摸摸下巴，哎呀下巴真尖了好些了！真的，嘴裏老沒味，拉了車回來心裏總要難過好一會，兩腿像有千百斤重，抬一步够吃力的。敢情這就是病！精心，病就可真太多了。

「可不是，該找大夫看看，」這就自己商量。

「錢呢？」心裏立刻冰涼，於是咬緊了牙就——

「郭奶奶，您今兒說我有病，明兒說我有病，我要真有病還能拉了老爺上前門外上衙門，回來又拉太太上東安市場嗎？」雖這麼說着，而手無意地又伸上去摸着下巴尖，不免一驚，沒說出話便都一口氣噓了回去。

「別自個說年青力壯，任什麼苦都吃得下來，唉，」

郭媽正在解開圍裙，大概是想借此歇一歇，或者也許還有一番大道理預備申述。而不料圍裙剛解下還來不及揮揮身上的土時，上房却一迭聲地叫起來了——

「郭奶奶，太太叫！」

便不再言語，默默地把圍裙的帶子拴上，鼓着嘴走進去，剛走到門邊，忍不住地轉頭上向着陳玉：

「大熱天，生病是容易的事，不信，您問楊爺！」

陳玉又伸手摸了摸自己下巴尖，不可掩飾的憂悵漸漸地在臉上散佈開來。直到望不見了她的背影，又把枯澀的眼光落到老楊身上，痴痴地看着他。

老楊盡力地在抽一袋關東烟，呼地一聲之後，兩股青烟像遊龍似地分從兩個鼻管裏湧出來。

「我說，」抬起一隻腿來，把煙鍋在鞋底上敲打着，敲打了烟鍋裏剩餘的烟灰，「人就靠着臉上的氣色，你覺得身上怎麼樣呢？」

「這我可說不上來，就是——」

「橫身却覺得撇扭不是？」

陳玉默然。一隻手依然附在腮邊上。

「那就對了！——這就是病，撇扭，不舒服，一定是病！」說着還不住搖頭，這一手老楊是從他的老爺那里學

來的，心裏懂得這做「文明」。

於是又關切地問：「那您幹嗎不去找找大夫？」

「那兒有富餘的錢呢？」話裏已經帶着哭聲了。

老楊無話可說，而且還像抱歉似地垂下了頭。伸伸兩隻手不知怎麼好，又拿起那支不長的煙鍋，抬起腿，再在鞋底上敲打兩下，雖然明知那烟鍋裏已經沒有一點剩餘的烟灰。

始終不好意思抬起頭來正看陳玉一眼。

一時大家沒話說，屋裏立刻陷入了沈寂。一隻蒼蠅繞着牆上寫着「精氣神」三字處亂飛。——因而並扇起了老楊滿肚子的火。

「窮，窮，窮，咱們是窮一世完事！有錢人一天化的錢够咱們供家養口吃喝一輩子，可是那些錢從沒一個銅子化在咱們身上。說起來把錢比咱們還看得緊！像咱們窮人，多會認真過？總是有錢人家化，誰也不給誰算過賬；有錢人却當咱們都是賊，一子的葱，一子的蒜，算了又算，就像咱們從中趁了三個五個似的。關人心眼多，真是！」

火在肚裏燃燒着，可沒有噴出嘴，只放在心裏嚼嚼，原因是那年青人正在難受，自己不能幫一點忙，就說一大篇廢話，有什麼意思？還不逮乾脆不說的好。

而陳玉那年青人押根就沒理這個岔。病，看來是有定了，找大夫，又沒錢，不找大夫可怎麼能好？不能好又怎能拉車？不能拉車怎能掙錢養家，老婆，小孩，連自己在內。於是這三個影子就老在心裏轉來轉去，轉來轉去，永沒個完。

蒼蠅仍然不住地飛，像不知道屋裏還坐着兩個人，毫不顧忌地嗡嗡地叫着。但有一個時候，突然把他吓了一跳，直往角落裏藏躲，原來是碰響一聲，房門開了。

房門開了露出郭媽的影子，進門就張嘴，一直嘖嘖喳喳說個不停。這兩個，誰也沒聽她在說什麼，她自己似乎也並不希望別人聽。

半天，這才完。

「今天神仙要來，楊爺，請你添幾樣菜，」這才說到了這次的來意。

「神仙，真有的？」老楊心裏一動，不禁肅然。

「唔，靈着哪，」這當然又給了她說話的機會了。」

這神仙真有根，聽他說得了異人的傳授，來世救人。任什麼中西醫不能醫好的疑難大症他都能醫。我們太太總有四五 years 了晚上不能睡覺，跑醫院找大夫，都沒治好過，唔，唔，上回神仙來了一趟，手在黃表紙上一按，紙上就現佛

像；在白開水上面劃兩下子，白水的味兒也變得帶點甜，真有道行，吃了果然好的多了！太太還說，神仙是來救人的，越窮的人越好治，越靈驗——」

「啊！」陳玉聽得兩眼射出了光，就像要霍地一下站起來。

她立刻伸出一隻手去把他阻擋着，不是阻擋他站起來，而是禁止他打斷她的話。

於是老楊已經張開的嘴也就知趣地乖乖地閉止。

她繼續着：「我明白你們的心眼，我早想到哪，唔，我就把陳爺您的病回給了太太，萬沒想到，太太跟着就答應回頭請神仙也給您瞧瞧，不用吃藥，保管治好，陳爺，真是您有緣法，要不太太也不會賞我這個臉！」

一邊說着一邊自己就樂，這才得意地閉住了嘴。一閉嘴又覺得橫身不自在，忽然想到天氣真熱，便兩手抓着圍裙的下擺的兩角，翻起來一進一退的蕩，當作扇子般地蕩出一點風。

陳玉放下了摸着下巴尖的手，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充滿了感激的語調。

老楊臉上也掛着笑容，十分「文明」地再裝上一鍋關東烟，擦地劃着一根洋火。

大家都一心一意地在等着，等着神仙的來臨。

誰知道神仙的仙方才不臨驗呢？陳玉照樣地把黃表紙燒成了灰，調在畫過符的白水裏，一氣吞下，除了紙灰噙着嗓子眼有點難受之外，什麼味兒也沒嚐出來。喝了又喝着，還不過一天的工夫呢，別說不能治病，倒反把病給引出來了：頭痛，發燒，橫身無力，兩腿直哆嗦，躺在鋪上爬不起來。

老楊第一個先慌了。

「您真病了，您得找大夫，找大夫瞧瞧，吃一兩劑藥，您您您，您躺着不行，您得治……」

拚命地把烟鍋敲打着鞋底，水波紋似的皺紋一條條地在額上刻劃着，發了急，對於神仙也失掉了信仰；神仙，眼裏只看得見有錢人。窮人求他，算是白費勁。那怎麼好？有病找大夫，天經地義。

「找大夫，頂要緊，不是玩的！」

陳玉只有苦笑。

這更使那廚子難堪，他懂得這苦笑中表示着什麼。可又有什麼法子，難道有病不去治？沒有那個，求太太好哪，借點錢找大夫，光明正大的事！

「您不能求求太太？」

「我不能，我害怕挨罵！」那個就像要哭了，却一面仍然撫摸着自己的下巴尖。

「瞧我的！」老楊激憤得把烟鍋也扔開，一下跳了起來。心裏想着郭奶奶呢，媽的也遠遠地躲開了麼！

事實上却是還沒過去三分鐘，郭媽又一邊解着圍裙地走來了。

老楊顧不得『文明』那回事，連罵帶咒說出了他爲陳玉打的主意，末了是——

「煩您回太太。」

「不成！」一個釘子硬碰回來。

廚子臉上直出油。

「楊爺，您不知道太太的脾氣，我可是知道的，『提到錢，兩無緣』，懂不懂？一說不打緊，耽心還惹出禍來，得，他病了不是，家裏用不着病人，趁早走路。沒錯，準會這樣說！」

「許不能，」這就自己也覺得八成不成功，但，那里能甘心？「前回不是還請神仙跟他治來着，找大夫，是正理，治好了病才能够跑得動不是？」

「您別傻哪，哈哈哈哈哈！」郭媽不經意地笑了，却笑得老楊橫身不自在。「請神仙，不多化一個子，神仙還好

意思向太太要雙份？借錢，做夢！」

「照這樣說不是只有等死！」老楊也氣忿起來了，少一半是對太太，多一半是對郭媽。

她明白。馬上正經了面孔，發誓似地說：

「不是我見死不救，太太的脾氣我滿知道。這麼辦，把我袋裏的四毛錢借給他，表白我的心；我可不敢向太太說去。楊爺，您也帮他一點忙。」

「我可只剩四十大子呢，」老楊曉得郭媽說的是真話，不覺嘆出一口氣。

「那也成，先讓他去藥舖裏抓一劑藥，吃了再說，您瞧怎麼樣？」

也只好如此辦。所以這時陳玉便在一蹶一蹶地在街上踱着了。感激老楊和郭媽，却又有點抱怨他們：不客氣地說穿了自己有病，那無異於公布自己的罪惡於衆人之前。而且因此，就使自己對於自己的身子不免更加悲觀起來了。

老婆，孩子，飢餓，寒冷，生病，受罪……三人的影子，悲慘的結局，把腦筋攪得一團糟，後腦稍一咋一咋地疼痛，像要裂開，像被劈着。

天氣又真熱，叮叮的銅碗聲驅不開包圍全身的炎氛，

嘴裏乾澀，吐不出一點唾沫。

一切都陷於停滯，雖然自己走路也覺費力，可見自己還跟別人一樣，既不能人人都病，自己那里又有病呢？都是老楊和郭媽的瞎操心。

不覺一喜，真的病就去了一半。

抓來的藥也就覺得靈驗，大概明天再歇一天，不用說總會好的了。

「阿彌陀佛，」郭媽解下圍裙擰着身上的土，向着倚在門邊，抄着手，叼着烟鍋的老楊做了一個眼色。

一一

第二天侵早，外面的敲門聲驚醒了他們兩個，老楊和陳玉。陳玉身上還乏力，一下想爬也爬不起來。

「您歇着。」老楊阻擋了他。自己翻身坐起，趿着鞋走出去。

敲門的是老爺衙裏的信差，送來一封電報。

電報經老楊的手轉到郭媽的手，又轉到老爺的手裏。老爺還睡在床上，也是剛給叫醒的。

「呀！」看完電報，不禁從還留着酒味的嘴裏這麼地衝出了一聲。

這使得裏屋裏床上睡着的太太也醒來了，微揚半張腫不堪的香瓜臉，含糊着問。

「什麼事？」

「有電報，」噓出口酒氣，又嘔嘔嘴，像留戀着酒的餘味。

「誰來的？」

「老總。」

「還不到月底呀，又是要錢！」聽語音，就可以猜出這說話的是在鼓着嘴。

「不是要錢，可比要錢的事還麻煩。」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呢事？」

「怎麼一回事，」又嘔嘔嘴，「他已經動身到這兒來，說是來巡視。——巡視個什麼勁，乾脆說，想出風頭！居然打來電報，所屬各機關，供給一切，還叫示意民衆，掛旗，到車站去歡迎，——啊嚇！」沒睡足，說着就打啊欠。

太太十分憐惜，便截住他：

「給他個照辦好哪，總不用自個化錢吧。——你還是多睡一會兒！」

「不能睡了，他明天就到，得儘這半天預備好，出

了岔子不是玩的。我就起來，叫陳玉拉車吧，這位老總不好侍候，你知道？」

太太如何不知道，想起還叫她感到剜心剜肉般的徹痛呢。

當初老爺想弄這差事的時候，四面求人，介紹，保薦，已就費了不少心血。裏裏外外，一齊出馬，自己也頂起香瓜臉冬瓜身子苦瓜脚，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找機會和大頭們的家眷接近，程總長的新夫人，李將軍的二姨太，金委員的名是弟媳暗是老婆那個騷貨，都得伸長了脖子向她們討好，死死地巴結着。慢慢地巴結好了，才自己訴窮道苦，哀求她們在老總太太面前提拔一下。——這還不算。看來一切都辦好了，老總也點了頭，但事情，終是渺無音信。起初還瞪着兩眼傻等，後來轉向別人打聽，結果像被一盆冷水照面潑下來，說是條件沒說定。

條件？都有些什麼條件？

第一，每月所入，老總要按四六分賬。——這是老規矩，經老總點頭得着差事的人，凡是在三十塊錢以上的薪水的，都沒有一個例外。

太太心裏已像給割去一塊肉；而老爺倒還說好辦，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叫陳玉拉車呢，你叫過了嗎？」破例起了個早的老爺，這時已洗漱完畢，連點心也等不及吃了，穿好衣服便催問着她。

不提她真給忘記了呢，立刻拉開嗓子叫郭媽，傳話出去。

郭媽本想說出陳玉的病還沒大好的話，但看了看那張香瓜形的嘴臉，話到嘴邊，又給吞了回去。一直站着不動。

太太扭過頭來：「快去呀，」才把她轟出去了。

厨子老楊忿忿地把烟鍋敲打着鞋底。

頭腦還沉重，兩眼還發花的陳玉，咬緊了牙，一聲不響，鼓着腮梆子把車拉出去，任火星在眼前亂迸。

郭媽攏着圍裙的邊沿嘆了一口氣。

太太送走了老爺，看見老爺那一股忙勁又覺難過。求差事真難，瞧他老總還有第二個條件呀！

第二，一萬塊「保證金」。

這從那里說起，還要不要人活呢？太太傷心，老爺喪氣，回家種地吧，做官的味道真叫人不敢嚐！不過，說話容易，那里捨得丟開？惟其條件越苛，足見內面的利息之厚。「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化點本錢，弄得順手，不上

一年半載，連本帶利都可以回來。只要有錢，倒也合算。然而：「那兒有富餘的錢呢！」

喝着酒，沈吟着，頭上直出汗，雖然那時並不是熱天。抓起筷子在桌上畫來畫去，繁複的，沒一點系統的主意在肚子裏波浪似地起伏着，五臟六腑都像攪扭成一團。

「老爺處三千，姑太太那里算兩千，連上手裏勉強湊成的兩千，才七千，還差三千呢。」

試試還一個價。

不行，言不二價，不分親疏老幼，一概平等待遇。

「老爺請太太說電話，」老楊在窗子外裏報告着。

接過耳機。

「你來，」那邊說，「我叫陳玉回來接你。我在中原公司，你來挑幾樣合適的禮物。」

「送誰？又化錢！」

「還有誰，除了老總？我就叫陳玉回來了啊。」

太太又心痛得快流出淚來。本錢不知道化了多少，從那一萬保證金算起——其中不足的三千還是打自己私蓄裏拿出來的。不够，連陪嫁時的幾樣首飾都變賣哪。該完了吧？沒有完的！除了每月繳去四成條件之一以外，每節有每節的節禮，自己去見他得送禮，他來到這里也得送禮，

一鍋飯，全給別人白作了。

時時還提心吊膽地，怕萬一侍候得不周到，當面挨罵是小事，一下弄得壞了鍋，本錢也休想弄回來！

於是太太不得不忙着把身上收拾好，等着陳玉拉車回來。使勁把苦瓜形的脚塞進鹿皮高跟鞋裏；東瓜形的身子上穿了一條緊窄的襯裙，又罩上一件雲霞紗旗袍。香瓜形的臉上撲上一層香粉。自己也覺得美觀是美觀了，只是橫身都不甚自在而且燥熱，不等擦上胭脂，香汗已經弄花了香粉，不得不重新再洗一次臉。這時壁上的鐘噹噹地敲了九下，「才九點鐘呢，天真熱，」的確，粉擦過三次都給香汗弄壞了，天氣不熱怎麼會？

到底擦了滿臉胭脂坐着車子走了。

老楊等着關門，站在門邊，直望着那不是在跑而是拖着兩腿的陳玉，一步一蹣地掙扎着轉出了胡同口，才把門關上。在下房裏，也不再抽一袋烟，一直戴着滿額皺紋的臉和郭媽對看着。

那邊，太太到了中原公司，同着老爺挑選好禮品。老爺吐出了一口的酒氣說：

「大家分配好了，汽車歸我辦——我已經包定了八輛，不夠的時候再說。旅館餐費我不管，請一席是免不掉的

，地點我想在東興樓或豐澤園。只有叫市民懸旗和推舉代表到車站歡迎還是個麻煩，誰也不敢負責，總得各方面分頭疏通，疏通不好就只有化錢收買幾十個人去湊熱鬧好了，可恨又只有今天一天，至遲今天晚上務須解決。——你先坐車回去，我上衙門，可得叫陳玉馬上來，我要走的地方還多哩！」

「陳玉，」提起陳玉就勾起了太太一肚子的氣，鼓着紅得像流了滿嘴血的嘴，「那傢伙真是生成一副懶骨頭，拉着車子也不快跑一步。你有事的時候他偏偏這樣跟你搗蛋，混帳東西！」

「他倒說他病沒好。」

「病沒好！端起飯碗病可好哪！」

「得，過了明天再跟他算賬。今天我就去包一部汽車。」

「喲，」太太這一驚非同小可，「包一天汽車該多少錢！陳玉，別養慣了他，還是叫他來拉你，病了，病了也得拉；要不，化錢僱他來幹什麼的？我們家裏用不着病人！」

快分手，又叮嚀着：「你千萬別僱汽車，錢來得不容易，本錢還沒回來！」

這個，老爺明白！年頭真不易，沒一件事情不叫人寒

心。求差事的時候那麼困難，求爹爹拜奶奶般地向別人說好話，末了還是沒少化一個錢。化了錢，差事總算弄到了手，以後就是一帆風順，有賺無賠，幫過忙的曾經借這些話來誇耀他們的大德；看得眼熱的朋友也借此來表出他們的美慕與買好。而事實上也是真的！所以每當太太痛惜着失去她的私蓄和首飾的時候，自己也未嘗不舉出這些來安慰她，滿口答應將來加倍奉還。

太太也就笑了；自己喝酒越酒越得勁。

「總得買一所大院房子，」她便翻起兩眼搖晃着頭。

「那當然——可是得先還賬呀！」他就毫不遲疑地附和着。

「我也這麼想來着，其中不是還有我的麼，你敢賴！」

「不賴，不賴；」又端起酒杯，「第一個先還你的好不好？」

「那倒沒什麼——可是，買一部汽車是應該的嚟？」

這個，老爺就不很慷慨了，心想你也配；嘴裏沒說出來，只「唔唔」兩聲，仍自喝酒。

好在不久就這把配不配的問題給以不了了之地解決了。接事之後，才發現前任該下的賬已有好幾萬，件件有担保，一個大也少不了的。

這是怎麼說的！

專靠每月五百塊錢薪水得差不多兩年才够一萬，何況每月還要繳上四成？何況自己還得化用？這豈不是幹一世也撈不回來！

「人人都嚷着這是肥缺，別半年不到就叫人擠走了那才糟哩！」他從失望裏更感到惶惑，感到恐慌，暗自領嗜着又酸又苦的那種酸醜味兒。

房子，不用提哪。

汽車，不用提哪。

「要不誰還高興那死豬一條似的陳玉來拉包月車呢？」

酒量越喝越大。到今天才三個多月，在酒杯旁邊，已不知道用筷子畫來畫去地畫過多少次了。

終於又叫他畫出了點道理來。——「反正我不是來賠錢的，噓！」

在衙門裏，各處都來電話催問着，催問明天懸旗歡迎那兩個問題。

好容易等着陳玉拉車來了，他於是先去東城，又由東城到後門，然後由後門出宣武門到南城才算把事情決定。這才吐出一口酒氣。

快夜裏三點了，也應該進城回家去，明天還得忙一天呢。

天氣真熱，過了半夜還不退涼。街燈映着微弱的光景，行人已經十分稀少，而熱氣仍自瀰漫着。熱氣漲滿了空間，陳玉在那里奔跑就如魚在水裏一樣，熱氣永遠把他包圍着。

月光斜射下來，他的影子映在馬路上，蹣跚得彷彿一匹受傷的狗在那里一蹶一蹶地跳動。

嘴裏呼嚇呼嚇地喘着氣，嗓子發乾，每一氣喉裏就像給刀子刮着的疼。心裏燃着一盆火，但那火的熱力烘不乾他身上被汗水打濕得如水洗一般的褲褂。汗，一串一串湧出來。兩腿已似不屬於他的了，不是身子驅使着兩腿在跑，而是車子追着牠們往前邁。頭暈眼花，沒清楚過一刻。

整天吃不下任何東西，只喝了不少的涼水，那許多的涼水却沒減少嘴裏的難耐的乾渴。

到底又把車子拉回來了。他敲開了門，讓老楊帮着把車子拉進去，使一頭倒在舖板上，昏昏沈沈，一切都感覺得迷糊，便是郭媽曾經來看過他一次的事也不知道，只呼嚇呼嚇喘氣的嘴，一晚上沒會閉過一下。

特，特，特……老楊又拚命地敲打着他那枝煙鍋。

三

專車穿進外城缺口處，右道旁垂柳的一搖一擺中，東便門的城樓，忽然從窗外掠過，跟着便跨過被太陽蒸晒得日就乾涸的護城河。前門車站已在望中。

老總及其最親近的幾個隨員們本在客廳車上閒散地安坐着，愉快的談笑壓住了四角電風扇作出來的不斷的嗡嗡響聲。他格外高興：別人的一言一笑，都是爲了他而發，到底自己的魔力不小，會使得人人敬服。想着就笑了，真是自己發出來的笑。人生到此，也就頗足自慰了。

機車上嗚地放出一聲汽笛，侍從立時紛紛忙亂起來，客廳車上那最親近的幾個也分別走向自己包房中，作着下車後一切的準備。

他仍自坐着不動。自然，老總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須得自己擔負之外，別的都有人爲他辦理的；天氣太熱，坐着就淌汗，還敢多動一動麼？

還有善侍候人的人就耽心他在此一片時也會寂寞，或者一手抓過關係重大的小手提箱，或者把自己的零星什物囑託了別人，仍然一屁股彎着腰坐下來，意思再和老總說幾句話——誰能說在這一兩分鐘的時間沒有一個最好的機

會落在手裏來呢。

偏偏他却沒有剛才的興致了。

一時摸不着頭腦；只有老總自己心裏明白，他其實是在專心壹意地在諦聽：第一他聽到電風扇的嗡嗡聲，這不是他所要聽的，沈着氣再聽；第二他聽到車輪下有節拍的響奏，同樣地，不要聽這個。再沈住了氣，幾乎要偏着頭，連耳輪也直立了起來，那麼吃力地……心尖微微一跳，隱隱約約傳來一片軍樂聲。

這才滿足地笑了，放下扇子，伸手把面前桌上剩下的半杯啤酒，咕嚕咕嚕地一氣喝完。放下玻璃杯，拿起一支雪茄煙。知趣的人如觸電一般地站起來，劃燃洋火，迎上前去。

吸着煙，也站了起來，眼光移向掛在衣鈎上的紗馬褂，就有人把馬褂給取下來，拉起衣領，等候着他伸手。

火車已經緩了下來。
靠近玻璃窗。站台上擠滿了一片黑壓壓的人頭，白紙小旗在人頭上飛舞；軍樂與「歡迎」聲攪和成一片，使得老總的兩片嘴唇都快合不上來了。

人生得意能有幾時？老總幾年來的夢想總算達到了。事實証明了自己是如何地受着人們的尊崇和自己在他們之中是居於如何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這剎那間又猛然使

他心裏一動，當年大帥不是因為地位的增高而換得了更多的危險？而今自己……妨人之心不可無，萬一這人羣中有一個對自己打主意的？……滿身肥肉不覺顫抖，下意識地縮了下脖，退回餐桌旁邊，而兩眼不敢再向窗外探視一下。

隨員以為這是要人們應有的態度，自然會有人上車來請謁，何用自己先就探望熟人。

專車停住，軍樂才止。

僅僅十來個頭等重要角色得上了車，其餘當地各機關的首領，老總屬下的衙門的全體人員，以及新聞記者，以及團體代表都被擠在車外。

陳玉他們的老爺却是也上了車的，那是因為他的職務關係。站在上車的十來個人的身後，仰着臉，盡量堆了滿臉的笑。聽着他們在寒暄着，知道沒有自己插言的餘地，自己不敢奢望。但仍然聚精滙神地仰着臉，盼望老總那對笑得合成一線的老鼠樣的眼睛，在掄來掄去間，會看望他一眼，這，於願已足。

結果是叫他狐疑，好像是曾經看了自己一眼似的，却終沒法子肯定這事實。

只得先來藉着人們讓出一條大道，讓歡迎者陪同老總

走下車來。歡呼聲再度湧起，新聞記者們都低着頭弄着照像機。

汽車就停在站台上，咕咕幾聲，一溜煙開走了。

耳後還傳來一片歡迎的口號，老總心裏，這時剩下的只有得意了。

在發給新聞記者們的書面談話上，老總說明他此行所負的種種，種種使命：因為……所以來……因為……所以來……因為……所以來……

陳玉的老爺，因為奉了太太的叮囑，截至今天止，一直沒僱一輛汽車。出了車站，仍然叫陳玉拉到老總的廝所北京飯店去。洋車本來趕不上汽車，而老爺的心又比汽車還快，那顆心，已經飛到北京飯店等了好半天了，陳玉的一隻腿才剛剛跨進前門洞。

「拉快點，快拉，別耽誤了我的事呀！」

陳玉只得再咬緊了牙。沒顧到自己的病，更不知道熱是在自己心裏煎逼着，不知道汗是在自己身上流，不知道自己的兩腿在發抖！……這時間，只有一點意念，那便是盡量地快跑，快到所能想象之外。——說到想象當然不成；越想快，越不能快，慢到幾乎自己也詫異。

「唔，混帳東西！」

老爺差不多把牙根都要咬斷了，把扇把子敲着車上的擋泥板。計算着老總此時早已到了北京飯店，說不走已經找了他一次，二次，三次……要是有什么好機會失掉了固然可惜，或者就是因為自己的來遲而生氣，那豈不就更倒了霉了麼！

後面的汽車都一輛一輛地趕到前面去了，自己疑心，每輛都是開向北京飯店去的，每輛裏的人都是去和老總見面而希望得着一點什麼的。那麼，好的呢，都叫別人搶去了；壞的呢，全留給自己。

再瞪了在前面拚命跑着的陳玉，心裏發狠：說病沒好，幹嗎不死啊，死了老爺乾脆坐一天汽車。他不再罵他，比罵還更賤視地認為他不配，跑得還沒狗快的東西還配挨罵麼！但這口氣又不能發洩出來，發洩的方式仍然是瞪着兩眼用扇把子敲打擋泥板，附帶地吐出了充滿酒氣的長長一聲——

「唉！」

扇把子打着擋泥板發出的響聲就如敲在陳玉的肺葉上，再往前掙扎兩步。黃豆般大小汗珠一半像雨點似地往地滴，一半就順着臉向嘴裏流。滿嘴鹹津津的，到底把牠當作茶水樣地吞下肚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明白就是要

想喝一口涼水也不能够。沒想到自己還是一個人，跟舒舒服服坐在車上的老爺，跟剛才坐在漆亮得叫人眼花的汽車裏的那位老總是同樣的人，倒只希望自己能够跑快，跑得跟狗一般地快就好了。

呼嚇，呼嚇……一陣陣地糊塗，他分不出已經跑過了什麼地方了。

老爺到了北京飯店，一間才知道老總應當地最高首領誠懇地邀請搬到御花園裏去了。轉身就給陳玉一個耳光；然後，再跳上車，叫出上聲像一個炸彈的爆裂——

「走！」

老總正出去拜客，屋裏已擠了滿屋的人。他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便挑着認識的人打招呼，更注意老總的隨員們——他們可真忙：接電話，看電報，收信函，發文件，起稿子……心裏慚愧，慚愧自己無功可表。想跟他們談談，但他們都沒工夫，說是自動身以來，每天沒睡過三個鐘頭以上的覺；便是老總下面第一個紅人，那黑鬍子，連吃飯時也辦事，晚上睡了覺，有事情也給抓起來。同來一百多人，沒一個人不這樣。

那個本來是一肚子牢騷，這些情形看在眼裏正好增加他在酒杯旁邊發牢騷的好資料。但在此時，却不能不加

入他們而等候着，使自己也成了牢騷資料。

因此，身上就覺得更熱得惱人。

地方是御花園，屋裏到處却安設着電風扇，汽水冰激淋又滿棹都是，而他沒法子叫自己的心裏涼爽。

天氣真够長的，擰開電燈已是七點過鐘。老總還沒回來，而人的來往却流水般不斷，進來，出去，出去，進來；從這間屋走到那間屋，從那間屋走到這間屋；間間屋都是廣闊的廳堂，每一間裏都是座無餘席。自下午五點鐘老總到達時起，一直到現在，不曾稍稍減少過。置身於這樣多的人羣裏面，不知不覺間就自感渺小起來。——少有人理睬自己，自己也巴結不上他們。衙門裏自己是雞羣之鶴，來到此地，却碰上一羣駝鳥了。

當然別人也是有所爲而來的，這就使得自己憂喜交加，喜怒無常：看見走出去一個，心裏分明會輕鬆許多，但這不久又會因忽然走進來一個而恢復了剛才的沈重。感於這過分的沈重，晚飯時也就沒得好好地喝一杯了。

晚上一點多，老總才回來。雖則委實有點支持不住了，還不能不勉強打出個一啊欠把精神振作起來。

隨着別人靜靜地在外廳裏候傳，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聽得裏邊一會在罵人，一會又在哈哈大笑。笑，他忽略

了考慮是在對誰，而罵則總以為目標是自己。滿臉緊張，真有點坐不下去。

「請！」裏面對自己傳出話來，斗然身子一輕，來不及想到吉凶禍福，身子已經筆直地站在胖老總面前。在車站希望老總看自己一眼的願望，此時加倍又加倍地達到了。

那麼細小的眼睛也睜得圓圓的，如一向自己對陳玉那樣地拉開嗓子——

「你，胡鬧之至！到底亂七八糟地幹了些什麼！八成又是想錢，不到三幾個月就出亂子！」老總真係有點生氣，直揮着扇子，兩頰的肥肉一下一下地直哆嗦。

「是！」他直應着「是」，一應一點頭，心想糟糕，準是因爲來晚了一步。都怨那陳玉混帳，明天再跟他算帳。

「你是怎麼樣弄的？」又搖扇子。

「什麼事呀！」這話却沒敢問出來，只微張着嘴。

於老總把扇子收攏來，用扇把子向他前額一下下地點着，哼呀哼地嚷着：

「有人寫信來告你——」

「是。」

「說你瞎出主意——」

「是。」

「橫徵暴斂——」

「是。」

「政府正在提倡廉潔——」

「是。」

「你胆敢——」

「是。」

「膽敢——」

「是。」

下面沒詞了，就抽雪茄加煙。打開扇子，又搖着。

這個赶忙抓着這機會：

「跟總長回——」

「你不用說了，」老總停住扇子，故意把頭往旁邊一偏，「明天再說吧，我自然有道理。」

「是。」

一揮手。侍者把鐵紗門拉開，自己就不由自主地飄了

出來。

乍一下是全身冰涼，跟着就變成燒熱，末了是一陣陣的糊塗——和陳玉剛才一樣。

在大門外，陳玉並沒來迎着自己；好在夜深車少，容易尋找。

陳玉是斜靠在車的踏脚處，彷彿還在呻喚。

地方不同，不便發作，只在他腿上踢了一腳，謹慎地啞着嗓子：

「起來，回去！」

陳玉吃力地轉過頭來，掙扎着就要站起，一次，兩次，費盡了力才站了起來，而兩腿還不住發抖，臉已變成一張白紙。

這個坐上去，催促着：「走！」

他提起車把，遲疑一下，低聲哀求：

「老爺！……我……病……啦！……拉……不……動……！」

「不成，你要叫我走回去！」仍然只敢啞着嗓子。想把扇子敲着擋泥板，忽然老總的扇把子又在腦筋裏一閃，臉一熱忙縮住了。

這兩個，坐車的和拉車的，都是一肚子迷糊。拉車的對於坐車的，不知道他是如何地坐在車上，或者嘴裏還連不斷地罵着些什麼；坐車的對於拉車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樣地拉，拉得如何地慢。

慢，那已經不算是在走，而是在挪，半步半步地向前挪。肺臟像給撕碎了，腸肚像給絞碎，腦袋像給劈開了，

四肢百體像給分解了；汗，已經不再流，每個毛孔裏都能透進風，風變成一團冷氣，向下壓，又向上擠，一股股腥味從心底透出來，衝着嗓子眼，就要吐。這倒懂得忍住，吃力地忍住。隔一會，腥味又透上來，又要吐。再忍住……

到了，放下車把，頭一低，頭不知道有多重，一跟斗栽了下去，馬上就覺得天旋地轉起來。腥味再往上湧，忍也忍不住，哇啦啦像流水似地吐了。游絲般的氣息在喉間盤旋一陣，向外飄出，飄出，散了。

老爺這才一驚，清醒過來，一步跳下車來，轟轟轟地打着門。

老楊把門打開，看見老爺向車子那里指了指，一言不發，慌慌張張地就往裏面跑，心下已明白一半。

跑道去扶起陳玉的頭，氣早已斷了，只地下還留着一片鮮血。

不替死者傷心，只替死者忿恨！

扳起車把，挪出陳玉的兩腳，拉着那軟軟的屍身，半拖半抱地移進門洞。不管車子了，只轉身把大門虛掩上。

進屋去找着煙鍋，裝上煙絲，抽吸着。正在想些什麼，呆呆地望着陳玉睡覺的那張空鋪板。猛然門外有個影子

一閃，使得斗然一驚，仔細再看，在昏暗中分辨出是郭媽，才把心放下。切着煙鍋走出來。

郭媽似乎在飲泣着。

他們在簷子下站立了好久好久，從陳玉的死想起，兩

顆心裏歸結於同一的感覺，這時，四條眼光又交接着了。

天空仍是昏暗，一切都還埋沒在夜幕裏；靜寂，死一般的

靜寂，幫助了使他的感覺更加鮮明深刻。

郭媽拉起圍裙角來擦眼淚。

老楊勾起一隻腿，把煙鍋在鞋底拚命地敲打着，又抬

起頭着着天：

「天幹嗎還不亮呢，我們醒了好半天了啊」

——一九三四，七月二十六深夜寫完——

王養怡先生編著

最新法文法獨修

每冊實價一元
外埠郵費一角三

本書用最平易華語講解重要則例並附錄動詞變化表為初學者啓蒙發覆為已學者定真印像學生由此進修法語必能節省光陰及腦力而倍獲其收獲之功

最新德文法真詮

每冊實價一元六角
外埠郵費一角五分半

是書通篇用德國本體字印刷華語講義綱領峻拔說明簡括凡變化語皆先具圖表以垂範繼參實例以明用初學者易於入門已學者藉資深澄實向來未曾之終南捷徑也

天津書局總經售

大舟塢一宿

聞國新

我從車上走下來。

腳和腿已竟是半麻木的樣子。我們正走到一個泥的漩渦。適才那上淋着急雨下踐着溼泥的二十里路的跋涉，我看他（車夫）差不多連吃奶的勁兒也使出來了；發一個慈悲自己寧願分擔一下他的苦痛。我盡力地找，唉！兩丈多寬的馬路上真找不到一個下腳的處所，只好在小溝岸上的枯草叢中走。那裏雖然也充滿了水的濕潤，但究竟不甚滑，且硬度還剛好支持我底笨重的脚步。我讓他空車前進着。兩點絲毫沒有暫小的朕兆，儘管向禿光的大地灑下無窮的箭矢。我怕跌倒，兩眼釘着脚下的地面；但也偶爾抬起一半頭看看走在前面的洋車。

橫在遠遠天際的峯巒，上半部完全浸在濃灰色的霧陣裏，在下半截，隱約分辨出那是白雪順着山勢的高低鋪就的痕跡。我的鞋漸漸被水浸透，黃泥漫過了鞋幫，還滲上

了我的大氅最底下的一部分。

等我應了車夫的請求再坐上車去的時節，雖然還是那麼樣慢騰騰地像蝸牛般一尺一尺的量；但從四圍的景象觀察，知道夜的網已漸次鋪開了。

我說：「咱們快一點兒行不行？對付着過了這一節頂難走咯，能夠到白家疃就有辦法。」聽到他嘴裏咕嚕着天時的惡劣和脚下的掙扎，簡直連木頭人都得起火。其實「辦法」是什麼，還不是一句騙人的話，我的意思不過想多走一里算一里罷了。

小河溝旁邊的柳樹下，正有個鄉民在拾掇爛草。他睜見我們從他底身旁蹭過，不禁直立起佝僂的身子問：

「呵！」——驚訝地——「你拉哪兒？」

「北楊賀！」

「可受罪啦罷！」我隔着車帘猜測得出那人說話時候

臉上或者帶着點『幸災樂禍』的神氣。

「趕情受罪，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哪。」車夫後悔地這麼說。突然回頭對我悲哀的陳訴道：

「先生，我真拉不動啦！咱們在這村裏住一宵行不行？」

「什麼？」其實，我已完全聽懂了他的話，却又故意這樣「裝着蒜；」似乎一點紳士氣派還沒有被剛才的急雨洗淨。「在海淀的時候，囑咐你無論怎樣也得拉到。這會子半路途中要落小店，不就誤了我明天早上的課嗎！」我覺得自己的臉真有點沉下來了。

車夫並沒有回答我那抱怨的話。可是另一念却在我的心頭燃起。自己雖然在這條路上跑了許多次，並沒有一回打過尖或是「掛單」住宿的。那土坑和虱子的滋味還沒福領略，這好奇心鼓勵着我允許了車夫的請求。

「好，就拉到村裏去罷。」

「唉，真連一步也懶得抬了。」他睜眼看見村口那座五道廟的後牆上寫着「大舟塢」三個大黑字，彷彿給他心臟打了一針強心劑，腿抬得較前高了一點，並且仰天噓了一口長氣。

不久車子一癱一拐地被拉進一條狹窄的胡同裏，車夫

放下重担，大聲喊，「來人！」

話聲未了，一條肥胖黑花狗先從一疊籬障裏飛也似的蹣了出來，對着已竟叫雨水浸透的我們信信狂吠。

我舉起竟頻於麻木的兩隻腳下了車，腳裏面覺得一陣涼冷，原來是剛才路上步行的那一節，泥和水早已浸透了那薄薄的鞋襪，不過這只給了我很少量的不快，大部分的心情是沉在傳奇的夢幻裏。我記起小時候讀過彭公案七俠五義一類的武俠小說，那裏面描寫得有夕人開「黑店」賣人肉包子的故事。於是黃天霸歐陽春等等江湖好漢的影象又浮上了，我的腦幕。本能地自己打了一個冷戰，偷眼看那個車夫，剛才的愁眉苦臉統都不見了，皮膚反倒泛起暈紅。他笑着替我拿起手提包，嚙着牙衝我樂，說道，「您先走！」我心上很感到忐忑不安。啊，倒要小心小心才是！

店主人隔着籬障向我們打了一聲招呼。他是一位蓄着長白鬚鬚，面目慈祥的老者。一點不像什麼「合字」的英雄。他把我引進一塊豆腐乾大的小院，並且說了「沒有狗，別害怕」的話。

院裏較大些的是三間北房，頂子上有着不很密的明瓦。雨水便從瓦壠裏一滴一滴地淌下來，整下了一宵一白天

的雨，於是小院的景象有了鴨子水草便成池塘了。鄉下人很巧妙地以巨石拋在水裏，微微地露些頭來。巨石彼此的距離正如成年人的一步那麼遠。我們能從大門口走到房門，就是憑藉了它們的力量。

進屋之後，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光線的異常不充足。土炕前面有地爐，爐上架着柴鍋。莊家人用它一來使土炕溫暖，二來做飯。因此屋裏人皆變成神仙，整天被瑞靄祥雲給繚繞着了。牆上所糊的用過的報紙被薰成連上面印着的字也看不清。此外，靠牆橫躺着的大條案上也有幾種「擺設」，而木製的一架祖爺當門而立，則據說鄉裏是家家如此的，當我們進去時候，那盞三號煤油燈似乎剛燃起不久，全屋還瀰漫着劣等煤油和火柴混合的臭味。燈罩許久不擦的結果是一片濃霧裹住燈心。在這樣環境裏更配上飽受攔阻的燈光，映出每個人的面目，當然祇看到一個輪廓而已。

靠土炕裏面的一角，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太婆正盤腿坐着，嘴裏含着一管長煙袋。柴鍋旁邊蹲着一個少婦，伊剛把破紙點起一束乾豆秸在熊熊地燃燒。幾種烟團繞着她們倆。少婦聽見我的脚步聲便回過頭來，老太婆不知她是因為耳聾的緣故還是涵養得太深沉了，眼皮也不抬一下。我

無意識地向她們點點頭，不曉得該說什麼的好，或是一句也不該說。

「請這邊坐罷！剛燒好的炕，暖和着呢，」這想是那位老太婆的聲音，我不客氣地按着她的分付坐了，腳溼冷得怪難受，索性背着那位少婦，連鞋帶襪一齊脫了下來。

經過幾度言語上的周旋，才知道她和店主正是一對老伉儷。那少婦便是他們唯一的兒媳。兒子很開通，在村裏小學畢了業之後便考上了南京的砲兵學校，如今的地位已竟是「中士」了。跟前還有兩個孫兒，也可以幫助料理家事：買菜，打酒，知提着柴筐檢糞等工作。

我漸漸忘掉對於這屋子的不滿；漸漸忘掉路上的雨淋，漸漸忘掉綠林好漢的人肉包子；反覺得這一家人都是怪和藹可親底。甚至她們那年青的兒婦，也打破了「授受不親」的舊禮教，自動地給我們燒水，預備晚飯。——那雖然用伏地麵做成的「餡餅」，吃到嘴裏有點「牙撻」。但坐熱炕，吃村飯，這素樸而和美的家庭給了我一種高尚人生的啓示，吃下去只覺得肚裏肚外全沒有一點缺憾。

像自己在家裏的生活：每頓飯後要漱口擦臉，點上一根紙煙吸吸。今兒個雖然沒有這種享受，却不覺得渾身上癢似的那麼難過。伴着簷前滴瀝的雨聲，我們一羣還圍

着小炕桌談了一大陣。我先打聽他們生活的狀況。據店主
人說，這裏雖然幾次都僥倖免去了兵災，但只靠種地爲生
的還是一樣的沒有富餘。好年頭湊和着够吃够穿，歹年頭
就得打打饑荒了。譬如今年，老天爺總算睜眼，各樣莊稼
收得還不離，誰想忙過了大秋之後，糧價一個勁兒往下落
。糶出去簡直連本錢都不够，不糶吃不了也是爛在倉裏。
麥子是五塊四五一石，頂高的「棒子」(註一)一石才賣三元
八。可是這半年除了應納的各種稅收之外，光「青錢」(註
二)就是四毛。他們說到這裏都引動各人心底的煩悶，一
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許的煩悶。盤着腿坐在炕裏的老太婆一
壁吸着烟一壁嘆着氣。她有時還插進幾句對於前清時代的
依戀。

我告訴他們農人受苦的不止這一個地方，走遍了中國
都是這樣。厲害的地方更鬧着天災匪禍，連一畝地都弄不
着種，要賣兒賣女去過日子哩。

店主人問我有沒有法子辦。

我說，「當然有的。祇看你們有沒有一個堅決的心，
和一個堅固的羣罷了！什麼事不是說兩句熱烈的話便能辦
成功了的。土匪來了，聯和起村人同他抵抗；苛捐雜稅，
逼迫得你們無路可走了，也只有齊心合力給他一個不納，

什麼話都要自己實地去幹，不能依賴旁人，天下最可靠的
是你自己的腦子和自己的手腕。」

我又說，巧妙的說，「現在正好像一個暴風雨快來的
夜。明天也許就是晴天。你們耐心地等着那『明天』吧！
」

店主人很注意地聽我說到這裏，搭了個碴兒說：「對
啦，先生說的話有理！您說奇怪不奇怪，上個月我的兒子
從打南京回來，說的話也跟您差不多。他說——」這裏略
微停了一會，端起粗茶碗來飲了一口潤一下嗓子。我底車
夫本來已竟躺下了。聽了他的話又重新坐了起來。

「他說——天下又要大亂了。他教我別給孫女們裹脚
。您瞧，我那個兒媳婦一下轎的時候也是一雙不大的小脚
底。過門不到一個月，就讓我兒子『硬搯鵝脖』地給她放
了。」

「爸爸！您瞧您是怎麼回事！」旁邊立着的那少婦的
臉兒低垂下來，「這些話也跟先生說，多『寒傷』呀。」
不要緊！城裏來的先生都是開通人。他的太太一定不
會是小脚的。」他說到這裏也不禁笑出了聲。於是擊了半
天的莊重的空氣，被擾亂了。

早睡早起是鄉下人一生活不變的好習慣，那晚我們談

的話雖不甚多，但已竟是他們晚睡的新紀錄了。我因為明天還要起早走三十里路，好趕回學校；趁着老太太打了一聲哈欠的機會，我提議歇息歇息罷！這一家大小連上我們兩口外客便一塊躺下。同人家少婦在一個炕上睡覺，這是都市中紳士禮教所不許的。但在風俗純樸的鄉村，却沒有這樣臭講究。她們的莊重與誠懇，使你不能有一點非分的

妄想。

我合衣躺在滑溜的蓆子上，拿手提箱權且當做枕頭。枕上聽得屋外的雨聲淅瀝，不知過明天能否放晴！

五月二十六日追記。

(註一)即玉蜀黍之俗名。

(註二)是賞給保護莊稼的工人的工資。

獨立評論

第一一八號

要目

再論所謂國醫(下).....傅孟真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吳景超
 哀江南.....郁德潤
 蘇俄旅行記(八).....丁文江
 如此貴州(下).....艾蓮
 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張民覺
 寫在「替形態學說句話」之後.....張錫鈞
 編輯後記.....適之

本刊第七八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外國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 慈慧殿北 月牙胡同 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天津書局代售

爲市民

小林多喜二著
紺弩譯

這時候，縱然有助說想鬧一下，想鬧一下，真正忍不住了呀！那也是沒有什麼稀奇的；是鐵棍一樣的結實傢伙所常有的事——有助也確是那種人。這樣的人做了一件甚麼出乎尋常的漂亮事之後，是比別人還要想天真爛漫地鬧一下的。不管那是好是壞，有助跟兩三個伙伴們，稀有地喝着酒了。

——那有不喝一杯的呢？

第一，連說這樣的話，在有助也是最少的事。「那末，是甚麼使他這樣的呢？」（這句話最近很流行）——他這四天來，以一個青年團員的資格，爲了「被奪去了脚的東京」四百萬市民而工作了。並且，今天，可紀念的今天，來勢兇猛的市（內）電（車）總罷工，也圓滿的解決了。有助簡直像千斤担子從肩上卸下了一樣地吐了一口氣。「怎麼樣？瞧，我做了的事，真乃非同小可呀！」他就那樣可以

看出市民們底各種樣底臉，只在口裏說出感謝的話——市之英雄！

叮叮噹噹的鈴聲（註），使在拍油路上錯綜着的脚步停滯了。晚報，無論那種晚報也大大地載着市電的事。有助不禁流淚地痙攣了。

（註）日本報紙號外，均以鈴聲招徠。

——喂，再去喝一杯吧！那能不去呢？

有助抓住伙伴的肩，拖到新宿底背街裏來了。故意用左肩猛一下掀起酒館門口底帘子，裝腔作勢地進去了。他一醉了（雖然是善良的青年團員也醉了），就擺手，歪歪倒倒地站了起來，向那些發呆着的人們，講他自己是榮譽的我們帝國在鄉軍人出身的青年團員，在這罷工之中怎樣地做着工作。正用肉丸子送着酒的匠人們，放爆竹一樣的拍着手：

——阿了不得！了不得！簡直不像時下的一些青年人啊。唉，真可佩服！

他在「統」地一下坐下去的一瞬間，仿佛感覺得眼睛昏眩了。桌子，盤子，酒瓶，臉，胳膊，脖子，東一穿西一插，逼到眉間來了——但是他覺得沒有一個人把自己抬起來拋一回，未免無趣。在腦袋底甚麼地方一閃地想到這事件的時候，他失神了。於是，「喂！」扶着伙伴的肩膀，抬起臉來：

「玉之井！到玉之井去。叫汽車。錢，錢多的是！這樣快活的時候，誰肯夾起尾巴馬上回家去？」

雖說同是勞資爭執，那却有着各種不同的意義。在小樽，水上的苦力與陸上的苦力起了總罷工的時候，和斷絕了小樽底糧道是一樣的。那末，「青年團，爲了市民」，就去搬運日常必需品，朝鮮元山釜山底運輸工人罷工時，一定也有同樣的事。一快到戰爭時期，若是兵工廠罷了工的話，那，「爲了國家」（誰底國家？那是很了然的）工人們底「生命的主權」，就被蹂躪完了。東京市電底大罷工，也不會有例外。——四百萬市民沒有車坐的事，正因爲無論爭執的雙方底情形怎樣，也不是吵一下子就可以攔下了事的，所以全東京像長了動脈瘤的老人一樣，叫手跟

脚癱瘓地掙扎起來。

在新宿車站，若是有一架電車進來的時候，無數的人們就像螞蟻隊一樣圍起攏去。但是第二架車，儘等也等不來。在九點十分以前無論如何不能不到公司去辦事的職員們，一面在人羣中擠，一面不斷的拿出錢來看。他們底臉歪了，舌頭不住吱吱地咋着。

——做得太過火了。要怎樣爭執，都隨便；但是不要妨礙別人呀！

沒有多少錢的他們，斜着眼睛看比平常還要碍眼地在路上滑着的野雞汽車。鯽魚一樣地被擠進省錢電車而運來了之後，雖然被站口吐出來了，他們也是哪裏也不去，就那樣在那裏徘徊——有心人這時候注意到那些開車的賣票的人們，做出了與他們那「便易的工錢」不想稱的出乎尋常的大事。以前誰也沒有注意到這樣簡單的事。但是，縱然真注意到了，而自顧不暇的他們，除了讓它那樣，還有什麼辦法呢？

在本所的工人們像奪城一樣地跳上電車。並且像被磁石吸住的釘子一樣地吊在旁邊運起走——但是脫脫地拚命地走着的五六個工人，一看見那電車，就扭了一把突出的鼻子，把鼻涕向他們拋去。

混賬東西，我們這樣的工人還有坐那投降的電車的嗎？給我滾下來走，這混蛋！

罷了兩天工了。第三天了。並且，事情簡直不是好玩的呀。於是，青年團在制服的袖子上纏着紅布，上了車台。不僅有助，誰都有着像衝進甚麼敵陣去的選手一樣的緊張與誇耀。坐上車來了，的無論誰，都向他們投以感謝的眼色。

電氣局長在這些小毛虫樣的青年團員面前哭了。這想不到地使有助們吃驚，興奮，感激了。他們誰也想：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不為東京四百萬市民服務——沒有習慣的他們，誇大點說，是「拚着命」。在三宅坂，扳錯了制動機的有助，把前面的一架電車的屁股撞爛了。開公共汽車的伙計們，終於把車體亂七八糟地毀壞了的那種照片，連第二天的報紙都載出了。

但是有助碰見兩樁不愉快的事。一樁是在他開着的電車，快到一個停留所而漫漫走着的時候。挨着走的三個面相不好的人，陡然翻起眼睛看他：

「這個Scap...記着！」

「Scap...」他那時候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到後來懂得了的時候，覺得一陣陣地臉發紅。

再一樁是工作完了，想從新橋車站坐省線回去的時候，為取同一步驟而罷工着的公共汽車女賣票員跑出來散傳單。馬上有兩個穿西裝的急急忙忙從後面趕去。一個人抓住那女人底肩膀；另一個底手，儘力地打她底嘴巴；用腳踢她底×（原文如此）。那女人的身體被仰着地拋向一丈多遠。她底上面，兩個穿使服的把她壓着打——有助忍了一口氣。那真是不忍看的呀。傳單，是請鐵路工人同情罷工。但是——多蠢呀！

第二天，有助還是正而八經的青年團員。一定有甚麼「在他們後面」。那是以可怕的情形風靡着日本的魔物這件事，他是很懂得的。

有助底汽車走過淺草橋的時候，覺得看見河對岸的燈了。覺得彷彿不知道甚麼原故被帶到一個莫明其妙的窄的路上。女人的眼，臉，口，緊貼地送來一陣悶熱的氣味。於是，他舒服地領略臉上的短頭髮底蓬鬆的感觸而在牀上睡了。那就是玉之井（註）。

註：玉之井，東京著名之娼妓街。

雖然，無論怎樣的有助，也不知道，在那裏有一般出乎意料之外的運命在等着他。不用說，有助即使是對於這個不知是誰的短髮女郎，也不會不誇耀地說那市電罷工的

事。但是，短頭髮忽然站起來了：

「那末，要是我們罷了工的話，你能把自己底妹子帶來做工麼？一樣的道理吧。」

「甚麼話！」

但，這是一句可怕的話。對他，短髮還說了些可怕的話。話底內容，大概是：

這回市電底爭執，一起頭，市當局就預料右翼幹部會反動，而計劃着「有機會就趕走吵嚷不休的左翼分子……以穿斗蓬的照片而有名的黃色領袖，從口口酒樓喝得醉醺醺了出來，在汽車中數着成細的鈔票而趾高氣揚地吹牛；」拿着解決這回爭執底鑰匙的就是我們呀！」市電當局爲要隱蔽他們底陰謀，反而發出「訴諸四百萬市民」的傳單。何以見得？罷工停止之後，幾百人底失業和在比從前更貧窮之中，好容易才找着職業的時候，那些反動幹部，却在暗中大大地收着漁人之利和口口口口（原文）。「您真是幫了

一個了不得的忙嚟！」

前面曾說過，有助是個無比的正經的鐵棍一樣的結實傢伙。這樣的青年對於自己所熱意幹了的事，有了疑問的時候，做出簡直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是常常有的，他聽了這些話，馬上臉都變成鐵青了。

加以，玉之井或龜戶偶然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女人，也沒有甚麼特別稀奇。這個女人對有助說出了詳細的話——於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就在那天亮的時候發生了。再說一遍，有助是無比的像機關車一樣地腦筋簡單的傢伙。唉，並且又是醉後。

那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是，有助穿着青年團底制服，就那樣在廁所裏吊死了。

○ ○ ○ ○ ○

在這裏，作者想插一句不大漂亮的嘴——這不是有助君一個人的事呀！

頌歌

M. Lubin 原著
黎暉紫 譯

龐大的監牢，平時總是死寂無人的，現在却呈着不尋常的狀態了。在天井裏，滿滿地圍繞着教堂的都是些囚犯。那並不怎樣大的教堂，好像蜂房了，響着嗡嗡的囚徒的聲音。在那裏，各種的犯人都被驅聚攏來了：——甚至拖着笨重的枷鎖鐐銬的死罪的和尙待審判的普通犯與政治犯都被招來了；特別對待政治犯照例他們是關他們在個別的牢房裏的，不使他們與自身以外的人有所接觸。

是聖誕節了，神惠的饒罪的光榮的基督教徒的節日。那監長，關於他和犯人的關係傳揚着很壞的名聲，他想利用這日子，對社會表揚他在監牢裏的好的治績。他爲了莊嚴的宗教儀式而親自招待那主教伊諾山脫先生。一方面他還要使得那些因某些原因而呻吟怨嘆的犯人也滿足，他以為只要他爲他們稍爲弄一點娛樂，他們一定會直到墳墓裏去的時候也感激他的。唔，那麼，他一顆子彈可以打

中二隻兔子了。

那打算是成功的。總主教同意了，並且好像每時每刻被大羣的美麗而穿着漂亮的太太伴着的來了。他們一隊一隊地走遍了牢獄底所有的走廊，有些人走到一間間的牢房去分送他們特別爲了這個目的而帶來的橘子，巧格力糖和烟捲，但是那些贈品並不够分配於每個人，於是那些慷慨的客人，就只揀監長可以看見的幾間牢房分送着他們珍貴的贈品，實在講起來因爲估這監牢裏大多數的政治犯全部拒絕他們的贈與的緣故，他們的使命很輕便的完結了，而且自從在二層樓的牢房裏的一位鄉下人，粗蠻地侮辱了他們之後，那些客人們也停止提議去贈東西給政治犯們了。客人們在他的牢房底地面板上讀到了剛割着的天才的匈牙利人底詩句：

「爲了愛情我不惜貢獻我的生命，

爲了自由——

愛情我也可以貢獻的。」

在那些語句之下他幾乎不能讀那些歪斜醜陋地被刨來的字句了。

「這裏住的是阿爾巴來夫村捉來的叛犯。」

現在，當他們走進了教堂的時候，他們覺得好像在家裏一樣了。這裏是溫暖而愉快。那些太太小姐們的纖弱的腳的確被石頭似的冰樣的監牢凍壞了。

在祭壇的近旁十足地站着一大羣穿着富麗的高貴的太太們。這些是城市的貴族底最優秀的一部份，這是立即可以證明的。那些女人們是如此的美麗，肥胖，保養得好好地，雪白的膚色，身上穿了高價的裘衣。她們半裸地袒臂露肩，從她們的身上發散着各種香料的芬香，圍繞着她們立着一些另一世界的老爺們，他們的手裏拿着圓筒形的大禮帽，他們的頭髮燙得光滑可人，他們好像雄雞似的圍着她們，鞠躬似也地對她們做着最優美適當的姿勢，諂媚地微笑着，自然，一切老爺太太們是在講着監獄。這實在是一個有趣味題目。

一切的人都注意着要接近到監長和其他的監獄的官員身邊去。

太太們問了許多許多的事體，官員們一件一件都回答了她們。太太們開心地相互驚嘆着，她們知道了關於監獄的一切美好的，無憂無慮的，合乎衛生的生活了。

「一切食物是無非議的：湯，肉，上好的麵包，和其他等等。自然，有些好尋是非的人，他們爲了要招致苦惱使犯人不足；自然，他們是會喊着反對當局的，不過，這，他想要花言巧語地一遂領袖慾吧了。」

「呸，不識好歹的東西！」一位肥胖的中年太太裝着鬼臉說，一面整着她禮服上的露頸，它已使得她的圓圓的肩頭都露在面了。

「是——呀！」監長接下去說：「他們有浴池，醫院，和教堂，特別對於他們的健康是格外注意的。他們差不多不會感到自身的孤寂的，因爲他們的親人可以時常來拜訪他們的。」

「猜起來，在這些男子之間全然孤獨地過幾天一定是很有趣的。」一位年輕的姑娘說，她是高級官吏一位小姐，雖然還尙幼小可是很會賣弄風騷了，在她的身邊老是隨着一些雅緻的紳士少爺。

「O，他們都是善心人，他們決不會對您做任何不好事的。」

宗教儀式是由總主教——伊諾山脫先生親自執行的，然後他就做了一次說教。他的題目選得很好聽。當他走進教堂的時候，他看見了教堂大門前的石上被雕刻着的題記，在這裏是用了大大的字母刷寫的：

「爲了忍耐的人們——
要自由與極救。」

他讀了好久好久，花言巧言地，然而他的語句是虛偽地發出來的，它們好像冰冷而沉重的石頭，它又從教堂的牆壁上被撞回來而硬梆梆地落到地板上去了，帶着低微而含糊的擊撞聲，那些太太們痴望着總主教的美好的臉龐兒，她們實在是不過爲了他而來的。那些太太們是這位漂亮而好色的宗教者底慣常的跟從者，關於他的唐裘安（戀愛的事蹟，全城市都能在講談着的）。

總主教完結了說教的時候，教堂裏已經一半空虛了。留存着的只有一羣太太小姐和幾個平常的犯人而已，一切的政治犯和大多數的普通犯都走出去了，站在天井裏閒談着。

冬天的太陽，明亮地照耀着，犯人們都貪婪地曬着陽光，他們很高興，在這美好的天氣的日子，今天可以比平常規定的時間多曬半個鐘頭的太陽了。他們的臉是蒼黃

的，不能習慣於輝耀的陽光而眯着眼睛。

宗教儀式之後，犯人們就被驅入監牢裏的一間大禮堂裏去了，在那臨時忽促而成的戲台前放置許多的椅子，總主教戴着高高的大禮帽坐在那裏成了全廳的中心。他的周圍紛陳着高貴的賓客們的顏色燦爛的衣服。

那位年輕的官小姐坐在兩個騎士的中間。她的裏露的背部雪白地閃耀着，一切男子的視線都無意地集中到她的身上了。她已覺着了，而且一種快活搔癢的刺激使得她小雞似地用了她顫音的聲調高朗地談笑起來了。但是犯人們却靜得好像石塊一樣。沉重的仇敵的雲團氣顯然地可以領會到的，那些虛榮而好炫的太太們，想像以女性這一點而插身在其他地方似地到這裏來，那效果也是徒然的。她們的出席，使得發來的聲音好似摸擦着似的不能和諧，終於一切聲音都冰結起來了。

是墳墓的靜寂。

特別爲了基督教聖誕節而請來的音樂隊演奏了幾個片段，它奏演得很動聽，那音樂深深地感動了那些囚犯，好像一把犁深深地掘到了他們的靈魂。那蓬亂的頭髮豎起來了，微顫走遍了傾聽着的人羣。

靜默統治了一切。

第一段節目奏完以後，太太們都拍起手來了，但是覺得在一羣靜默的着木然不動的漢子們之間，她們是如何的孤獨啊，他們的怯懦的鼓掌也死過去了。

在台上走出了一位歌女。她是很美麗的而且歌唱也那樣好聽，可是她所唱的却是摩登的情歌。選這種歌無疑的是做得不適當的。像這樣的從她嘴裏顫抖地妖媚地唱出來的輕快的戀歌全被這般人需要嗎？不，他們要的是自由！而且，歌唱着，她回想到適纔在一個牢房裏所看見的那些熱烈的字句：

「爲了愛情我不惜貢獻我的生命，

爲了自由——

即使愛情我也可以貢獻的！」

她的歌聲顫抖起來了，它碎裂開來墮入做作的聲調裏了，幾乎成爲悲呼號嘆之聲了。

墳墓般的靜寂統治着這間大廳，甚至一點枷鎖的叮噠聲也沒有。犯人們都用雙手支撐着，他們即使一點音樂的聲音也不願放它過去。

音樂隊重新奏演的時候。

但是——一切的人好像都僵化了似地木然不動。音樂

隊又開始奏國歌 *Sumi Marica*。

那頌歌，對於犯人們表明政體自身的意義，他們正爲了反對它而無畏地戰鬥着，犧牲着他們的生命和政體。

那頌歌，表示着怪物，那剝削着全民衆的血汗的的資本家的國家底記號。

那頌歌，在它歌聲裏，歌詠着在血的噩夢裏死去萬千的勞動者和農民，在世界大屠殺的時候的戰場上。

現在，却把這頌歌勇敢地它在它的犧牲者之前演奏起來了！

爆發了不可想像的喧聲。

開頭，響起了刺耳的叫喊與呼嘯。

「Huu—Huu……」

十個被判了死罪的囚徒，在看樓底下舉起了他們底十五公斤的鎖鏈，用了可怕的大力擊打着地板。

一切犯人都大叫大喊而擊打着地板。

那是地獄的喧聲。

從 *Sumi Marica* 不再聽到什麼聲音了，樂手們都擲丟了他們的樂器，跑開戲台了。

那時另一種頌歌——××歌的歌聲却響起來了。

起初，只是三四個人的聲音，隨即十個人了——隨即又是百人的聲音了，最後是一切——政治犯非政治犯都用

了深沉的，緩慢的，而且強烈的聲調唱着來了：

「起來！

浸沿在困苦中的，

大地上饑餓着的

××們！」

那些高貴的賓客們的驚惶失措，是不能筆墨形容的。

第一個跑開的是那最高檢察官，他發瘋似地叫喊道：

「擊死他們！救命！」

隨他之後，那些太太小姐們都推撞着，那位總主教拔腿狂奔了。有幾位太太們暈倒了。在混亂裏沒有一個人留意她們，大家都爭先奔後的奔到門口去，要搶到外邊。

雖然沒有一個人想攻擊那些可憐的布爾喬亞們，可是他們却以為自己是處在死的危險中了，他們害怕會失去他們自己的頭，一刻間，在大廳裏只剩下監獄裏的居住者了，那頌歌永遠是歌唱得那樣的靜謐，那樣的緩慢，而現在又莊麗堂皇地和壯烈唱起來了，像在教堂似的。並且從每個漢子的身上都發射着一種神秘的力量。

大廳裏二隊背槍的兵侵進來了。槍上的刺刀向着犯人們直指，他們的鋼鋒，青光閃閃地亮着。

「滾！滾到牢房裏去！」發出了神經質的急遽的命令。

但是那頌歌的歌聲都把它窒息住了。這命令發出來就收了梢了。罪犯們慢慢地從容的分散開來，唱着同一的歌走向各自的牢房。刺刀稠密地壓在他們最後的一行列底背上。

.....

經過了沉長的商議以後，在這個會議裏參加的有最高檢察官，總主教，以及那些小姐太太們，人們決定做一點模範來罰一罰那些囚徒。他們決定在兩個月之內把他們一個個分離開來，不准在一起。一個月之內不准家內送食物給他們，在這時間內，並且不准和人通信。這個決議，靠着總主教伊諾山脫先生底堅持力爭而採取了。

「在那樣光明的基督教徒的節日！」他結論說。

她思索着那些囚犯的行動。他並不注意他的話語是對於勇敢地責罰自己弟兄的人，懲罰那些他們的脚不值一吻的人底行動是有關係的。

「但是饒恕他們吧，主啊，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他們做着的是什麼啊！」

一九三四，八·十·燭光下。

紅色的衣裳

魏照風

風，冷的風；
天剛破曉，風還在吹，
靜靜的街呵，
伴着枯零的樹，
一切一切都在朦朧中。

暗淡的燈光照着窗頭，
矮小的屋裏人影移動，
破格扇擋不着冷的風，
人底牙齒交頰，口裏唏噓；
遠遠地雞聲在啼。

沉重地脚步拖着了老二格，
手裏拿着的——斧頭，鏟，錘，

身上穿着禁不住風寒的衣，
「要早點回來呀——你！」
——門後露出紅色的衣裳。

蹣跚的步伐漸漸地消逝，
門前倚着紅色的衣裳——
惺忪的眼，幽情的臉；
聳起的胸前潤着紅凍的手，
唉，我的天！

老二格一天的苦力够不上養家——
紅色的衣裳落在「風塵」，世間
這樣的人兒可是太多，
——趁着朦朧的時光，作點那樣的勾當；

苦，誠然是苦，但，那是爲了生涯。

風，捲起地上底塵埃，

那像針似的——

刺在她底週遭，

瀟索着，呻吟着的

——是那消瘦的樹杪。

冷落的街呵，

徘徊着伶仃的影，

怎麼還不來呢？

——莫非是爲了風；

渺茫的希望壓着她沉痛底心。

「望一望吧——灰暗的天空

爲什麼你這樣的發呆？

——冷的風挾着宇宙底悲嘯，使你不安嗎？

而我，而我却這般在苦海裏浸染，滿足

他人猥褻的笑，留下自己底悲傷。」

扭扭着一團熱火在她底胸膛，

冷風的怒吼更激動了火的狂燃，

口裏呵出是霧般急促的寒氣，

咽下却是人性悲痛的積藏，

呵，飢餓，飢餓難道是罪惡的淵源？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脫稿。

村雪

林麥

啊，好大的雪呀！

嘆氣有甚麼用，我們還不是得過且過，

今天活著，今天且來賞一賞這雪吧。

你看，那遠處的山，沒了顏色，

像一堆堆的白塚，埋著千年不壞的石頭。

樹的杈杈，銀鈎玉肋的，

彷彿就是海底的白珊瑚。

小河，微微有點兒浮冰，拖著輕雪流下去了；

船身埋沒了半截，哪裏去找獨釣寒江的漁翁呵？

喝點酒嗎？我們哪裏買的起羊羔蘭陵？

昨天從鎮上帶來的新出場的老燒，咽著大塊的冷狗肉，

這是多合胃的美餚，你不嫌太羶口吧？

用不到上樓，用不到推窗，

你看，這四邊的素野，都送進了我們的眼底，

白茫茫的一片河山，哪還分出了東南西北？

別風雅了，老實說我們的驢子早已瘦的馱不動你了；

便要踏雪尋梅，摘取一點詩料嗎？

嶺上的那幾棵小蜡梅樹，早已當了柴火，

你看，前面那狗子跑過的一溜足印，

零零落落的碎瓣，那不是暗香浮動的畫圖嗎？

你還希望月明林下，

有一個縞衣素裳的美人，來點綴一下吧？

少停一會，就有一個托著飯鉢的乞婆，噓著寒氣走過，

看她那飄飄的風吹著襤褸的單褂，

多末婆婆娑的舞姿，會使你酒醒的；

我一點也不開玩笑，你覺着醒罷了這雪景吧？

告訴你，西施是生在浣紗溪畔的，

詩人慣會搗鬼，我是從來不撒慌的，

這才真是雪中實景哩。

可是，我不能再告訴你了，再說下去我又要嘆氣了，你不要以為我故意阻了你的清興。

你看，這一間破屋，風快要掀頂了，

雪再下的大些，恐怕會要倒下，

我們也許會壓在底下，不得翻身，

你不要誇張雪裏埋尸是清白的，實在死能干淨也好。

雪，只要下，大小還不一樣嗎？

我敲一敲米罐你看，老鼠早餓跑了，

一罐的空氣，多末清爽；

把雪來裝好了十缸二十缸，有甚麼用呢？

縱然磨成了細麵，當不了食糧，

也撐不開我癩了的肚皮，輾轉的腸轉。

算他是棉絮吧？

我解開衣裳，你瞧，這一把乾柴，

他是暖不透我細瘦的骨幹呵！

算他是撒著細鹽，

爛黃菜湯有的吃，誰還嫌口裏清淡。

前年也有大雪，去年算是豐年，

可是拖下的地租，壘下的捐款，積下的舊欠，

七毛五一斗的穀子，連糠糶完，

也還不清沒頭的行利錢。

你為甚麼變了顏色，坐立不安？

你不要替我難過，我是絕不會在你臉前吊下淚點的。

安靜一點，看，雪更大了，

不要走吧，雪這樣深，會漫了你的脚面；

再住一夜，讓他多下一點，

看明天日出天晴，新鮮的人間。

橫豎雪總有消化的一天。

石工

一天天，沒變換地，
永遠是一隻手鑽子，
一隻手錘。

生涯裏，
找不出年青的枝頭，
開出五彩的花；
只有迸飛的火星，
夾着點點石屑，
燒白了頭髮，
堆高了年華。

全不曉得春天的歸來，
秋天的消逝；
岩石上不長杜鵑，

濃霜惹紅了的楓葉，
也不往這上飄。

惟有如此來認得；
皺紋滿佈的額上，
流着沒完的汗時，是夏天；
乾枯的身子，
衣裏穿不暖和時，是冬天。

叮叮地捶着，
再沒有個完，
一月一月，一年一年，
粗起了胳膊，加厚了繭；
滿打算，
找到個光明，

「希望」實現；

可是倒霉的，

鬼跟着，

只大了吃不飽的肚子，

錢可永遠不見。

多少不成樣的石塊，

送進來，

在這雙難看的手裏，

造成了圓是圓，方是方；

總能蓋得起，

幾十間大廳，

幾十間花樓和石舫；

雖說換得了幾十年，

肚子半飽，

但想起滂沱大雨後，

家中將倒的二間泥房，

心頭氣得，

真像有點發狂。

這怨恨，

原已貯了多年，

却總不放出一點風，

本以為運氣總有個轉

總有個變；

現在知道這些希望

真像氣球的心子，

窮人的肚，永恆是空。

哼，只等一段藥引子着了火，

這口今久了的氣，

總會出一個够。

巨富之家與我們

王十六

紀念我的要好朋友林廣

我在開士登的時候，年紀很輕，只有十六歲。我的叔叔，是一個壞蛋，他不肯再給我進學校讀書，於是負了氣，糊糊塗塗的逃到紐約去。這是我飄流的開始。

從開士登到紐約，路有九十多里。不過，這與九千多里路，並沒有差別。因為我年紀很輕，不識人情世故，同時紐約的地方，那麼的廣大，那麼的複雜，我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一個朋友的。

我每天每天的，得把自己推送到各處的女人，或者老頭子的面前去，請求他們要我做一些事情，到後給我一點吃的東西。

我進學校讀書，已經只有夢裏常常做到。不過，像有許多人所說的，以為社會也是學校，那麼我在這樣的社會學校裏，一步一步的脩完我的學程，我從小學進了中學，從中學進了大學，大學也早已經畢業了。我一點也不吹

牛皮。

凡是社會學校當中，所有的功課，無論是必修的，抑是選修的，我都把我的工夫用周到了。不管衣，食，住，行，與賣，買，鬧小玩意兒，以及謀事，交友，戀愛，種種門檻，我差不多都知道，能够根據經濟的原理發揮一番談話給你聽。什麼騙子，小偷，畢三，流氓，苦力，這些社會科學，也都涉略過一番，很有一些心得的。我也許以為我是壞蛋吧，然而你放心好了，我對壞蛋才是壞蛋，對好人絕對的是一個好人，這是我的處世哲學，這是我的人生態度，這樣你就明白，我是你這個窮光蛋的要好朋友呵。再那個一點說，其實做騙子，小偷，畢三，流氓，苦力，並不是一個人從娘的肚子裏滾出來，就只配做這樣的人，做這樣的事情，是不合理的社會，驅使着人不得已的走上這些道路的，要是歸罪到個人的頭上去，這是笑話，

應當歸罪整個社會，才是對的。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爲此努力，把舊社會破壞一個澈底，再從新創造起來，舊社會是怎麼會這樣壞的？是誰把舊社會弄壞的？是誰阻礙我們重新創造一個好社會的？嚇嚇，瞧瞧清楚，打倒他們！

不過，現在不談這些，現在要談的是，我逃到紐約以後，我是如何的苦，你一定明白，可是，飄流到第四個月，我碰到這樣的一步運，爲一個富豪，把我帶到他的家裏。我在他的家裏，從九月間，住到第二年七月，過了一個冬天，一個春天，差不多快要住滿一週年。

把我從街頭帶了去的富豪，他的名字，叫做喬治奧白利，他的年紀，大約四十多歲。他的身體高大，樣子十分神氣。是一個乖乖叫的高等美國人。

喬治奧白利的太太，却是一個法國女人，這是一個漂亮不過的太太。她有法國女人的風趣，又有美國女人的嬌貴，應當是全世界的女人之中，最乖乖叫的高等女人的標本之一。

喬治奧白利有二個女兒，一個女兒只有七八歲，一個女兒十五六歲，十五六歲的叫做海侖小姐。像是花一樣的一個小姐。海侖小姐的胸前，已經胖起一對檳榔那麼大小的東西。

喬治奧白利的家庭，似乎很簡單，就只四個人。不過，他所有的大廈，所有的財產，所有的用人，可不很簡單呵。他在長島，在洛克威海濱，在紐約河邊區，都有他的大廈。他所有的財產，我無法調查，所以不十分曉得，不過，他有三家大織袜廠，一家煙草公司，一個大煤礦，這些我都知道，有二萬五六千的男女，靠他做工度日，這到後來也給我知道了。在洛克威海濱的大廈，與紐約河邊區的大廈，我都只到過一次，所以我不熟識，我無從知道那邊，各有多少用人，至於長島大廈方面的用人呢？有一個管家，一個會計師，一個保姆，二個汽車夫二個汽船司機者，二個中國廚子，二個專門管理花園的黑人，連女用人，與打雜的，一共有十七個人。十七個人中，我是其一，我的年紀最少，我的事務也最輕，只管拂拂飛塵，兼顧洗掃浴室。我能够出入主人的內室。

那時候，我特別歡喜看圖畫雜誌，歡喜吃糖，可是這些東西我自己沒有，就常常向海侖小姐那裏去偷。海侖小姐見到倒也沒有罵，總是那麼笑迷迷的，已經具有一派婦人那樣的騷相，她有她的用意，她已經懂得人事呵！哈哈，丟她媽，我也有我的用意，我除偷看圖畫雜誌與偷糖吃以外，也偷着嘻皮賴面的，去摸她胸前那對檳榔一樣大小

的東西。

喬治與白利，他却也是一個能够威嚴的人。那一次從街頭把我帶來，想來決非慈善，是當作拾便宜貨把我拾來的吧，我記得給他沖水洗澡，有時候偶然忘記倒上香水，或者倒的少一點，他就凶凶的劈着我的耳光，或者踢我的屁股，劈耳光，劈得頭昏腦暈。踢屁股，可真有些說不分的難受，大致痛是痛了，而且觸電一樣的稀奇古怪的發癢，人就熬不住同卓別林那麼的亂跳起來，看到亂跳的樣子，他却殘酷的笑了！

喬治與白利，並不成熟的住在長島，他的大廈已經說過了，一共有三個地方，加之統理財務，勾結官廳，與商賈名流互相交際，等等等等，弄得他很忙，忽然來忽然去，長島的大廈在他也只當作路中的客棧而已。不過，日子縱使住不多，這裏的用人都已受够他的厲害，刻薄，用人都恨他，背後都罵他。譬如說，廚子的牛排煎不透，或者煎過頭一些，就要扣廚子的薪水；對於別的用人也一樣；用人都恨他，背後都罵他，這不是偶然的。

喬治與白利也很貪女色。朋友的太太，妹妹，女兒與他發生肉體關係過的，總有幾打女人。工廠裏的女工，家裏的女用人，樣子生得俏一些，他一見到。就要轉念頭，

，他利誘她，欺騙她，威脅她，非陪他睡覺不可，否則就要被解僱。

喬治與白利是資本家，是有地位的人，是富豪。我們用人，是被視為卑賤的，是被視為奴隸的。富豪與奴隸，所不同的在那裏？這由你去想吧，你想到的，應當比我用嘴說的更多一些！歷來的富豪，是會如何一種樣子對待他的奴隸呢，這在喬治與白利並不例外。

「哈哈，這不要臉的呵！」

有一天，一個汽車夫，指着喬治與白利的油畫像，這樣的罵起來。這是喬治與白利與太太，連兩個女兒都帶到身邊，開了汽船，正往洛克威海濱有什麼事情的一天。所以長島的用人們，嘩啦嘩啦的聚在一起，彷彿一羣頑皮的小學生，正在看管的先生走開去了一樣，打撲克的打撲克，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做戲的做戲，這麼一來那個汽車夫罵起來了。

「怎麼的？麼？」

一個打掃房間的女用人，她正望着大家微笑，聽到做戲的汽車夫，做着鬼臉罵着，她就來了追問。

「怎麼的？哈哈，這東西不要臉，在工廠的辦公廳裏，在開着的汽車裏，她什麼人也不顧忌的，騎女人！」

他一邊說，一邊拖了一張沙發，騎了起來。

「嗤！」

追問的女用人，她嗤的笑出聲音來了。

「她的太太還不是一樣！」

又一個女用人，她正用脚尖，打着地板，和着唱歌的人的拍子，她的脚尖停住了，補上來這麼的說了。

「我們以為你們還沒有知道呵！」

另外一個汽車夫也說。

「誰還沒有知道？喬治奧白利外邊吊膀子，軋餅頭，太太不是出門找野老公去，就是招男子到家裏來睡覺！」

「哈哈！嘴？」

「你一定瞧見了。」

「對呵，瞧見了，我去整理床舖……」

打撲克的，唱歌的，跳舞的，都停住了，注意到這一次好笑的談話上來了。我是吃着從從海倫小姐那裏偷來的糖，却老早的已經注意着他們。

只有那個做戲的汽車夫，却繼續的像是做着戲，他的手勢，正像摸什麼東西一樣，又像插到什麼地方去一樣，嘴裏一邊說：

「嚇，嚇！真倒霉！你們在家裏給太太整理床舖，我

們却在外面給她修整汽車，喂，去年十月間，有一天，太

太和一個陌生的男子，在汽車裏，你們知道她們怎樣？她

們就那麼幹，兩個人，緊緊的扭做一堆，那個男子尤其猴急，她們沒有知道，我在前面安有一個小小鏡兒，一隻手

插到她的大腿縫裏……」

於是，各式各樣的笑聲，嗤嗤的，哈哈的，格格格的，像一個浪花那麼的激濺起來，隨着嘩的衝散開去了。

「屢？屢？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呢，後來故意的伸了手，去摘下那面小小的鏡子，我是有心要她們會看到這個動作的，當然她們是看到的。後來她要我送她們到洛克威海濱的大廈去。後來她塞給我五塊錢。」

他說完了，他又把一個手掌伸開，向大家的面前一幌，重複的又說：

「塞給我五塊錢！」

「好生意呢！」

「那麼，你在喬治奧白利那裏，也拿到這類外快沒有呢？」

却有一女用人，就向另外一個汽車夫打趣了。

「他嗎？喔，賞了賞了。不過，喔，你們難道沒有生意照顧來嗎？我覺得你們女人，總佔便宜些，要是中他的意，湊到他的火頭上，肯坐在他的大腿上去抖一陣，或者，讓他騎在你們的大腿上來抖一陣，那麼所得的賞錢，一定比汽車夫多了，我可以保險！」

「哎喲！上帝罰你，你這魔鬼！」

「我不說謊，工廠裏的女士，只要生得有些俏，老闆一定有生意作成她們，外快的收入，一定很豐富的。我們是男子，可不中用呵，你們一樣是女人，大可注意一點！」

「魔鬼！不要講了，魔鬼！」

「你——」

有人把手一指，指到一個女用人的鼻尖了，這是最俏的一個女用人。

這個女用人，她馬上紅了臉，很有些難為情的神色。

不過，她馬上的回出這樣的話來：

「暖，雜種！到底便宜的，還是你們男人。」

她不讓誰的話接上來，她又急急的說：

「暖，雜種！你們知道喬治奧白利的賞錢，賞一百，賞一千，有什麼稀奇？錢並不要他自己勞力去掙來的。並

且，太太裝做酒喝醉了，中國廚子，也有過被她抱住親嘴的運氣，管家也常常被她半夜三更叫去的。而像我們這樣窮苦的女用人，工廠裏的女工也一樣，生得俏也好，生得不俏也好，爲要保持自己的生計，不敢打破自己的飯碗，只有連肉體供給資本家，供給老闆，供給男主人，以滿足他的淫慾，滿足他的遊戲。如今做妓女，也不容易，真沒有辦法！至於你們男子能够乖覺一點，善於奉承一點，生得俏則更好，如果手膀結實，體格強健，像一頭牛，像一頭牛……」

對於牛的比擬，比擬得非常過火，大家的笑聲，於是滙得更加比前響亮了。

「暖，富豪的太太，嬌貴的小姐，有錢的寡婦，各處也多着呢。我們因爲一樣的是女人，可不中用呵，你們男子，你們大可注意一點的！」

那個女人，這樣的結束了自己的意見。她說得很有些感慨。

我是完全看在眼裏的。

而倒鑿的機會，在我也正不缺少的。

無論日間夜間，喬治奧白利的太太，有方便的確就約別的男子過來。電話搖了去，男子一回兒就過來了。太太

看我年紀最小，她就只叫住我，要我出入內室服伺她們。她們並不迴避我，與緻極濃的調情，作樂，什麼把戲都幹。

我後來，自然也恨喬治與白利，與喬治與白利太太這一類人。

我在喬治與白利的太太旁邊，學會多多少少的把戲。

學會了怎樣呢？哈哈，我却向海侖小姐，照樣子應用出來。這是她們應當得到的報應。而海侖小姐，却從來沒有拒絕，總那麼笑迷迷的；玩是好玩得很的！

我如今，要是追想起來，真覺得這多麼的好笑呵。這一個壞印象，在我的記憶上，實在非常的深刻，我弄得以後

跑到不論什麼地方，見到許許多多大廈，見到許許多多神氣的富豪，見到許許多多高貴漂亮的太太，見到許許多多花一樣美的小姐，我是瞧不起的。我馬上會記憶到喬治與白利，與他的太太，以及海侖小姐，我慢慢的知道得多了，天下的烏鴉一樣黑，他們這一類，會做出一些什麼事來？已經領教了不少！

你一定明白，我現在並非向你來說一些荒唐的話，什麼幽默，這當然更加談不上。我是不過想到宣傳真理，是你我必須擔負起的責任，暴露罪惡，也是你我應當做的事，請你回答我，對不對？

一九三三年八月舊作。

天津大華南紙書店

週年紀念大贈券

凡買貨滿洋一元者即贈彩券一張有得全部四部備要之希望價值洋一千二百餘元
地址法租界廿四號路電話二局三九三三號

備最新結婚花車數部
特搬新式汽車多輛
家運貨載重汽車

本號英租界二十九號路大營門內

文記汽車行

分行法界廿六號路交通旅館樓下

本號電話三一五五〇三二二六一
分行電話三〇一二二二三三六七三

鑼聲

今及

——獨幕劇

人：

余誠——佃農，五十餘歲，形容枯槁。

如意——他的女兒，鎮上某手工業的雇工。

菊姐——他的妻，忠樸的農婦，四十餘歲。

二鐵——他的兒子，瀋東某煤礦的礦工。

周大明——兵士，二十餘歲。

楊四嫂——少婦，他們的鄰居，村農。

時：

一九三三年之春。

地：

河北省北部某村落。

景：

昏黯的土房裏。

左邊有門通到外面，後牆上有窗，右邊牆上有裏間

屋的門，室內除零亂的農具外，是一副破舊的桌凳，在桌旁放一架小紡車。

在紡車聲裏展開一幕凋謝的農村底寫照，昏黯的油燈映不清室內人物的面貌；余誠這時正倚着這隻破舊的桌子，注視着桌旁正在紡紗的如意。起初兩人都靜默着，但聽得紡車聲響。

如意：（停止了紡車）爸爸！你把燈再往我這邊推一推，我有點看不清線了。

余誠：你這們小的歲數還能眼力不足？這燈還要往那邊推？

如意：連着累了一天，到晚上真覺得乏。哼！小歲數的人也撐不起天天累個死啊！

余誠：好孩子！你不要說這個話了，我心裏聽得受不住。你這麼勞累早就讓我覺得過意不去。……（隨

手推移油燈)

如意：誰都別說了。像我們這樣活受罪的人也多得很。

可是我總是不明白，我們怎會不大家想個法子？照這樣還有個完了的日子嗎？

余誠：想法子？我們也想過！無奈力量不夠，弄到半路上又洩了氣。

如意：像咱們這樣的人不算少，就算咱們這一村子差不多也有六七十口子，要再加上東西南北那些個村子的，那還能說是少？我想總有好幾百口子。大家想法子還不成？這麼多人也就有一個好主意出來了。

余誠：是啊！誰說沒有法子？就怕大家夥不一齊幹！

如意：真的！大家夥要齊心幹，天大的事也算不得什麼難。你看咱們這幾個村子的青苗會也打過土匪啊！那不就是大家夥齊心幹的？

余誠：孩子！還說青苗會嗎？那對咱們沒有多大好處！你看咱們做活的苦小子拚着死命把土匪打跑了，到後來是別人佔了便宜。他們有地有產的什麼也傷不着，咱們還是照舊賣着力氣掙這幾個賣命錢！

如意：我們不會不給人家幹嗎？

余誠：吃飯也要緊啊！……可是我知道像咱們這些人現在多半都存着這個念頭。要是大家夥再一齊心就更好了！

如意：我剛才說的就是這個。——唔！我想起來了：聽說咱們這幾個村子來了好些敗兵，槍都讓咱們給收了是不？

余誠：這是昨天的事。你聽着，還有好些話哩！昨天咱們收他們的槍底時候，除去另外自己走了三五個的，他們都願意同我們在一起，不想再亂走。因為他們都沒有地方安身，也沒有別人願意收容他們。

如意：他們別又是在這兒吃夠了又去他們的了？

余誠：唔！（沉吟）看樣子也許還不致於像從前那樣不講理。……白天你媽到梁老爺家去了一趟，她沒準聽來些個信息。等我問一問她。（轉身向裏間屋喊！）喂！如意她媽！你聽來什麼信息沒有？

菊姐：（在裏間應着）聽什麼啊？你問我什麼？（從右方上場。立在裏間屋的門口。）

余誠：你不是到梁老爺家去來嗎？我問你聽見什麼信息沒有，你剛從那兒回來我還沒有工夫問你。

菊姐：還是那幾句空話。這時候慌慌亂亂地都不消停，他們也顧不得咱們。

如意：媽！你又跑到人家那兒告幫去了？這麼些次都不成，你總是不死心。

菊姐：你這麼一點歲數的孩子懂得什麼！我總想着能夠幫助咱們一點，關着情面他們不會真不理這回事。無論怎麼說我也是他門上的丫頭，現在咱們又是種他們地畝的佃戶。

余誠：說那些個都沒有用。從前你是他門上的丫頭，到現在二十多年早就斷絕來往了。咱們吃不了飯也犯不上再那樣哀求主子似的向他告借，我先前和你說過好幾次，你總不信，這會子白碰了好幾回還不明白？

菊姐：（苦着臉）誰又料着不成呢？他們要能貼補我們幾個那不是很好？

余誠：你別再作這種夢了。哼！他宰咱們還嫌宰得不快，還指望貼補咱們？……歇了罷！不要再提他。……到底你聽來什麼信息沒有？

菊姐：聽來一個信息：這些日子戰事太緊急，梁老爺前幾天躲到城裏去了。

余誠：一開頭又是說他！（不耐煩）如意：他躲到縣城裏去了？

菊姐：還不祇這樣哩！說不定跑進北京城去。留在這地方萬一日本攻來，不就太可怕了？

余誠：就是他們財主的命值錢，別人都算什麼！

菊姐：他的小兒子可是沒走，那傢伙要和日本鬼子拚命哩。

余誠：他自家一個去？——哼！反正又是送咱們挨槍子去！打退了日本還是人家佔便宜，打不好人家先跑了。

菊姐：他說咧！咱們不管是誰都得幹，要讓日本佔了地去，誰也受不起那個滋味。還說：這兩天又得了好些枝槍，那些敗兵祇要給他們飯吃都肯幹的。

余誠：他們那些敗兵都安置在什麼地方了？

菊姐：分着住在各村的廟裏。……哼！這會子正發愁這夥人的口糧。

余誠：那有什麼可愁的。財主們家裏囤着滿倉糧食，幹

什麼不放給他們吃？

如意：是啊！咱們這一夥裏那些個財主家有的是糧啊！

菊姐：唔！他們還沒說到這個。

余誠：收了人家的槍，爲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又不想

給人家飯吃，那如何辦得到！——要是攔着從前

，弟兄們自要聽這一套；現在不是要打日本嗎？

如意：說不定又輪到咱們身上罷？

余誠：咱們還是正沒頭緒，那兒給他們弄飯去？

菊姐：（屏息不語）

余誠：照這樣下去簡直受不得！

三人默默相視，如意又把紗車轉動起來。

余誠：你瞧！我又想起一件事：二鐵好好地在煤礦上做工，你又叫人帶信讓他回來幹什麼？再添上他一

個吃飯的，家裏更受緊了。

菊姐：不是聽說灤州那邊太緊急了嗎？萬一有點凶險，

我該怎麼着？

余誠：唉！我們還顧得那些？他在那邊做工，不管怎麼

樣也能混上兩頓飯；你們把他叫回來，又準有什麼好法子？

菊姐：回來之後再打算罷！

余誠：話不是那樣說法。他回來之後，張口就得吃飯，

我那兒給他弄去？這些日子天氣可是到了，地裏

應該手動裕，無奈時局一亂，財主們都是跑的跑

，躲的躲，有地的人都不雇人種，咱們想找點活

做都弄不着，去年咱們自己收的這點糧食，還不

夠交租的，今年還打算再種？連他媽的子粒錢都

沒有，還幹得了什麼！

菊姐：唉！不用說那些話了，我還不知道？

余誠：你光是知道當得了什麼！說實話，昨天梁家還派

人收租子，說交不出租子就要收地。地不種了，

這破房子也要加租的，……不是我發牢騷，你

也太不懂事；他們整天算計劃我們的皮，你反

倒捨着臉找到門上哀求他們。

如意：我說不成，媽還不信我的，他們要真是關着你原

是他門上的丫頭，那麼他們早就不能像對待別人

一樣地對待我們。

余誠：梁府上從前賞過你什麼大恩，你總是這麼不死心

？……

菊姐：（攔阻余誠的話）唔！別往下說了，我這會子死

心不再求他們還不成？

余誠：我不是讓你順着我說話，我是爲讓你心裏整個地明白現在究竟是怎麼回事！

如意：爸爸也不用再向媽媽說了，我看媽不致於還不明白究竟，說着好話，你們兩位老人家一會又吵起來，深更半夜地爸爸也該歇覺了。

菊姐：你也該歇一歇，有什麼話留到明天早上再說。

如意：真的！我慢慢搖着紡車子，也不會吵你。

余誠：你搖得聲音大些我也睡得着，吵慣了簡直同沒聽見一樣，你們還不睡嗎？

如意：就睡去，這幾股線眼前就快紡完了。

余誠打個呵欠，向裏間走去。紡車又轉動起來，人物暫時保持靜默，菊姐伸手收拾燈心。

菊姐：如意！我替你紡兩股，你也得歇一會。

如意：我還不怕累，媽白天走了老遠的道也該睡去罷！

菊姐：又這麼白跑了一趟，唉！我也算死了心，從今以後再也不求他們去。

如意：（緩緩地搖着紡車）這樣你才是我的好媽！事情明明放着，財主們永遠是剝我們的皮；你受了這些年還不知道？這幾村上的人都明白這回事，還有西家我楊四嫂，她不是也常同你說嗎？

菊姐：（點首）是啊！先前我總想……

如意：媽別再說從前了，咱們就打算着以後該怎樣着！

菊姐：以後該怎麼樣？那還用說，反正得奔飯去。

如意：你這會再細心想一想，以後咱們該怎樣奔飯去，我慢慢紡着它。

菊姐苦痛地沉思着，紡車仍在響。

突然余誠隔屋喊着。

余誠：如意她媽！我髮髻聽見外籬笆響。

菊姐：（微驚）唔！……你還沒有睡着嗎？

如意：（停住手）什麼？籬笆牆響？

菊姐：風吹的。

余誠：（這次似乎是從炕上坐起身來）不是風吹的，我聽着像是有人拍打着，（隨說着，已經走出門來

○）你們都沒聽清楚？

衆人都沒有作聲，靜靜地，外面的聲息可以聽見，是有人拍籬笆響。

余誠：聽！是有人拍不是？……讓我出去看看。（從

左方的門走出去）喂！誰？幹什麼的？找人嗎？門外無力地應着：

是我！從前線上回來的。

余誠：（在外面盤問着）是當兵的弟兄？有什麼事？

——當家的行個好，我暫時借宿半夜，明天早上天一亮就走。

余誠：唔！借宿啊！一個人不是？

——是！我一個人走乏了，這邊半個熟人都沒有。

余誠：好說，好說，那樣不是行方便呢？等我給你開門。

外面籬笆門響，余誠引一個軍裝不整，滿面風塵的少年進來。

周大明：當家的！我告訴你，我走了兩天三夜沒歇腳。本打算再往前走，誰想，……兩腿無力，肚子！唉！真沒法再走了！深更半夜地拍人家的門，都沒人應聲。想不到還有你能夠容我借宿一夜。（說時露出無限悽愴之感）

余誠：小夥子！你不用說那些話，咱們鄉村裏借宿一夜沒什麼。你姓什麼？從什麼地方來的？

周大明：我叫周大明；從古北口退下來的。

菊姐：（移過一隻矮凳）坐下說，你一定很累了。

周大明：唔！（慌忙應着，一面問余誠。）老當家的！這是誰？

余誠：（用手指點着）這是我的老婆，這是我的小女兒。

周大明：唔！內當家的！（隨身坐在矮凳上，喘着氣。）

余誠：小夥子！不用說你一定是沒吃飯吧？

周大明：有三天什麼也沒吃，原先爬在戰壕裏就是飢一頓，餓一頓的。

余誠：（側身對菊姐）你想法給他弄點東西吃，咱們還有什麼？

菊姐：那兒還有什麼？祇勝不多的糧食，剛夠明天早上吃的。——要不剛才我幹什麼向人家去借呢？

余誠沉吟着，周大明一旁歎着氣，菊姐和如意僅管打量這位生客。

余誠：（堅決的）有什麼，就什麼，明早再說明天的，反正現在不能顧到那麼多！日本軍隊眼看就打过來啦，那時有飯也不能吃！

菊姐返身走進裏間去。周大明現出不安之態。

余誠：你渴不渴？先給你弄點水喝。如意去燒點水去。

如意：（應了一聲，走進裏間。）

余誠：你要是累，裏間屋炕上先躺一會。

周大明：（感動地）不，不累。這樣坐着已經比戰壕裏強

得多嘍！

余誠：前線上究竟怎樣呢？

周大明：（傷感中含蘊着激憤）老當家的！包管你做夢也

想不到的事都有！

余誠：弟兄們一定是挨餓受凍地幹，苦處是說不得的；

我們也知道那宗情形。

周大明：瞎！當兵的還怕打仗？吃多麼大的苦咱們都幹，

拚了命又不是打日本去，你說這怎麼不活氣死人

？

余誠：開過去那麼多的隊伍，拉夫，擊車脚，鬧了半天

不爲打日本，這他媽的算是怎麼回事？

周大明：咱們那裏弄得清楚是怎麼回事。幹軍隊的不是有

一句話：「首重服從」嗎？咱們自己的想頭不值

什麼，傳下一個令，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抗令

不遵那準是槍斃！槍可是在咱們手裏，咱們想打

不成啊！再說咱們爬在冷冰冰的戰壕裏拚命死幹

，後邊一點也不接濟；吃的東西得不到還算小事

，子彈也有打完的時候。

余誠：同日本開仗，不接濟前方的糧餉子彈那怎麼成？

周大明：你看，咱們在前邊幹，後邊不接濟，打不成退得

成，人家死勁往前攻，咱光是退；你想這是不是不打了？

余誠：他們別是把咱送禮罷？

周大明：日本軍隊衝過來，咱們可不就算送了禮啦！

余誠：（搖着頭，撫摸着他的短鬚。）真要是這樣，咱

們簡直伸着脖子給人家不成？

周大明：（躍起）還有呢！咱們在前線上幹的時候，光是

老百姓帮着，後邊一點也沒人管；後來，下令「

退却」！贖下老百姓們可更沒人管了，讓日本軍

隊給殺一個亂七八糟。——老當家的！咱當兵的

也是莊稼漢出身，我看那樣子真受不下去；莫若

不幹了，想自己的活道罷！反正日本軍隊是一天

天地往上攻；殺的是咱們，人家還可以躲到租界

裏去找外國人保護。

余誠：誰也不願意擔砲眼，輪到咱們身上可是沒法躲避

，別管怎麼着，也得想法子支撐一下。

周大明：可不！不能躲，也不能坐着等着死！

余誠：啊！說起來還是莊稼漢冤透了！說加捐，要打日

本，咱們真是從腸子上挖下來的也得拿出來。說

拉夫，當然得爲國盡忠。……末了！人家都跑啦

！還是咱們這條不值錢的命，拼罷！

周大明：這會子反正再也不能騙我們了，總得有個正經法子，抵擋日本。

余誠：咱們也就是這一條道，要不然就當順民完啦！……

：你還打算往別處去嗎？

周大明：我那有地方去？誰要我！

如意捧着一個粗碗小心地走進來。

如意：水燒熱了，你先喝一口，我媽在那裏煮豆粥，也

快要熟了。

周大明：（感激地）小姑娘多費心了。（接過碗喝着）

余誠：咱們都是一家人，有什麼費心的。

周大明喝完抹一抹嘴，把碗交給如意。

如意：還喝不？

周大明：够了！……！這會子心裏才舒服些，剛才真像

着了火似的。

如意：這位大哥，你同咱們村上這會子住着的，是一塊

兒的不是？

周大明：（莫明其妙地閃着眼）這村上住着弟兄？

余誠：從昨天才住的，哈哈，說也可笑，他們原本是退

下來的一羣敗兵，讓我們這幾村上的人給繳了械

，他們多半都不願意往別處去，願意同我們這些人一塊兒打日本。

周大明：他們在那兒呢？你領我去找他們，這才真是好弟兄。

如意：這會是後半夜了，等天亮再去找罷。

余誠：對了！你先住在我這兒，明天一清早咱們一塊兒去找他們。

周大明：我真糊塗了，這會子光惦記着打日本，……什麼都忘了，說句渾話，黑天白天有點鬧不清。

如意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

余誠：如意！睏乏了就去睡，別瞎熬着。

如意：我還要那幾股線紡出來，明早上還得送到鎮上去。

余誠：累個半死紡出那幾股線，換得出多少錢？照這樣怎麼活下去！不他媽的這樣傻吃苦了，明天打正經主意。

菊姐：（在屋裏喊）如意！粥熱了，我這兒弄柴火，你給端出去罷！（語聲顯得太無力了，含着倦意。）

如意：唔！來了。（匆忙走進去）

周大明：我自己去罷！這麼一來，鬧得你們都不得安歇，

別端出來了！我湊合着吃一點就成，肚子一餓慌了，反倒吃不下去。

余誠：你過去吃也好。

周大明移步向裏間走去，這時柴火的紅光正在裏間門口跳動着，隱約地還可以聽到細微的爆迸的柴響。

如意：（從裏間出來，低聲向余誠說。）讓他在那兒睡呢？裏間這舖小土炕又睡不開。

余誠：（略縐一縐眉）唔！外面那一小間草房子還可以睡人，等我去給他收拾一下。

當余誠轉身向外走的時候，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喊着：

余大伯！你們還沒睡？

余誠：（停住脚步）誰呀？

如意：唔！我聽出來啦，是楊四嫂。（扭頭向外問）是

楊四嫂嗎？

這時楊四嫂已經站在門口微笑着。

楊四嫂：這晚了還說話兒呢？要趕集市，這時候都該起身了。

余誠：你是剛起身嗎？要趕集去？

楊四嫂：趕什麼集！我也是一夜沒有睡，我是來給你們帶個信，走到門口看見屋裏還有燈亮；推一推門是

半掩着，就進來了。

如意：有什麼信啊？

楊四嫂：這可真好了！（快活地拍着）

余誠：哦？有好消息。如意搬個凳子給你四嫂坐，來！有什麼話坐下說。

如意搬凳子給楊四嫂。

楊四嫂：別張羅我，站着坐着都一樣。

余誠：說真的，那些敗兵倒底怎樣安置了？他們的口糧有頭緒嗎？

楊四嫂：啊喲！我們可不要說他們是敗兵了。

如意：那是為什麼呢？他們不是從古北口敗下來的？

楊四嫂：等我說給你們聽：他們原本是為打日本調上前線，後來事情變了，後邊沒有接濟，整天也沒有往前攻的信息；他們自己想打，長官怕出麻煩，把

他們調回來了。——誰說他們是敗兵？

余誠：哦！（點首）我們這裏剛才來一個借宿的兵，也是這麼說。

楊四嫂：這兒也有一個，在那兒呢？

如意：剛給他弄點粥，這會子在裏間吃呢。

楊四嫂：他多半也是沒地方去的。

余 誠：據他說是一個熟人都沒有。

楊四嫂：那正好，他們那些人已經同我們說好了，咱們全合在一塊，聯上這幾村子的，自己幹！日本是準要打來的。

余 誠：已經說好了？啊，那才是正理！

楊四嫂：你看，我還忘下一件事：你們的老二回來了。

余 誠：（驚疑）誰？我們家的老二，二鐵回來了？

楊四嫂：榜天黑的時候回來的，在村口上我遇見他。我告訴他，咱們村上來了好多的兵，他說已經知道了。他讓我告訴你們，他已經回來了；轉過頭他却找那些兵去了。

如意：我二哥哥找那些兵去了。（驚笑着）

楊四嫂：是啊！……

菊姐從裏間上場。

菊 姐：黑更半夜你從那兒來啊？……你說我們二鐵回來了，他怎不先回家？

楊四嫂：啊，啊！大媽也還沒睡。老二傍晚回來的，他先去辦點事，過一會也許到家。

余 誠：他去找那些兵去是要幹什麼？哦！是要找他們商量嗎？

楊四嫂：對了！事情還不祇如此哩。

衆人的眼光完全集中在她身上。

楊四嫂：咱們不是商量好了自己預備一下嗎？誰料村正跑去告訴梁財主家去。過一會梁財主他的小兒子帶了好多家奴，拿刀動仗地阻攔我們，說咱們沒得到縣太爺的口諭，絕不能這樣胡鬧。

余 誠：（怒）什麼？日本軍隊眼看就殺到跟前，咱們還不能預備預備？難道把咱們白送給人家殺乾淨？

楊四嫂：他說咱們是要造反；不聽他們的話就到縣裏告去，硬指咱們是土匪。你看那小子夠多麼可惡！

余 誠：硬說我們是土匪不成啊！……他是安着什麼狠心，要借刀殺人？

如意：唔！我想是他們也知道平常太把咱們逼得沒有活路。也許怕咱們有一天向他們拼命，先想出這麼個毒法子，讓日本替他們殺淨了，這麼一來，不就過穩定日子了？

楊四嫂：妹妹真是說得不錯。他們可不就是這個打算。他們有錢，藏在外國人褲襠裏也湊合活着。頭一個對頭簡直就是這羣東西，哼！（向菊姐冷笑）大媽你還挨着臉去求幫湊哩！我看除去從前人家叫過

你幾聲「菊姐」之外，又沒有另給你什麼恩惠。人家拿你當奴才，你倒總忘不了好處……

菊姐：（赧顏）唉！你不要再說了！我已竟明白了……

楊四嫂：明白了？——別應酬我能？

如意：不！四嫂！媽真是明白過來了。

楊四嫂：真是這樣？——啊！你也別再受冤了。

菊姐：我從前糊塗，那能永遠不明白？反正嚐透了苦楚

，也就知道是怎回事了。

余誠：你嫁了我二十多年，今天才說了這麼一句明達話

。如意，楊四嫂都失笑了。

菊姐：這些年我也沒冤弄過你；人總有蒙蔽着的時候，

要明白還能受人騙？

周大明上場。

周大明：內當家的！碗放在什麼地方啊？

余誠：小夥子吃完了，飽了嗎？

周大明：真吃了不少，我實在餓了。

楊四嫂：（問余誠）這就是那個借宿的？

余誠：是他。

周大明：（尋視着衆人）還有事嗎？怎麼都不睡？

余誠：就去睡的……

窗外有人講話，楊四嫂敏捷的轉身去聽。二鐵已竟走進門來。

二鐵：爸！我回來了。

衆人的眼光，都聚在那裏。

楊四嫂：那邊事實都辦好了？

二鐵：哼！全妥當了。索性大家痛快的拚個死活罷！

菊姐：二鐵！你得到我的信了？

二鐵：聽到了。家裏有什麼事？

余誠：家裏有什麼大事！因為這些日子蘇州那邊很緊急

，你媽又不放心你，才帶信叫你回來。

二鐵：唉！這算什麼，我當是什麼大事；這樣一來反把我的事誤下了。要不是到家遇見這件事，夠多沒

滋味！

如意：哥哥你們礦上還有特別的事嗎？

二鐵：怎麼能沒有。我們這兩天正同礦局起着交涉。我們自己組織抗日會，礦局說我們「預謀不軌」。

英國人調來他們的軍隊壓迫我們，說我們是胡鬧，爽性不給你一點空閑，睡覺都要監視。哼！他們外國人統統是一樣的，反正到中國來的就是打

，

，

，

算害人的，我們能再伏伏貼貼地？

余誠：後來怎麼樣，到現在完事了？

二鐵：後來我們不聽他們，鬧起來。一下開除了七八十人，到現在完不了。

如意：那你爲什麼回來呢？

二鐵：（氣憤）開除我們，說我們破毀他們的礦業，打算餓死我們！我們不怕！我們正在同他們爭，偏巧媽求人帶信叫我回來；我本不想回來，可是這邊也挺緊。同伴們說：「咱們分頭幹罷！反正是要同日本軍隊拚！」

全場嚴肅起來，年輕的人們都激昂了。

菊姐：可是人家把你開除了，以後該怎辦？

二鐵：怎麼說沒事，眼前不是該作的事嗎？（突然發見

周大明）唔！這位是……

楊四嫂：也是從前線上趕回來的。

二鐵：這位大哥也是同他們一塊兒的？（指外面）

周大明：要細問，誰也說不清，反正是從前線上調遣回來的。

楊四嫂：外面究竟怎麼樣了？老二！

二鐵：剛才的話你都告訴他們了？

楊四嫂：是的！後來的事呢？

二鐵：後來的事真氣死人。姓梁的那小子他們不讓我們商量，大家夥一動氣給打跑了。

余誠：這一來糟了！他一定去報告縣裏去。

二鐵：怕他那個？縣太爺不準抵抗嗎？縣太爺不準打日本嗎？

如意：大家夥都是這個主意嗎？

二鐵：剛才商量好了，是準備着。

周大明：老兄！弟兄們都願意再打一場嗎？我也去！（磨拳擦掌地）

二鐵：啊！弟兄們，所有的人都這樣幹，就是姓梁的那一夥子另有私心，還不該打？

余誠：不打可不是等死。不許預備，這種東西，簡直是漢奸，得先除了他們！

二鐵：那一定！（轉面對楊四嫂說）四嫂！信都送到了罷？

楊四嫂：我們幾個人都分着送完了。

二鐵：好！大家夥聽着鑼響就都去，到村口外面空場上，大家仔細商量一下。

菊姐：摸着黑夜聚衆啊？

二鐵：你出去看看，天都快亮了。

余誠：不知不覺地過了多半夜。

周大明：喂！老兄！咱們的器械不足罷？

二鐵：不夠？……

楊四嫂：不要緊，那些個大莊院的都存着好多呢！子彈也

有。咱們抓過來用，打日本！留着給人家打咱們

不成？

余誠：正是啊！還留給人家打咱們？！

如意：糧食也不愁，梁家囤着滿倉的。

衆人異常活躍。

二鐵：（愁地望見桌旁的紡車）唔！妹妹還是給人家紡

線？

菊姐：她再湊合紡出幾個錢來，幫助家裏吃飯啊！要不

家裏怎麼夠，……

二鐵：唔！（長吁了一口氣）苦處是自己知道。

菊姐：先都歇一歇，還有點工夫罷？（問二鐵）

楊四嫂：啊，別說話。聽！

全場肅靜，衆人傾耳向外聽。

遠近的鑼聲響着，漸漸地從窗口透入火把的光亮。

如意：唔！是鑼響！

菊姐：再細聽……

余誠：是！鑼響！

外面隱約地傳來羣衆的呼喊聲，全場立時緊張。

二鐵：聽！都去了。……走啊！

周大明：老兄！一塊兒去。

二鐵，周大明先後奔出去。

余誠：等一等我！來！都來！（挽起袖子，精神振作地

隨着走出去。）

菊姐，楊四嫂，如意，互相張望着。

楊四嫂：妹妹！咱們也去啊！

如意：走！

匆忙地向外跑去，如意把油燈從桌上墮下來。

燈滅，全室黑暗，青白的曉色隱隱的透進窗口。外面

火把旋轉着，羣衆的喧嚷可以聽到，菊姐奔向窗口，

向外遙望，顫抖的火光，映着她的緊張的面孔。

——幕下——

一九三三，六月。

國慶之夜

文殊

時間：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晚

地址：Canton

人物：太太——二十五歲左右，很時髦。

羣衆多人（不登場）

佈景：一個二層樓上的客廳。華麗地板上敷着柔軟的地氈。二面壁上都有玻璃格的大窗。正壁窗下有張大沙發；左壁窗下有寫字臺，有新式圖案的單椅，再靠後邊角上有西式的梳裝臺，旁邊還有衣架。右片窗子稍小，窗下有兩個嶄新的小沙發夾着一張玻璃面的茶几。再右角方有張小抬擺上電話機，很能使人注意。茶几上有磁瓶，生花；寫字臺上有桌燈，照片……中央另有張四方的西式矮臺，蓋上美麗的臺布，上置有煙盤。這裏雖然說是客廳，但決不是平常應接一般的人的客廳。通樓梯及臥房

的門是在右旁的靠前方。

幕啓時，正是晚上七點鐘左右的時候，廳中燈火輝煌，極呈華貴；但空無一人。一息之後，便聽到樓下有汽車的喇叭聲，和小孩的熱鬧歡笑聲，接着便聽到閣閣的皮鞋上樓聲。

太太手裏拿着皮銀包自己推開門進來，到中央的矮臺上放下銀包，自己脫下外衣，好像從煩鬧中出來，正要找尋歇息似的；但她一看見自己的銀包，好像精神立刻又被提起一般。她坐在沙發上正要打開自己的銀包來清查的時候，電話鈴忽然由寂靜的空氣中響起來。

太太（放下銀包跑前去接）喂，喂，……是，是，你是誰？……啊，主席太太？你沒有出去嗎？……呵，是，……他現在不在這裏，剛剛我們一齊出去的……

……去俱樂部……唔，唔，……對了，……很熱鬧……差不多海，陸，空，軍的長官都到齊了。……是……是有跳舞啦，飲酒啦，打拍波啦，打麻雀啦……唔，是啦。最有趣的就是那個王艦長，他今晚喝酒喝得爛醉，無論跳舞場，賭場都給他鬧得不能開交，哈哈……唔，他的夫人就拚命的在他後面拉着他……唔，哈哈哈哈哈，……真是把我的肚皮都笑痛了。……是呀，全場沒有一個不笑的，連他的夫人都弄得又氣又笑。……哈哈……唔，是的。他……是，剛剛我們也賭錢來，……是，就是因為他看我贏了有錢，所以他要我一個人先回來。……是，我剛剛回來的，……現在汽車伙又把車駛回去接他……大概還在那裏打牌啦……唔，別開玩笑了……哈哈。爲什麼今晚你同主席都沒有去？……啊，請酒？那裏？……美國領事？……日本領事，德國英國領事都在？……啊，那末酒算是誰請飲的？……啊，哈哈哈哈哈……當然，那是什麼事都可以商量的。……啊？巡行？……是了，剛剛我坐了汽車回來的時候，條條馬路都是擠滿着人，真討厭，總是隨處叫喊，隨處亂發傳單。……是，局長

今天早晨已經打過電話去警局了，告訴他們局員及一切警察，因爲今年國慶日正是國難臨頭的時候，四處都有什麼「抗日」啦，「救國」啦的團體，巡行的人們一定很多，要他們特別戒備。……是，最討厭的就是什麼對日絕交嘍，檢查日貨嘍，這班人們真是胡鬧極了！……是……是。假使就真的講到要救國的話，也可以依靠這班無知的愚民嗎？……哈哈……是，太太，得空的時候，我一定到你們家裏來玩。……明天打牌？……很好，很好，我吃过早飯一定跟他來……好，請你代我們問主席好。……（掛上電話機，得意的，想去拿烟抽；正拿起烟，電話鈴又聲了）

太太（手裏拿着烟走去接）喂，……是，……你是公司打來？……有什麼事？……局長還沒有回來。有什麼事？……唔，……是，……什麼？……（驚訝）呵？……現在怎麼？……很多人？……想要檢查？怎麼可以？……不行！這還了得？……沒有警察在那裏保護嗎？……幾個？……怎麼這樣少？……你等着，你們千萬不要給他們進來搗亂！……我現在打電話去警局，叫他們加派多些警察來看護。

……我會通知局長了！……（她把電話收了，立即又拍到警局去）

太太 你是分局不是？……找楊科長聽電話！……呵，就是楊科長？……我是梅公館……今天清早局長打電話告訴你們要派多一點警察去公司保護，你們沒有派嗎？……爲什麼這樣少呢？……趕快，趕快派多一點去！你們還不知道嗎？剛剛公司打電話來說有許多造反的人圍着舖門要檢查，檢查什麼？假使真的給他們進去還得了？……好了，你們趕快加派警察去吧，我要打電話去找局長！……你們真放蕩了，局長早就告訴你們今天國慶日要派多一點警察出去戒備……唔，好了。（把電話收了，立刻又撥機搭上俱樂部去）

太太 你是俱樂部不是？……我是梅公館……請你立刻去叫梅局長來聽電話！你說他家裏找他，……是……喂，……你是宜秦嗎？……是，爲什麼你還不到來？你在那裏幹嗎？等鬼？玩了整天還不够嗎？……當然祇是我一個人在樓上啦，他們有的在樓下；母親跟小香出去又還沒回來……家裏要等着你幹的事情多着哩，現在恐怕又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了！

國慶之夜

剛剛公司打過電話來，說舖子已被那班搗亂的人們圍住了……事情據說是這樣：最初是那班造事的所謂什麼檢查日貨的學生及民衆代表要進公司去檢查，公司的店員和派去的警察便不肯讓他們進去，於是兩方就爭持起來；後來剛巧就碰到提燈巡行的民衆打那裏經過，於是檢查日貨那班人便召集了所有巡行的民衆都停住在那裏，包圍着舖門，要衝進去檢查。……是呀，我剛才不是告訴過公司的經理，怎麼能夠給他們進去呢？……人真是多哩，剛剛我坐着汽車回來的時候，條條馬路都擠着許多巡行的人。宜秦，你不要以爲小事，你還不留在那裏幹嗎？等一會真的鬧出什麼事情來的時候怎麼辦呢？……當然哪，我還不曉得嗎？……唔……唔。你呢？……你呢？……你什麼時候回來呢？唔，那我立刻就打電話去，你不要再遲了呢，立刻就回來！……唔（收了線，立刻又撥機轉搭）

太太 你是公司嗎？找石經理來聽電話！……你是石經理嗎？……現在的情形怎麼樣？……更可怕？警局沒有派多警察來嗎？……那末爲什麼還會更可怕呢？……看他們的情形怎麼？……真的會敢衝進來？……

那當然嘍，不取強硬對付還派警察去幹嗎？真是做做樣的嗎……當然哪，他們巡行的人手無寸鐵都敢衝進來搗亂還不是白白送死？……剛剛局長說要你們先把銀錢值錢的東西搬走，有可能的話最好把最近起岸的那八箱日本貨從後門運走……最要緊啊！……當然，進去檢查還得了！若是給他們檢查的話，還不是全貨架的貨物都要搬出馬路去焚燒嗎？……千萬，不要傻！……好。（收了線，又轉電警局）

太太 你是警局嗎？……梅公館。……呵，就是楊科長？……剛剛我打電話去問過局長，他告訴你們對於今晚巡行的民衆要注意一點。……你加派過去了，多少？……好啦。局長要我告訴你同林警長，要叫全數警察都武裝預備起來，凡是在內街或馬路上發見有行動可疑，一味騾叫喧動的人便把他們拿進來……是的，你告訴林警長好了。……喂喂，楊科長，你要林警長對於公司的事情留神一點，那是局長一大部份的財產……好。（她掛上電話機，尋着洋火抽煙；把銀包拿到寫檯上去把一捲一捲的票子拿出來數。旋即拿鎖匙打門抽屜將票子拿進一部份去

。稍停，又跑向窗口去往下望。沈靜中，電話鈴又響了）

太太（跑去接）喂……梅公館。……你是警局？怎麼？現在怎麼？……真敢衝進公司去搗亂？……拉來了？幾個？……那好啦。現在怎麼？呃！跟着來？很多人跟着來？……不，無論如何都不要放！……公司方面怎樣？……衝進去了？……呃！不得了，你等著，我即刻打電話去叫局長！（收了線，又一面撥機一面喃喃的說）真不曉得攪什末鬼，到現在還不回來！（聽着電話筒）

太太 喂，是俱樂部嗎？……請叫梅局長！……誰？宜秦，你究竟在那裏搗什麼鬼？我等了你半天還不見回來！現在公司的事情鬧得不得了了，你曉得嗎？剛剛警局又打電話來，說公司已被那班搗亂的歹徒衝進去，要強迫檢查，因此警察便把那兩個在前面領導衝進去的人拉回警局去。因為在那許多的羣衆中是有歹徒在裏面煽動的，所以警察把那兩個暴徒拉回警局去的時候，那一大羣羣衆也就跟着擁到警局去，要求釋放那兩個人……是，……是。現在怎麼辦呢？據說那班暴徒現在一部份正在公司搗亂，把

所有的日貨都翻出在馬路上燃起火來燒着；而一部份便把警察局的三面圍得水洩不通，甚至連警局門口的十字馬路都潮水一般擠滿了人，弄得汽車，洋車都不能通過了。……唔，是呀，是呀，據說如果不立刻釋放那兩個人，還要衝進警局裏面去搶出來呢。……唔，怎麼樣呢？……是了

……唔，你在那裏也同各位當面商量過了？……唔，他們怎麼說？也說必要時可以開槍……唔，好的……是了，不開槍他們怎麼會散呢？我立刻打電話去……唔，你呢？宜秦，你呢？你什麼時候回來？……你還不趕快回來嗎？……現在樓上祇有我一個人……當然哪，如果有事情的時候怎麼好呢？……唔，好的，我等着你啊！……你立刻來啊，我在窗口望着你……好了。（收了線，立刻又轉電警局）

太太 是，你是楊科長嗎？……呵，我剛剛同他講過，他說要加緊戒嚴……是，是，楊科長，你叫林警長來聽電話……是。……你是林警長不是？……呵，對了，林警長，你看現在的情形怎麼？……他們都很強硬嗎？……對了，局長的意思是要告訴

你們：那兩個先衝進公司去搗亂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肯放；如果有人敢要求釋放，無論他們多少羣衆，多堅強，都一律以武力對待！若是他們始終不肯離開局門，有阻碍交通而妨害治安的時候，便要實行開槍射擊，把風潮壓平。……是，是，這是局長同各軍政要人商議過要我趕快告訴你們的。……呀？……早不是告訴過你們要叫全體警察都武裝起來嗎？……可以自由彈壓，不用遲疑……那好呀……好。（她把電話機掛上）

太太（稍停。太太又抽煙，倚在右邊窗口期望；不耐地轉了幾次身，又跑電話旁邊去）
真不曉得搗些什麼鬼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她生氣地說着正想拿起電話機來打的時候，忽然槍聲便拍拍地響起來了。她驚慌得連忙將電話機放下，跑向三面窗口去望。知道事情已經發作了，慌張無措，老在廳子裏兜圈。電話鈴又響；她倉皇去接，急得手顫起來）
喂，是那裏？……警察局？怎麼？……呃！……打起來啦？……拿石頭來衝？……誰先開槍啊？……祇是林警長一人放槍嗎？……呃？……跟着也就全局的警察一齊放槍呀？……打死多少？

……呵！……還不肯散？還要來我們家裏？……那不得了，你趕快打電話去憲兵司令部叫他們派憲兵來，趕快，趕快……呢？……呢？怎麼？……（失望）呵！電話線都被斬斷了！（即刻收線，轉撥俱樂部。心慌手亂）

太太

喂，你是俱樂部嗎？……呢？……你是醫院？打錯了。（立即收線再打）喂，你是俱樂部不是？……

……我是梅公館，請即刻叫梅局長來聽電話！……你是宜秦嗎？你怎麼？究竟搗什麼鬼？還不同來？現在警察同民衆已經衝突起來了，你那裏還聽不見槍聲嗎？……聽見了爲什麼還不趕快回來？……要陪着司令？……怎麼得了呢？剛剛楊科長打電話來說：人們完全是用拳頭和石頭向局裏衝，把所有窗戶的玻璃格都搗毀了。據說林警長是最勇敢，最先放槍的一個。楊科長說現在馬路上死的人數還不能清算，總之鮮血已經流滿了局門口的全條馬路了。……呢？……呢？……你總是說用武力壓平用武力壓平，但是你自己還在那裏幹嗎？打牌？……家裏等一會不曉得會怎麼樣呢？剛剛楊科長說那一大羣人現在還不肯散，還想上我們家裏來搗亂呢！……呢？……無論真不真你都不能不回家了！……你趕快！……憲兵？……我曉得，但是也要有人能夠打電話去才行啊！……據說他們現在還

想捉到你，還想搗毀我們的家呢！……是。……呢？呢？呢？……怎麼又沒有聲？（搖手裏的電話機）呢？……又斷了線了嗎？……（急煞）宜秦，宜秦！……不得了啦，他們就會衝上來！……宜秦，宜秦！秦宜！（遠遠地已傳來嘈雜的怒吼聲。她更驚慌起來，立刻跑去窗口望外）

太太

（忙着翻轉身來）唉呀！不得了呀！真的向這裏走來了！（向樓梯門喊）阿福，阿福，阿福！（沒有應聲。立刻又跑去打電話，慌得全身顫抖）喂，喂，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沒有回答）……（人們已經在樓下的周圍怒吼起來了）憲兵！憲兵！憲兵！……兵！救命，救命！……憲兵！

（外面地下的人聲一面喊着：『衝進這間洋樓！鐵門破毀了，趕快衝上樓去！』）

（太太打電話不通，立刻將聽筒扔開；嚇得面無人色。旋即把廳內燈光熄滅；外面的光線便由窗口射進來。她兜了一個圈，又把燈光重開，想披上自己的外衣向樓門出去；尙未及門，而敲門聲又轟轟的響了；她急回頭，無措地亂轉了一個圈，走頭無路，終於向正面的窗口跳下去。她的兩腳剛離開窗檻的時候，樓門已經被衝開了，紅火光衝進來；她的影子在窗口外消滅。接着便是人們的怒吼聲；警用電單車的電喇叭的尖銳的長叫聲；槍彈的出管聲。

幕

一九三三，四，二十九日

楊騷的詩

蒲 風

一九二八年到現今，楊騷共有三本詩集。第一本是受難者的短曲（一九二八），第二本是心曲（一九二九），第三本是春的感覺（一九三三）。除了心曲是長詩，有詩劇的風味外，其他二本都是短詩的薈集，雖然，有一個特點，一二十行的短詩仍然少見，比「現代」式短詩顯然不同。如果拿他的寫作時候來劃分時期，一九二七年是最好的分界線，心曲是一九二四在東京草成的舊作，受難者的短曲裏的詩，最遲不過一九二七年底。至以一九二七年以後，春的感覺代表了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的另一時期，（按：春的感覺完成於一九三〇年。）而近年所看見的楊騷的零星詩篇，我們又不難把牠們另分為第三

期的。

在他第一期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出他首先掙脫了「象牙之塔」，繼而在現實的社會裏追求，動搖，幻滅。

心曲裏的詩人楊騷，是完全在詩的天國裏，完全在幻想的境地裏的。那時他只有這樣的心曲：「遭難的小蝶從蜘蛛網中逃出來的」（頁一三）的旅人，在森林中迷了路，綠陰精勸他快尋路走，但他却打算「在那叢細柔的露珠草中，架我幻想的錦床」（頁一六）。於是，他睡下了，幻想作了開始。來了森姬爲他歌唱，弄醒了他，便分談起來。她撫着他的頭，眷戀着他。但因了夜鳥初啼，天將黎明，森姬返身走了。旅人在茫然。簡直魂魄也被森姬帶走了般的。隨即又有綠陰精的聲音的打擾，逼得他呼喚森姬再現。如意的再現了森姬，歡談

暢吻；到了黎明，她走時贈淚珠一，這淚珠因驚叫而墜地，幻化成許許多多美女環而舞。森姬借衆歌「我似風而轉，我似水而流」（頁九四）而湮沒，消失。後來，天亮了，不知那裏來了細妹子的歌聲，好像熟識的似地，追去，大路發現了。

這是多麼美妙的神話的幻想呵！可是，詩人楊騷並不打算牢抱着幻想的唯美的主義，他要衝出「象牙之塔」，他要把這些拋棄，他要這樣的決絕和追求。

哦！幽林！深林！

憂鬱，迷亂，哀怨的森林！

愛，死，狂瘋的森林！

再會吧……

啊！可愛的細妹子，

只看得一點一點的黑影在曉霧中

鑽了……

晨光會做我的引導者罷，

我慣走的腿子會追得及罷……

然而，然而……（向森林奔去）

——心曲頁一〇二
所謂森姬，他早就指出了這

是縹緲虛無（參頁六四，八二）；所謂迷路，他也分明曉得該走的大路。不過，他到底有他的懦弱性，沒有堅決的意志，追上去也罷，却要再喊「然而，然而……」。這又是他追求時候，稍碰釘子便動搖而墜在沒落，頹廢的圈子裏的最好的說明。

在受難者短曲裏，「懷 Pie」就顯示他是一個光明的追求者，同時也是動搖者。他說「我們會踏過綠野來，曾在中途高唱勝利之歌！」同時他又說出「但我們足跡印着的土地，那裏我們的淚痕印着！」（頁二六）一個失敗，當「美夢的夜星沉沒，幻想的初陽被雲遮住」（頁六），他便只好「零丁撲朔飄落在海外」（頁二六）了。雖然，那時閩南的軍閥統治是怪可怕，後來國民革命軍不是太有進展麼？沒有堅強的意志，總是遮掩不了的事實。對於那時的革命進展不滿，

這不光是他個人如是。但他顯然却因失望而要頹廢沒落下去了。光明的追求是幻滅了的，他說：

飛去他星麼，他星，
如此地無我愛的物，人？
但神不給美滿的明証，
我又何用呢，飛走他星！

如在他星還看見爬虫兒相殺，
哦！他星，他星，希望的他星，
倒是在這暗夜的涼風裏，
默想他傳下來那美麗神秘的青光
青！

——流浪兒（一九二七，一月）頁五二八。

在海外的星加坡，他在儘量地沉淪着。他「不關心如何地死，却留意要如何地生」（頁八九），於是，或投身女人懷裏，或沉醉在酒杯中；受難者的短曲裏，便充滿了這類的東西。好像是宿命論者，他相信「從來就帶了苦命的運命」（頁三三），却不再向奮鬥的道路上跑，而更「哀人事之無常由來古，且樂衆生的肉香酒苦」（四年前後頁四一）。他是認為

「自家該演的悲劇，自家還須演成」（頁二七）的。

楊騷怎樣表演「自家該演的悲劇」呢？

原沒有堅強的意志追求光明，癡男歌裏的他又表示了戀愛的失敗，所以，他決定的運命只好是流浪，要「不知所之」，要「不知所留」（流浪兒歌）。同時開始了這樣的沉淪墮落的生活。

狂飲呀狂歌，
想將愁杖擲下忘河；
頹醉，外邊風雨又哀號，
抱着可憐的妹子一夜啼啼哭哭了過。

——受難者短曲頁六

自然，他也會想到這種生活太可憐了，他曾想過抱着提琴 Violin 跳河（頁六四）也曾想過別的法子自殺哩！或者，衷心裏倒希望能夠死的，認為死是生的解脫，是靈魂的誕生（參頁三三）。他以為「只有那永不死滅的愛慾，要永在人間發光輝！」（詩的誕生

頁四三)。可是，絕對不會成爲事實，因爲的要『留意如何地生的，而『生叛逆了我，不是我叛逆了生』(自殺未遂犯頁四九)。當他『把懸帶打好了結，微笑着吊上去，』他會覺得『暈亂中有聲在耳邊訴說，』人嘯，沉滯的都城你活不着，偏僻的新疆呀，可以使你自由歌唱。』因之又吶喊一聲：『啊！生罷，——自然與人生如此美麗！』(均見自殺未遂犯)

因爲要生，老是墮落頹廢自然不行，當他明白了『這樣圓圓缺缺，浮浮沉沉，你想的尋的愛的是自家要醒的夢，他人要滅的夥影？』於是一向歌讚的沉淪生活也就彼明咒了，他說：『哦，這樣，我咀咒人生！』最後却鼓起勇氣唱：

雲雀壓，將再飛起！
我將高鳴，限我生有力；
從終以無常的彩霞作寢臺，

楊騷的詩

我將飛壓，壓，飛起！

——(站在船頭看見頁八一。好容易，他才就了「歸途」(頁七四)。他要向弟弟，娘，細訴行旅中的經驗，也打算與鄉姑里婦們親近，重收拾從前棄了的小屋，耕作從前不要了的田園。準備「做個順從的鄉少年」。

這樣，他結束了第一期李白式的生活而走進了第二期。

在楊騷第二期的作品春的感受裏，他的傷感成份雖然濃厚，但，沒有像第一期那樣，以死爲最高解脫了。仍然寫月徬徨，斷琴哀星，北風與愛，同時他也寫夜的上海，黎明之前，另有一種新的光明的追求渴望是映在我們的眼前了。這一線曙光，雖然不十分堅定，仍然在詩人心中幻滅，畢竟他是曉得了大衆是怎麼樣朝着這條路走，必須這樣地走，鼎多不過感覺到自己不配跟上他們罷了，——至若「做個順從

的鄉少年，」他可不成功，因爲時代社會不會使我們再有這樣做的可能呵！

一九二七年，混沌的局面是打開了。一般人的認識都不再像以前那麼糊塗。詩人楊騷雖然不見得有把握到這個動向的核心，却也離不開這條大路。這在我們讀過了他的黎明之前(春的感受頁三八)以後就可明白。黎明之前可以說是大時代的一個暗喻。最先指明了沒有革命前的世界的沒有光，沒有熱，一切都無生氣。其次他指明了勝利的歡暢，心裏充滿了希望。可是，不知「何方來的盜雲竊霧，：：偷劫了光輝的明眸，」暗澹的局面是展開了。這時候，詩人指出了地主布爾喬亞的沒落沉淪的享樂主義，而來了一個小市民的吶喊：

明天沒有，
昨天沒有，

只存今天好守，
今天這樣的天漏地流！

漏呀，天，漏下天上的隕星！
流呀，地，流開地上的死人！

讓這個天地洗一回乾淨，
讓這個天地再一回新生。

——黎明之前頁四一——二。

另一篇詩夜的上海裏，他更指明了達到這新天地的必由之路，不將上面的意見當作一個空的概念，空的幻想。雖然，他把溺死鬼喻作爲革命的犧牲時，顯然是有了大大的錯誤。

可以說，詩人楊騷是把握着確當的時代意識而開始邁步向前的。他曉得「江的對面遠山明麗，江的這面山霧迷，：：」而且「到了遠山懷裏，才曉得遠山明媚裏影也參差」；終歸還是：「江的對面引誘你，江的這面從今失了你。」（過江頁一八——九）。他業已振臂高唱：

淚水讓後生替我們流，
悲嘆讓先生悲嘆了來，
如今血路須我們自家用。

莫睬，一切莫睬，
我們現在，我們生現在，
當負這苦痛充滿的地球重載！

莫睬，一切莫睬，
坐我們飛艇追以太，
投我們的爆彈毀古寨！

撲上來，撲上來，
時與空與我們將換個新的世界，
時與空與我們將換個美的世界！

——把夢拂開頁一七。

他也看見，「我們的兄弟在，在，在吶喊擊殺！在血流成海」（頁一六）了。

可是，畢竟沒有真實的生活做骨子，本身不見得就是一個時代的戰鬥士，寫來寫去也跳不出公式的歡念的吶喊的圈子。唯其如是，他的不堅決性也仍然顯示着。他說：「如今天上飛滿淡淡的烏雲，熱烈的太陽包在雲層的中心；地上無強的生了然顯的光輝，也沒有深的死之濃厚的黑影。」接着便說了這樣的話：「若風箏終斷，飛鳥的征魂終難覓，讓牠風死花滅，奔流的皓潮阻塞！

這兒沒有悲觀，沒有咒咀怨恨，我樂得負着自己的運命走過一生。」（春的感傷，最後的心頁二四）。

如果熱烈於光明的追求，失敗時會不憤慨，也不悲觀嗎？所以，他的擔心光明會把他壓碎，即自己不配活在新社會裏，並非偶然的，雖然，他肯定了光明將必然顯現。斷琴裏他說：

風聲雨聲鳥啼聲，
天地驚動我驚醒；
撥亂淫霧的黑霧飛開，
我照斗高空一顆星。

星在我的頭上照臨，
我跪在地面上瞻星星；
「你閃爍的夜明珠噲，」
落下，落下壓碎我身！

——春的感傷頁六。

有了這種態度，還會有連篇累牘的月徬徨，北風與愛：：當然是不值得奇怪的。也許是時代環境決定了他是失敗的運命，跟第一期一樣，他所表示的戀愛就

都是沒有完滿結果的。自然，詩人的愛火是十二分的熱烈。他既說：『但我終愛她，愛她強暴的北風聲裏，代我喊出強暴的熱情！』（北風與愛）。又還這樣哀鳴：『誓此願永無消滅時，雖月容或因天變而修改。歸來罷，心愛，你歸來！』（月傍徨）。爲着愛她，他甘願『跪在她面前』（頁一）懺悔；同時爲着愛她，他也會英雄自作，『想到大地在呻吟，我願作砲火迸飛』（頁一四）；可是，畢竟是兒女心腸老是：『憶起她恨別的美眸，我呀，淚衣溼胸襟』（頁一四）。

顯明的，他是無日不在苦愁中：

還在做着美夢！
還在看半圓的月明！
還在守着戀慕良夜深！
啊？還在煩惱苦中心！
市上何時騷擾靜？
月夜何時天邊沈？

我心中何時哀愁平？
聽，鐘錶不斷的滴滴聲？
——夜色，頁一四。

已然詩人心中多的是這些苦悶哀愁，當然也只好產生這一類的傷感詩歌了。雖然，他是有光明在前面，極想擺脫這些傷感。實在，唯有實生活会使詩人重生的；除了把自己浸在大衆中或自己就成爲大衆鬪爭中的一員外，說再也找不到第二條出路。不然，心裏想前進，畢竟也只是想前進而已！

由頁八五到頁一二七是寫『粉蝶與紅薔』的變愛的長故事詩。最先，寫粉蝶遊到紅薔邊，給紅薔唱出了失戀的故事，紅薔也道出自己的戀愛悲劇；結末，都是天涯淪落人相合在一起，緊緊抱着相依，直到『粉蝶的柔唇永接在紅薔的花心深處』（頁一二七），被詩人走前來，認爲這是『造化的不可思議』，隨即把銀絨

將粉蝶的心連紅薔的心穿起，列在愛的標本裏，註曰：『一九二八年春，粉蝶與紅薔情死在狂風暴動的月夜裏』（頁一二七）。骨子裏和『心曲及「生的旋律」』（受灘的短曲裏）並無不同。但這一篇看起來倒比較生動。無疑，在這時代，故事詩神話詩仍不十分被人注意的時候，這是一個嘗試。假如詩人們略加注意，我們將來是不難產生好的有意義的作品的。雖然，你覺得在這故事詩裏，有不少如西廂記上的詞句，但終於打破了散文的敘述而成爲詩的描寫了。

在這二本詩集裏，都是自由詩的形式，整齊一律的很少。只有月傍徨是一篇是一行二行三行至五行，再逐漸減到三行二行一行的，算來是他隨意創出的新形式。哀歌一篇，相同的句子，在各節裏調來調去，或逕將末句下

一節的首句：自有新穎的趣味。假如我們略為注意到民間通行的彈詞歌曲時，這種形式很容易被發現到。意思就是：寫可唱的故意詩，敘事詩時這些是值得留意的。郭沫若的廣寒宮便有這個例子。

除了有不少地方，每行的字句使我們感到太長，離朗讀的條件過遠外，我覺得他的登字疊短句另有一番風味，用於抒情方面，自有一種輕快感覺，而非「新月派」的泥於字句音節的整齊畫一的詩人所能共享的。茲節抄二首如下：

啊，人，且慢，且慢行，
路開紫堇，
讓我摘一朵，
送你插上的襟。
我心如那紫堇，
還凝着朝霧的小珠晶瑩，
這珠露將溼透你心，
使你醒，清醒，人。

人，你，你，你聽聽，
草裏虫兒在悲鳴，
霧遮山頭泣黃鶯，
是不是我送別最後的尾聲？

——春的感傷頁二——二。
流星點點，點點，大點點，小點點，
心兒，心兒，心兒在那一點？

在這裏，在這裏！

在這高樓，高，高樓的前胸！
在這沈淪，沈，沈淪的肉中？

——受難者的短曲頁一〇一，

但是，最令我們注意的，是許許多多的死文字的應用。像：「何」，「與」，「之」，「而」……是。另一方面是類舊詩詞的句子太多，一眼看去好像和五四前後的作品沒多大分別般的。像：「頹唐悲切血液青」（受頁一），「天開海鳥哀哀啼」（受頁四四），「遊子心惆悵」，又「遊子心哀傷」（受頁四六），「山村水谷行雲過，親朋戚友陌路人。」（受頁五五）。「鳥語虫鳴馬自羸」（受頁七四），「共你窗前暗暗泣

」（春頁三三），「田圃陌頭淺水邊」（春頁五四），「琵琶獨自寂寞彈」（春頁七四），「木橋曲小何須怕」，又「好友別尋佳趣去」（春頁七五），「夜鳥嗚嗚對月啼，浮雲驚走月戰慄」（春頁八〇）……這些都是直簡接脫胎於舊詩的。就是像詞的也有。像「亂紛紛灰色的交響樂，鬱沉沉低調的騷聲」（受頁八四）；「黃昏雨，雨淋漓，淋漓雨，淚滴滴」。（春的感傷頁八一）「青草青，紅花紅，粉蝶兒喜得蛾眉動，盡管醉，盡管飛，飄紅落日不知歸」（春頁九一）。

自然，民歌就不少七字一句的，我們並非絕對反對這些形式，而且，正相反，歌謠時調的長處我們却要批判的地去採用哩！不過，我們得注意到活人的言語以及大眾所熟悉的方面。像上面這些是不足法的。

爲着韻脚，楊詩裏常可發現一些倒句，顯然是不奈何時的技巧，用不着去模倣。至若在詩裏

用了許多難解的典故（神秘名詞），我認爲這是太可不必的。「修羅場」（受頁二五）使沒有幾個會曉得即今日文方始解作戰場；其他什麼「招搖山」「聚窪洲」「古井州」「彈箏各」（受頁一〇）……真簡直只使人覺得神秘！

寫到這裏，也許你會注意到楊騷是喜歡用「迷霧」「星星」「……」去暗喻或象徵恐怖與光明罷？不用說，在曝露現實方面，這是減少了不少的力量，而且容易發展爲觀念的描寫；非不得已時，該當盡可能的丟棄這個手法的。尤其是近年來的楊騷，已把詩的時代任務放在肩上一位。幸得，我們的詩人已自己先有提出這般自覺：

把夢佛開，
把象徵的袈裟脫下，
把神像永埋！
赤着膊，
挺着胸，
光着腿登上望臺！

春的感覺頁一五，
在受難者的短曲裏的投在妓

楊騷的詩

女身上，他便有了農村破產的描寫；出路顯明的是展在他的前面只期待他的邁進吧了？以前，那一種浪漫的墮落生活影響下的感傷詩歌，雖然自認爲詩人，大眾也不會認識他，時代也不再需要這些的。對於詩人楊騷，現今我們總還抱着無窮的未來的希望。

近年來的楊騷，可以說傷感情感是被擯棄了。可惜可以拿來檢查被認作爲這是他的第三期的詩的材料很少。不過，由於零星的散見在他的詩篇，我們已就可以得到證明。在南洋摩登週刊上發表的囚人語（一九三二），就沒有以前的傷感，而在這樣的喊：

妹妹，你的勇氣呢？
你爲什麼把頭來低？
你回去罷，回去幹你的！
我在這裏等，等你們，
等你們來打開這鐵門！

因爲他的詩歌喜歡用韻，從歌謠體裏他可以找到新的出路，

我想。「新詩歌」旬刊創刊號的「小歌金陵」是極動人的。茲錄下：

明孝陵

中山陵

古墳

新塋

一樣的偉大

一樣的驚人

一樣的成功

一樣的革命

古百姓

今百姓

屈服

呻吟

一樣的小

一樣的可憐

一樣的挖肉

一樣的抽筋

另外，在故事詩敘事詩劇詩方面，我也希望他會有大大的進展，他是該當走向這些道路的，在他確實把握了現實時。我熱烈的渴望他的新的詩集會趕快出現，同時帶給我們以充分的滿足哩！

通信兩則

來自廣州的消息

歐露羅

本來想寫上「通訊」的大題目，可是因為不大明白通訊應該怎樣寫，那倒不如說是消息爽快一點。反正「消息」只是搬字過紙，有碗說碗，有碟話碟的吧了。

熱，揩汗，搖扇子，洗澡：

……
在這炎酷的南國裏，單這幾件事，就忙了你一整天，還有誰得空來幹什麼文藝工作。如一些有點名望數一數二的作家厲樵，李堅磨，李金髮等辦成功的時代文學，懷孕去了兩個月，出生的時候是六月號，而現在已八月了，可是踪影全無，怕是害了熱病吧。其次一份中山大學出的創

作，也說在暑假中停刊，創刊號到現在已一個多月了。大家都忙於熱，揩汗，搖扇子，洗澡了。

假如要我寫一點關於作家的起居注的話，我實在不敢，因為我們這一輩無名小卒，實在把不上，實在他們的生活，我一點也不曉得，也不敢寫。不過，驚人的消息倒有一點：劇作家胡春冰氏，因造官而被捕，生死是不明白，為什麼被捕也不明白。小說作家，「廣州文藝」的提倡者羅西，已偕同草明女士逃之天天，在三月以前還可以碰見一兩次，到現在已不知到了那裏，聽說常在各報什誌上發表文章。我却知不清楚。

天氣熱得要命，我也忙得要幹拒絕的工作了。但是還得寫下去，就寫報屁股吧。

提起了報屁股，當然只好先說那中國十大日報之一的廣州民

國日報的「東西南北」，主編的是厲樵，作者多數是最高學府的大學生。若要說到什麼精彩文字，那倒不必談。只有那長篇連載的荷馬著，墨摩士譯的「伊里阿特」史詩還可以看得。關於這裏，你可以說他是南中國首屈一指的副刊，因為他的出現，就像一個「老」刊物模樣。而比普通一般名字不大有名知道，或者他認不得的，或者你不是最高學府的大學生時，那最好不要去嘗試碰壁。

其次，就是獨闢「幽默文壇」的誠報副刊「幽默」，主編的是飯依佛，單看編者名字已夠幽默了。飯依佛按即任護花，從事影界很久和小舞女結婚的長人。他的為人怎樣，我可認不得，但他主編的刊物，似乎是很胡塗。常常有一兩位做獨腳戲的幽默作者，在鬧一點甚麼開心，大家笑

一頓作了。最新的一份文藝副刊，是宏道日報的『紅棉』，這一份像小孩子，因為作者們全是十八九歲的青年漢子。

再要說報屁股的話，那恐怕就要說到巴金到廣州說的他也看不懂的小品文了。說說倒不如省下點稿紙。

熱，揩汗，搖扇子，洗澡：

一切文化機關：大學校，圖書館，民衆教育館，大書局：

都像中了熱毒，弄得身體像疲倦至了不得的，終天只幹着這些拒熱的事情，否則却睡覺去了。正因為如此，上述的各機關也就不是忙於拒熱，便關門歇暑去了。悶沉沉地和夏天的空氣，差不相上下。

而也正因為如此，廣州文學青年等，這骨子裏是隱藏了這給熱熱得有點燙手。熱烘烘在各人的體內，像給太陽鑽進了去一般

，有點像快要爆炸似的。但是，那些『忙人』却有點正對了這一個夥子來『忙』，所以弄成了整個悶沉的空氣。所以，你想寫一點熱的東西嗎？儘可以不必通知地請你到『反省院』去坐坐，假如你有些是有勢力的戚親的話，條子一保立刻可出來。否則你還是讀讀他們給你念的佛經吧！或者請你走進黑房子裏，過過揩把汗，吃吃米碎，拉矢的生活吧！

可惜我這篇消息，如果有機會發表的話，在地方大概已很寒凍了，難保沒有過時之嫌。但是，我敢担保這沒有一波紋的廣州文人們，還是着忙，揩汗，搖扇子，洗澡：

一九三四，八，九廣州

鎮江的文學

古明

雖然極盛時代已經過去了的

鎮江，現在，不！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因為江蘇省府的遷移，對於這古老的城市，又注射了一點興奮劑，使她趨向新生了。

鎮江雖是一個政治中心區，又是通商口岸；不過鎮江文學的發達，正與政治商業的發達成一反比例。有人說教育與文藝的進展是成正比例的話，那麼這話對於鎮江是極合式的。本來『文學』這東西在中國社會，除掉極少數的特殊的人喜歡她，剩下的大部分都是青年的學生了。在這裏，大學是根本談不到的，就是中學，現在也只僅有崇實女子中學，一個教會學校。從前本來還有一個省立鎮江中學，現在也改成師範學校了，除此以外，還有兩個初級職業學校，學生的總數也不過千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上面的話是對的，那麼無怪乎鎮江之文學不發達了。

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文學書

籍的被禁，是太容易了，比較平津，恐怕要多出一倍來，差不多的書，都會被禁的，要是左翼中人著作的，即使他所描寫的是風花雪月，戀愛的故事，同樣的也會被禁的；當然這種情形在今日之中國，各地都是同樣的，不過在這裏，也許是更厲害一點罷了。

在這裏所能看到的書籍，好一點是周作人廢名等不左不右人物的書，其次就只有張資平章衣萍等，這些老先生作的三角四角至於多角的戀愛故事，以及摸屁股的文學了。雜誌刊物也只有很少的幾種，然而也不普遍，只是少數人看看罷了。

說到這古老城市自身產生出來的文學，要嚴格的說起來，非但是成熟的作品絕無一篇，就是稍微像樣有點輪廓的作品都輕易看不見。關於文學團體，也只

僅僅一個新學分社，雜誌刊物可以說沒有，比較上還只有鎮師校刊（鎮江師範學校）可以看看，不過大部分都是校中的往的公文，以及紀週的演講詞而已，只最後刊有兩三篇文藝作品。至於報章副刊，也可以說最精的，同時產量是最多的，一共有報紙十份，每個俱有副刊，甚至於還有兩三個的，比較上最好的，恐怕要算蘇報上的新學周刊了。由下表，我們可以表明鎮江的文學。

（一）文學團體

新學分社在這裏，大概可以算得獨一無二的文學團體了，不過雖然如此，她——新學社——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她只是半獨立的一個文學團體；她是上海新學社在鎮江的社員組織而成的，所以她的裏面完全以上海新學社的轉動為依據；他們在蘇報上有新學周刊，每星期一刊載一次，她的編者為青萍，主要的社員有定國少彭一水白木青萍諸人。

雞鳴社這是一個含有政治意味極

深的舊文學團體，為蘇省委陳天放等所組織，專注詩詞歌賦之類的舊文學，沒有定期刊物，同時也極少見他們的作品。

除了以上這兩個團體以外，在省立師範學校也有一兩文學團體，不過在這暑假時期，人馬都已四散，不能成軍了，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刊物，所以在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完全解散了。

（二）刊物：

鎮師校刊雖是無聊的校刊，照例盡刊載大部份學校的往來公文，以及在紀念週的演講詞；不過這個小小的校刊，歷來的編者，都對於文學有相當的認識，以及相當的研究，所以雖盡是一般學生的作品，為了編者嚴格精選的原故，偶而也可以看到一兩篇比較成熟的作品。出版日期不定，每期總有兩三篇文藝作品，也有一兩篇學術討論或放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家的日常生活作品以及逸事的。這個刊物歷由洪為法開析諸人編過，現在由曾著過創痕的幹左臣主編。

除了以上所說的這一種，即使要找一兩個稍有文學作品的刊物，恐怕也難找到了；純文藝的刊物，當然是更談不到了。

(三)報章副刊
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所出的報紙共有十一份，而個個都有副刊，不過裏面的作品，也是精不可言，可看的是極其少，甚至於可以說是沒有。

現在來分別檢討這些副刊的內容：
新壘周刊——為新壘分社青萍所主編，而在鎮江最好的報紙——蘇報——上刊載，每逢星期一刊載一次，這個副刊在古老的，文化落後的鎮江，可以說是錚錚者，雖然所刊載的多是未成熟的作品。其執筆者有定國白木少彭一冰諸人，有較新的意識，而無新的態態，新的形式。可是也夾雜着一些情色狂」的文學。其執筆諸人以定國少彭之作品較為成熟。內容多文藝創作，偶而也有一兩段散文。

報名	副刊名稱	出版日期	編者
蘇報	新壘周刊	每星期一	青萍
蘇報	甘露	每星期六次	頌文
江蘇省報	星	每星期六次	
江蘇省報	春	每星期一	
鎮江晨報	火花	每星期一	錦澤
自強報	副刊	每星期一	
新省報	日日新	每星期二次	
平報	生活園地	每日	徐靜
三山報	文藝	每星期一	
商報	新市場	每星期三次	
新江蘇報	小思潮	每星期六次	
江蘇晚報	銀河	每日	
大江南晚報	漫談	每日	
新省日報	螢火	每星期日	沁心
平報	千秋	每星期日	李我影

甘露——多散文小品書評，偶而也有文藝創作的一個副刊，由頌文主編，每星期二三四五六七日刊載。執筆有擇容孫家澄李健飛等。內容多雜感，不過也都是一些軟性的文學，吟風描月的才情，除去對於天時，絕沒有論及時事，都是一些滿意現實者。

星火——由徐文華主編，在這沒有文學的鎮江，也總算是一個較好的副刊，每星期除去星期一，每天都在江蘇省報上刊載。內容多雜感漫談等散文小品，間或亦有短篇小說，不過沒有較好的作品。

春雷——一個同人副刊，執筆有怨生恨生王士玉等，每期均為此三數人包

辦，其中以王士玉之作品較佳，然也不過是一些無聊的戀愛的故事。其內容有詩及短篇小說，偶而也有一兩小品文字；詩永遠是一些什麼「姑娘啊」「愛啊」，這些無聊的感傷的調子；同樣的，小說也永久是一些三角四角的戀愛史。

火花——這是鎮江晨報的惟一的副刊，名稱雖然起得十分新，內容卻不過拾拾別人的「臭脚」而已。現錦澤主編，執筆者有錦澤、蔣葵萍等，每星期一期刊載。其內容多片斷的對話，以及雜感，每期必有小詩一首，幼稚得令人可笑，今錄其一，以享讀者：

風也不住的吹，
雨也不斷的飄，
風呀！雨呀！

你們究竟是憂是喜？
你們究竟是憂是喜？

副刊——這是一個可以說是小品文副刊，內容差不多全是雜感游記之類的小品文字，雖然要在這裏找一兩篇比較上成熟的作品，也都不容易，不過還沒有那些肉麻的辭句。

日日新——一個用舊的形態形式——文言——來表示舊的意識的副刊，雖然不合時代的潮流，不過對於這古老的都市，是合式而能立足是的。

生活園地——多新詩雜感而又間雜着「鸞鴛蝴蝶派」的章回小說的副刊。爲徐靜主編，新詩亦多是「無病呻吟」的，無聊的幼稚的作品，所謂雜感，只不過一些政治諷刺而已，章回小說當然更不成東西。

文變——這是最無聊最幼稚的一個副刊，內容空虛。

新市場——多時事雜感之類的文字，間亦有章回小說，我們在這決找不出更新的东西來。

小思潮——這在比較上也可以算是一「上中」的副刊，牠的執筆者有應整、陶黃、甄波等；牠的內容有文藝創作，新詩，以及散文雜感。其中以小說爲最多，散文次之，詩最少。在這裏偶而也可以找出一兩篇比較成熟的作品。

銀河——全爲雜感式文字，但其表現方法，是笨不可言了。

漫談——牠的內容，與上海新聞報的「新聞林」很相像，不過「新聞林」已經够無聊，而這個副刊要比「新聞林」差十倍都不止，也許是我說得過火一點，不過其壞可想而知。

螢火——這是由沁心主編的一個極幼稚的文藝副刊，大約執筆者都是一般新從事寫作的人，所以內容也是極其幼稚。牠的力量，恐怕也正如其名，只有「螢火」那麼大。

千秋——同樣的也是一個無聊的副刊，純爲鸞鴛蝴蝶派所包辦。內容有雜感小說及詩；所謂詩，簡直是不成東西的，由下面抄的一首，可知其大概：
時髦歌女學摩登。不節異樣不出門。
波皺髮似美龍蓬。短袴玉粉肥羅裙。
渾身擦遍香水精。高峯饅頭西馬那。
紅面風粉雪脂唇。眉月那得不銷魂。

由以上的情形來看，我覺得說鎮江沒有文學，那不見得是冤屈了牠。不過來到鎮江，僅僅的，只有一兩個星期，而又沒有幾個朋友在這裏，恐怕也許是始終並沒有認識這古老的都市的一切，當然文學也不能例外的；不過我想至多只是冤屈了說牠沒有文學，總不至像「閒話揚州」一樣，鎮江人士會對我起訴吧。

末了，希望鎮江的文學，同牠的建設一樣，努力的前進，同牠的商業一樣，努力的復興。

七，二十四，三四於梅花巷

註：爲了前年（二十一年）在鎮江會發生了槍斃江聲日報編輯劉煥生的事，所以一些編者，都惴惴不安，因而他們的名姓，也不肯披露，所以有許多無法打聽，只好空白。

文壇消息

一 關於作家者

周作人遊日 周作人趁暑假之便，東遊日本，現已回國，仍在北平教學。在他遊日期間，曾經屢次發表談話，對於中日文學的相互了解上，頗多盡力。在談話中，氏說明此行目的在搜集教學材料。氏並稱得意弟子共有三人，即：俞平伯，廢名，冰心云。

郁達夫北遊 郁達夫近年遊興大發，東南名山勝水都有他的踪跡，乃復有跡痕處處之作。暑假內，氏又偕夫人王映霞女士遊青島，遊北戴河，遊平津，在北平還寫了一篇隨筆故都的秋。現氏已尙回杭州，仍從事著作，並聞將開始寫一部以明清歷史為背景之長篇小說呢。

威爾斯作獅子吼 本年筆會，參

文壇消息

加大會者共三十六國家，代表共四百餘人，集世界之作家於一堂。大會會長H.C.威爾斯，在開會之日，大聲疾呼保護文學與科學思想的表現之自由，筆會不參加任何思想與流派。

辛克萊努力「蜜蜂運動」 美國小說家辛克萊自去年十月立意競選加州州長後，便有加州州長辛克萊一書出版，迄今已銷售二十五萬冊。據最近電訊，州長預選氏已獲得最大勝利。他提倡的是「民主的新政策」，綱領便是「斷絕加省的貧乏」(Eliminate Poverty in California) 故又稱為E.P.I.C運動。旗幟上畫了一隻蜜蜂，口號是：「我生產，我防衛」。

巴克夫人將完成三部曲 美國女小說家巴克夫人，現正在紐約。她所描述的中國三部曲，大地和兒子雖已完成，第三部却正在着手寫作。書名

暫題作分家。她並說：「等中國三部曲寫完了，我將換個題目寫一部關於美國人生活的小說。」

二 關於集會者

歷史小說討論會 這是由蘇聯十月雜誌編輯所組織的。討論中主要為分析A.托爾斯泰的歷史小說彼得第一。德爾瓦加尼揚說：「歷史小說一般說來是沒有而不能有的，因為一切小說家都是不可避免的，地在過去中先去映現在。」這結論被認為不正確。波達洛夫主張：「在歷史小說家的事務裏，只有直覺才能以形象的形態，付與過去以再生的可能。」這被認為太誇張了藝術作品中的直覺的機能。討論在熱烈繼續中。

烏克蘭作家大會 烏克蘭那是蘇聯最大的民族共和國，在藝術的領域上有顯著的成就。作家大會開幕於以前首都

哈里科夫的「紅軍之家」劇場。會議中主要報告為對於民族主義的鬥爭之成果，又討論散文，劇作，猶太文學及烏克蘭那境內的保加利亞文學，烏克蘭那的兒童文學等問題。並檢討過去的弱點。

留蘇德國新興作家大會 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人數計五十餘，並有中國法國匈牙利等新興作家參與。開會後由巴爾特與芙芝別爾特宣讀「在蘇聯之德意志文學的地位與任務」之報告。秀梅庫爾氏宣讀「德國新興文學」的報告。

三 關於出版者

文學季刊另覓出版地 文學季刊自第三期出版後，因稿費問題已與立達書局脫離，聞主編人正在上海另接洽出版處云。

譯文月刊出版 黃源主編，出版

處上海。所刊稿件，全係翻譯。太白半月刊出版 陳望道主編，出版處上海。性質與新語林同。

文藝月報出版 于賡虞主編，出版處開封。第一期作稿者有汪漫鐸，葉鼎洛，沈從文，趙景深等人。

虎雛即出版 卞之琳，巴金，李健吾，沈從文，靳以，鄭振鐸主編，出版處北平。文藝畫報即出版 葉靈鳳穆時英主編，出版處上海。

大眾文學圖書即出版 徐蘇靈主編，出版處上海。

巴黎書業不景氣 巴黎各書店中，原訂二十法郎的新書減低到四法郎仍無人過問。現新刊各書，大都是兩法郎的廉價本，而賣得較多的仍只有「色情貨」和偵探小說。又今年冒險小說獎之獲得者為彭麥爾，書名中國的魚。

編後

(曼因)

本刊每期附載的文壇消息，其來源係經各方面愛護本刊的人由信函見告，而由一個人整理成篇的，或者遠道傳聞，難免不偶有失實的地方。譬如第三期文壇簡報中，竟把新語林也列入休刊刊物之內，在同期的編後上面，我們且深致其惋惜之意。但事實上該刊第四期繼着又跟大家見面了，這才使得我們恍然於上項消息的誤傳，而因在編後冒昧地說了那幾句話，更感到萬分的內愧，雖然那幾句話是善意的。現在，特在此處提出，以作更正。

九月五日，本刊收到王任叔先生來信一封，如下：

編者先生：
在第一期貴刊裏，看到國內文壇消息一項，內載弟與史岩將編一新文學季刊。當時弟以為天下同姓名者多，未便率

函更正。昨遇吳組湘兄，知有史岩其人，借弟名向吳兄索稿。而所謂史岩者又與弟爲同鄉。因之憶及上年亦有史濟行者，向馮子翰兄處索稿，馮兄來函詢問，致弟茫然不知作答。馮兄以史濟行會竊郁達夫先生稿子，其人本不可靠，故不逕復史君，先向我問個究竟。現在看來，大概所謂史岩者，即史濟行也。所謂編漸文學季刊云云，亦一無稽之消息也。請先生把這事更正一下，俾弟不致因史君之招搖撞騙，而見棄於朋友，幸甚幸甚！

弟王任叔啓

這里，得先說明那條消息的來源：約在六七兩月間，有許多人各先後收到大致相同的一封信，信曰：

××先生：

發讀尊譯「××××××」，欽佩之至！先生的譯筆，不僅十分忠實，且流暢可誦。在市上充滿着生硬譯品的今日，對先生益使我欽佩不置。我們的幾個人，鑒於目下文壇之蕪雜，忠於文藝者太少；特發起組織「新文學」月

編後

刊，預定九月一日出創刊號。形式及性質，略與傅東華編之「文學」相彷彿，不過我們要比較年青一些。該刊由上海春江書店發行，而編輯處因同人職業關係暫設寧波。負責編務者除我外，尚有王任叔、孟暉二人。稿已一部份付印，計有老舍、魯彥、許傑、蓬子、巴金、靳以、徐盈、彭島、隋洛文、魏金枝、董秋芳、王余杞、張天翼等文字。惟內容關於論文一項，尚感短少，懇乞先生惠賜是項論文一篇，以光篇幅！如無新譯，舊存譯品亦可。但，千萬不要使我失望才好。酬費可有千字五元，版權仍由原譯者保留。大稿最遲盼於八月十日以內寄來，俾得趕及付印。想先生熱心文藝，當可允我所請吧！

爲了「新文學」初次問世，

給人印象不能太壞，請先生無論如何要在百忙中惠以文稿，切莫借端阻却我，或者拒絕我。

末，我敬以最大的熱忱，期待着先生的惠稿。專此即頌譯安！弟史岩拜。七月十日稿到，即囑春江書店將酬

金寄奉。岩附及。惠稿乞寄，寧波，江東，華嚴街

二十號

上面這封信是收到較晚的一封，前此各封除了「請寄文稿」之外，還多一個「請寄像片」。那時本刊創刊號正在付印中，順便就把這消息加入文壇消息之內。後來又知道：有的收信人感於原信的誠懇，真就如約將稿寄去了；有的呢，却說：「我們現在並不是擺架子，實因他們索稿態度及辦法太不好，他們向此間友人索稿，往往對此人言已有彼人之稿，對彼人言已有此人之稿，是迫大家相陪，始悉其一種手段而已。遂都不願與他們稿子。」於是寄稿子的人便也懷疑起來，又寫信去索回，而回來的不是稿子，仍是一封信。

……弟等主持之「新文學」，因集稿不易，特展期至九月中旬出版。先生大作「××」已付排，是篇文字，弟讀竟覺風格甚新，可以不必另換其他作品。張天翼聞近甚忙，故尚未有稿寄來。徐盈早會寄來「民衆教育館」爲題之短篇創作一篇

，何得云無？其他如老舍蓬子黑嬰彭島萬迪鶴許欽文李長之威克家劉延陵孫席珍陳瘦石王向辰李青崖王了一等，先後均有稿件寄來，先生所說只有一篇尊作何能足數，諒聽信讒言所致。好在敝刊不久出版，一切均可見諸事實。弟史岩拜

因爲主任叔先生的來信，我們不得不把這事經過敘述一下。現在，史君所說的編輯人中，王任叔先生已自己來否認了，至於史岩即史濟行和新文學季刊展期到九月中旬出版一層，只有請史君以「見諸事實」來證明，我們且休「聽信讒言！」

文學第三卷第三期書報述評欄中刊登了惕若先生的兩本新刊的文藝雜誌，其中的一種便指的本刊。我們自認是多少還有點生氣的一羣，我們並不停滯在某一段段而是日日在求前進，則對於外界的批評，自然十分歡迎，並且十分感激。

惕若先生開頭就批評本刊的發刊詞，指出原文的「雖然得選擇讀者，但也不能失掉讀者，」是一種「矛盾」，而再加上，「我們將以讀者的意見爲方針，以讀者的意見爲原則」的「被動的客觀的」態度，在本刊自勉的「生存得較有意義」一點上是一種危機。但我們的意思並不爲此：原文雖「寥寥幾句」意義還算明白，原文中指出近年刊物死亡的原因，其一是「趨向的固執」，這是環境使然與讀者無關；二，却是刊物本身「已非今日既不盲從更難欺騙的廣大的讀者之羣所需要」，所以才有「廣告無靈，委實無法」的話。因此，我們所說的不能「失掉」的和應該「選擇的」「廣大讀者」也是有條件的，條件便是「既不盲從，更難欺騙。」這樣的讀者，我們相信他是整齊的，他們的「需求」，似乎也不會十分「紛歧」。同時他

們的意見當然可以作有我們的「方針」和「原則」。危機？惕若先生未免過慮了。

然則什麼叫做「既不盲從更難欺騙」呢？這說起來話太長，不如舉一個譬喻吧：從極小的事上說，比方「廣大的讀者」都一致推許茅盾先生的文章，但不能因爲某篇文章不是署的「茅盾」便說它不好，這就是「不盲從」；或者另有人署「茅盾」之名而也能覺察出來，這就是「難欺騙」。這是無須多解釋的。

本刊自出版以來，辱承全國報章雜誌交相評介，我們本不敢有所辯白，不過惕若先生提到本刊的發刊詞，故我們不得不再加說明一次。事實上別的批評者對於該文都很「放心」，而三百件來稿中內容又完全一致，想來那「寥寥幾句」的原意，大家都還了然，這是我們可以自慰的，並以奉報惕若先生和與惕若先生有同感者——假如真還有其人的話。

（九月二十五日）